

雪

嬌女

劉雲若著



# 雪月嬌女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賞花卉水榭逢故友 | 獻諛媚俗客遭奇殃 |
| 第二回 | 歸車中倚坐驚絕艷 | 執教席課堂喜重逢 |
| 第三回 | 阿堵來聊作章市客 | 飛舄去屈就大碗居 |
| 第四回 | 汪小奎首次建奇談 | 林疏竹燈下効舌耕 |
| 第五回 | 賽網球雙局頻敗北 | 臥病榻一語感知音 |
| 第六回 | 有心人嬌贈鮮花禮 | 老鄉邊午夜叩朱門 |
| 第七回 | 鵝園亭鄉愚談往事 | 驚妙曲座客讚優伶 |
| 第八回 | 感君情益增閨房樂 | 却歡筵詳述畢業苦 |
| 第九回 | 汪小奎二次建奇談 | 陳東山首創廢考論 |
| 第十回 | 攬清溪驚羨浣衣女 | 悲妙喻哭比唐聖信 |

第十一回

羅漢堂綺語動人憐

毛毛雨殷勤阻客行

第十二回

汪小奎三次建奇談

林疏竹站台悲落窠

第十三回

銀燈前最是隄毛美

正名後從此一家人

第十四回

小四兒侈談腌臢事

風塵客無異淫書生

第十五回

聞喜訊故人膺縣令

苦攻讀淫雨侵書齋

第十六回

馬敬之口述墮落史

葉安人預置新衣獎

第十七回

歸途中橫受淫雨欺

不眠夜深感美人憐

第十八回

慙嬌女軟語戲阿母

懶書生恬効騰文公

第十九回

汪小奎妙語讚銀娃

吳大士勇作綠衣人

第二十回

多情女空培鏡花菓

癡書生身殉水月緣

# 雪月嬌女

劉雲若著

## 第一回 賞花卉水榭逢故友 獻諛媚俗客遭奇殃

有一年春天，公園門口，停着一層一列的洋車，太陽剛偏過一點，暖烘烘的曬的十分有趣，這樣一個千金難買的好天氣，遊人照例增多。單說有一輛雪亮的鋼絲輪車子，從天安門的石板大街上，一直飛奔到公園門口，車夫喘噓噓的停住把，揭開藍布罩兒，漱過一件覆身的駝絨氈子，便跳出一位青年來，中等身材，長得很是俊俏，穿着寶藍色的嗶嘰夾袍，外套件深灰色華達呢西服式大氅，下邊窄窄的露出一塊袍子底襟，走起來越顯得瀟灑。進了園門買好票，便沿着西邊走廊走去，到小孩們運動的地方，駐足看了會子，無精打彩的轉過了臉，對着隔岸的水榭出神，水榭背水的窗欄上正掛着六個大字，是「美社繪畫展覽」。他看着這幾個字，好像百無聊賴中，得了個有趣的發見，毫不遲疑的到了水榭，一進展覽室，左邊放着一條長桌，擺着一個墨盒和兩三枝禿頭筆，還有兩個類似帳本的簿子，一個是預備來賓簽名，另一個是求來賓批評的，他提起筆來，隨便把簽名簿翻了一下，在上面很輕快的寫了「唐問松」三字。原來這位唐問松是東城晚霞大學的學生，是個暴發戶家的子弟，祖上沒有多大的來頭，據說他的爺爺年輕的時候，在鄉下挑着担兒賣過青菜，父親是個市井無賴，所謂時勢造英雄，在這混亂年頭兒，也就莫名其妙的掌起軍權大印來了，這一下門風大變，又有錢，又有勢，問松是元配生的，他母親已去世多年了，問松雖是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家庭的子弟，却是位通情通理的超脫人物，有許多人都不相信，憑他們祖上的那份德行，好絕像有

不了這樣文質彬彬的子弟，真是年頭兒維新，一切事物，都不能以常情測之了，當下問松便沿着陳列的路線，一幅一幅的鑑賞，花卉佔了大半，却無甚精品。正順着出口門往外走，忽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說道，「問松，好閒適呀，」問松回頭一看，趕忙捉了那人的手，失聲叫道，疏竹嗎，你真神出鬼沒，多會兒來的，怎麼也不知會一聲，「疏竹忙道，「對不起的很，昨天剛下火車，就近下在敝觀那兒了，因為時間太晚，不便驚動你們，……」說着走出了畫室。問松道，「家裏人都好吧，老家的景況如何，」疏竹嘆惜道，「不要說什麼如何不如何了，反正是一團糟罷咧，」兩人走出了水榭，沿着假山根河沿走去。疏竹一邊揩着汗，一邊繼續說道，「清早起來，洗澡理髮，忙亂了一陣，正說吃罷飯，看你去，不想坐上洋車，路過公園，又遊興大發，率性繞個圈兒再去吧，誰知竟在這兒巧遇了」。問松道，「你回去不過一月光景，把我真悶壞了，上你們學校探聽了好多次。你怎麼連封信都不寫了呢，」疏竹道，「你不清楚，在家裏住，最消磨人的志氣，三四天未必洗一次臉，寫信更談不到了，……」兩人又繞了幾圈，看看紅日西沉，已有點涼意侵入。問松便道，「到家裏坐會去，還有多少話想同你談呢，棣華也早就盼望你來。」疏竹忙道，「你看我多麼粗心，還沒問大嫂子好。」問松笑着點了點頭。兩人出了園門，車夫老劉早把車子拉了過來，看見疏竹，似請安非請安的來了那麼一下子，問道，「林先生，您那天來的，府上都好吧，」疏竹笑着答應了一聲，老劉又叫了一輛車，問松搶了一步坐了上去笑道，「不客氣，不客氣，」疏竹也就老實不客氣，坐上了問松的車子，老劉把籬子按好，提起把來，一陣風似的跑去了。兩輛洋車，不消半個鐘頭，早到了瓦匠胡同，在一個朱紅的大門前息下，老劉上前把雷鈴一按，兩扇

紅漆的大門，便呀的一聲開了，聽差王升，早走出來，恭恭敬敬的侍立在門旁，兩人順着走廊進了後院，疏竹故意走重了脚步，大聲讓道，「貴客來了。」問松的夫人棣華，早已走了出來，笑道，「真是貴客，怎麼捨得撇下了大嫂子，一個人來呢，我清早還同問松說，疏竹還不來，一定是等着抱孩子呢，真的，小拜拜多會出世呀，」疏竹祇是笑而不答，大家一齊進了上房，王升早擰好兩塊熱手巾，遞將過來。疏竹擦着臉說道，「同一趟家，真是辛苦不小，你們倆口的清閒樣兒，和我這個僕僕風塵的勞人一比，真有天淵之別呢，」問松笑道，「別打官話啦，誰讓你僕僕風塵來着，不受辛苦，焉能苦盡甘來，」疏竹笑道，「算你說的有理，算你說的有理，」不多一刻，老媽子進來道，「大爺，開飯啦。」疏竹隨着問松到了飯廳，棣華正捲着袖兒，親自整理菜碟兒，疏竹笑道，「少奶奶親自動手，這可不敢當的很，」問松笑着把疏竹拉在椅子上，說道，「吃罷，」棣華道，「我仿着咱們鄉間的菜，作了兩樣，你看怎麼樣，」疏竹挾了一筷子，放在嘴裏咀嚼了一下，忙道，「好的很，好的很，」問松瞅着棣華笑對疏竹道，「你多誇獎幾句，棣華頂喜歡人恭維啦，」棣華搶着說道，「不要聽他瞎說，一回頭又似嗔非嗔的鼓着小腮幫兒向問松道，「你才喜歡人恭維呢，」問松只是吟吟的笑着。疏竹道，「你們小倆口兒還是這樣頑皮。」賓主且說且談，飯已用完，又回了上房，院子裏風刮的很大，疏竹忙着回去，再晚了怕雇不着車，夫妻倆一死的不讓走。棣華道，「有的是空屋子，都收拾的頂潔淨，怒喜歡在那一屋住，隨性的便。」原來這房子是問松的父親唐軍長，新近買的，他小倆口本來佔不着這麼大的住宅，因為沒有人住也是空閒着，軍長又在防次，所以暫時住不過來了，閒房子自然很多，當下疏竹道，「住一夜到怎麼也好湊合，只是我親戚那裏

，怕還要等着，「問松銜了支烟捲笑道，「這不要緊，讓王升給那裏掛個電話，有件新鮮事還沒同你談呢，」疏竹見夫妻倆這樣殷勤，也就不便推托，李媽沏好了一壺極講究的普洱茶，呷飲了一口，清香之味，直沁肺腑。疏竹坐在沙發裏，瞅着紅花燈罩兒裏透出的醉人燈光，陣陣的出神，心想，「問松真是個無缺陷的人，金錢，美人可謂兼而有之，名譽二字，現在還年輕，自然談不到，不過憑着問松的天資，優美的環境，將來一畢業，作起事來當然是漂亮手，名譽豈不垂手而得。至於人說他家是暴發戶，祖上沒做好事，那不是瞎白嗎，這個年月，誰管得了許多，只要有錢有勢，偷來的也好，搶來的也好，誰不是唯恐或後的去捧敬人家，何況問松又是個出色人物呢，」疏竹正自神思，夫妻倆瞅着他傻傻的樣兒，忍不住都笑了，問松笑道，「初離家的人都是這樣，和太太一塊膩慣了，那有不心思神會的呢，」疏竹這才回醒過來，自己也覺得好笑，忙取笑道，「說的倒是實話，這是問松的經驗之談，棣華你說對不對呢，」說完笑了起來，棣華早粉臉兒通紅了，疏竹見伊有點難為情，用話岔開道，「問松，你方才不是說有些新鮮事，要同我談嗎，請說吧，」問松笑道「這可是貴校的新聞，昨天聽來的。」說完在口袋裏摸了摸笑道，「還有，我以為丟了呢，」說着將掏出一張紙在交給疏竹，是個油印的啓事，問松又道，「這玩藝初發現在貴校宿舍內的貴廁所牆上，現在却為好事者油印出來，廣為流傳，貴校同學，現在是人手一篇，」疏竹笑道，「得，得，廁所罷啦，也不用加貴字了，」說完展開那張紙一看，一邊笑着，一邊低聲念道，

楊花王啓事，溯自本花王入校以來，瞬已三載。蒙同學不棄，竭誠擁護，儼本深閨弱質，何堪膺此巨艱，第念哀哀衆生，雨旱久欠公允，是以南海大王，不惜以一滴淨瓶，灑

向人間也。今爲我同學利益均沾起見，暫定每日午後四時至六時在敝花王辦公處，開誠接見，凡我同學，均希按時蒞臨，當一一施以雨澤，聊效佛海慈航之微意也，公務紛繁，過時碍難久候，尙祈宥原，第三屆花王楊弱士謹啓」

疏竹念完笑道，「把我們花王真污辱得太利害了！士問松道，「這個啓事，和普通廁所牆上的妙文，不很相同，這是有用意的，你們學校神學系有位叫何自美嗎？」疏竹點頭道，「有的，有的，那是敝校第一流的混帳人物。漸鬼的很，我們還有一面之緣呢，」這時棟華却小孩氣地靠着沙發背睡着了，他們也不去理會。問松接着說道，「這件事，據說就是這位何先生幹的，寫在廁所牆上，以至油印批發等等，全是他一手玉成的，你走了一個月，沒有目擊這件事，真是件大大的遺憾。你們弱士花王的愧，這是人所共知的，多少俊的俏的，想同人家接近，都被拒之於千里之外，這位何君可算太不自量了，聽說人才並不出衆，只長了一付雪白且大的臉，白而無味。與其說是個小白臉，莫如稱爲太白臉倒確當些，好像有點小聰明，愛在人前說幾句自以爲漂亮的話，十分愛出風頭，結果只出個小風頭而已，凡是課外同學組織的團體，沒有不參加的，如美術會啦，崑曲會啦等等，因爲這些關係，便與弱士小姐有一面之雅。疏竹」搶着說道，「這些我都清楚，你說正文吧。」問松喝了口茶，接着說道，「這位何自美一見弱士小姐，就有點想入非非，只是無從下手。弱士小姐的尊人楊寄萍不是貴校很有名的哲學系教授嗎，何自美覺着這是個很好的進身之階，便以哲學與神學關係密切，找見了神系主任王博士，說了許多很冠冕的話，想在寒假裏，對哲學多下點功夫，求王博士同楊寄萍教授說說，願認在老教授門下，以求深造，早晚有疑難問題，可隨時請益，經了幾度接



洽，居然成功了，自美當然裝的很正派，老楊一生心血，全用在學問上，唯恐此道不行，見他這樣虛心求學，那有不喜歡的道理，一來二去，和弱士也就很熟識了，真是事有湊巧，有一天自美到了楊家，夾着兩本破書，一直進了老楊的書房，弱士正在那兒打電話，手裏掛着一雙冰鞋，見他進來，祇略欠了欠身子，說了聲「請坐」自美早恭恭敬敬的，回了個九十度的禮。連連點頭道，「請便，請便，」弱士鶯聲嚶嚶的說完電話。回頭對自美道。今天家父在外面有約會。不得閑。請密斯特何，改日再來吧，「弱士穿着件蔥綠色呢的子女襯衣。繫了一條淡紅色的領帶。長長的垂在兩只微突的乳峰間。下面繫一條藏青嗶嘰裙子。不長不短。却與膝齊。柔媚之中。添了不少西方美人的雄偉之姿。把個自美早騰的六神無主。嚙了兩口唾涎。喜吟吟的笑道。「老師不在家。無妨。無妨。密斯楊要溜冰去嗎。溜冰是一樣最好的運動。最能活潑身心。密斯楊的溜術進步的真快。」弱士掠了掠鬢髮。說道。「一點也不好。還求密斯特何多指教呢。」這一句話把個自美高興的。好像著天吃了冰淇淋。真是透心兒的涼爽。把一張白面皮樂得好像個哈吧狗兒。連連欠身說道。一這是應該的。老師待我的恩惠。猶如再生父母，終身難忘，按舊習慣，我們就是兄妹，這一點點，是分內的事，應該的。」弱士本是無心，平常一句應酬話能啦，不想引出他這些不相干的話，心裏好生不樂，因冷冷的道，「何先生多謝您的盛意，」說完提起冰鞋道，「我要溜冰去了，」自美趕緊夾起兩本破書，搶了一步把弱士的冰鞋拿過來，搭在肩膀上道，「老師既不在家，我陪密斯楊一路去，」說完見衣架上一掛着一件銀灰色的大氈，忙取過來，兩手提住了領子，說道，「密斯楊請穿上，外面天氣很冷呢，」弱士忍不住想笑，鼓着粉臉兒道，「謝謝您，何先生，虧您想得週到，」自

美一細看，原來是件袂大氅，這麼冷天，那有穿袂大氅的道理，真是自己太粗心，弱士心想，「他這樣殷勤，不同去也不好，同去呢，覺着他實在又討厭又無聊。」誰想到一個美麗姑娘遭遇，會這樣殺風景呢，最後一想，祇好委曲點吧，這樣不要臉的人，更得罪不起，於是很客氣的說道，「何先生，請少候一會，我穿大氅去。」自美忙拱着身兒，連連稱是，不多一會，弱士已穿好衣服，離學校的冰場很近，兩人款款而行，自美真是美的難以形容了，碰見同學，本來很生疏的，老早就笑容可掬的和人家點點頭來，這樣一來，好在花王面前，顯他交遊廣，人緣好。在同學面前，顯自己的手腕靈活，居然同花王並肩而行，這個體面還小嗎，說着早到了冰場，自美趕前一步，把門兒拉開，好像到了他們家裏似的，笑喜喜的侍立在一旁道，「請進，請進，」弱士心想，若再同他客氣，又不曉得引出多少廢話，率性鼓着粉臉兒，半句話也沒說，一直走進去了，自美厚着臉皮，緊隨在屁股後，跟了進去：一進門有兩個小屋子，一邊是儲衣室，一邊順牆根擺了幾條椅子，預備着換冰鞋和休息的，這時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子人，有些灣着腰兒扣鞋，還有些已經換好鞋了，好像登着高蹺，歪歪顛顛往冰棚子裏走，亂哄哄正讓成一片，他們一進來，大家的視線不期而然的集在二人身上，一看是花王來了，說也奇怪，那一陣兒粉亂，便寂然無聲了。自美緊隨在後面，寸步不離，好像一隻機靈的狗兒，伴着主人，再也不肯離開，替花王把大氅存好，又到儲衣室把他的冰鞋取出，揀了一條能容兩人的椅子，見椅上有點冰渣兒，掏出手絹細細的擦了半天，正要回頭恭而敬之的請弱士坐下，不想伊早在一位女同學身邊坐下了，祇好把他提了一路的冰鞋送過去，人家見他這樣的殷勤，有位頑皮的同學，作了個鬼臉兒，湊在他耳畔道，「老何，好

好的侍候着吧，花王給了你甜頭可不許獨享呵，」他裝着沒聽見，坐在椅子上慢慢的脫了鞋，却又偷眼瞅着弱士，看有什麼效勞的地方。弱士正伸起一足，預備穿冰鞋。那一隻五寸圓脛，穿的是茶色的細毛線襪子，緊緊的束在足面上，一縷柔波起伏的曲線，完全呈現出來了，實在耐人尋味，自美心裏嘆惜道，「這樣纖柔的美人足，怎勁的起那笨重的刀子的冰鞋套在上面，真是殺風景的很，」轉念又一想，「冰鞋雖笨，艷福却是不小、抱着那溫香膩貼的足兒。也就够消魂的了。自己白費了多少心血。不用說把玩人家的足了。就連頭髮稍兒。也沒敢動一下。看將起來真連個冰鞋都不如了。」正自嘆惜着見弱士鞋已穿好。預備出場。剛要站起來。不想娥眉頻蹙扶了身旁的那位女同學一把復又坐下道，「你看我的鞋太糟了。扣鬆了。滑起來不方便。扣緊了又這樣痛。真倒糜死啦。」那位女同學道。「可不是嗎。冰鞋就有這樣討厭。」自美正替弱士雙足抱屈聽了這句話。正中下懷。忙走了過去。蹲在地下道，「密斯楊，你的扣法不對，拘的脚痛吧，重扣一下就好了，」說完蹶起個屁股，先替弱士把鞋帶解開，略微鬆了鬆，又重扣了一回，急急忙忙的，也無暇領略那雙迷人的足了，見冰刀上有個黑點兒，忙用嘴呵了口氣，又掏出手巾來，擦了個乾淨，大家瞅着這怪樣兒，都忍不住的偷笑，他毫不在意，抬起頭來問道。「怎麼樣，這一下不痛了吧，不合式，可以再扣一次，」弱士不耐煩地道，很好，很好，謝謝你，」說完拉着女同學的手，走進了冰棚，這時滑冰的人，早知道花王來了，都時時望着入場門，弱士的纖足，一踏上了冰，便身輕如燕，嗤的一聲，把大家的心弦都振醒了，互相耳語說着，花王可上場了，露兩手兒呀，」左旋右轉，都使盡平生絕技，有些只用一隻脚的溜個半圓形，到了花王面前，看看要停住了，却

把那隻足一換，好像蜻蜓點水的一般，又一個相反的半圓圈兒，早高的不見面了，還有些好像流星似的，倏的在花王面前，一掠而過，新奇花樣一套一套的，都冲着花王演來，却像一副絕妙的百鳥朝鳳圖，自美當然不能落後，正擺着兩條腿，倒着跑在花王面前，不想旁邊正有一位新習溜冰的同學，脚步站不穩，東倒西歪，好像喝醉酒了，眼看要摔倒了，說時遲，那時快，却正和自美碰到一塊。撲通一聲，把個自美，就勢兒和冷森森的冰，親了個香吻，那位同學正倒在他身上，一點也沒有碰着，趕快站了起來，拉住他的手，往起拉，連連抱歉道，「對不住，對不住」，自美本來摔的就不輕，又讓那人壓了一下，弄的滿身滿臉，盡是些雪花一般的白冰渣兒。托住那人的肩膀，看看要站起來了。不想那人初溜冰。脚跟當然站不穩。再經他這麼一扶，冰刀兒一滑。頭重腳輕。兩人又抱着摔了一跤。引得滿場人。都前仰後合的大笑起來。素有褒姒之稱的弱士花王，也忍不住粉頸低垂，偷偷的笑了一下。這時早有許多同學，把兩人扶起來，自美連跌兩個跟頭，把混身骨節兒都摔麻了，弱士忙上前問道，「沒有摔着吧，」自美咬定牙關，苦笑着答道，「不要緊，不要緊，」說完找了個椅子坐下，所謂坐定思痛，越想越難過，從來沒有這樣摔過，偏偏今日伴着弱士來了，栽這個筋斗，繼又一想，「溜冰摔跟頭，是家常便飯，何況方才也不能怨自己，全是初習的那小子可惡，美人自古愛英雄，越摔的多，越不在乎，爬起來再照樣的溜，那才是英雄的行徑，才能博得美人的憐愛呢，自己剛摔了兩跤，那算什麼，傻坐在那兒，豈不被弱士起了只憐不愛的心，」越想越有理，趕快了站起來，又忍着痛溜去了，正想在花王面前賣弄兩手，不料弱士却好像凌波仙子似的，一陣香風，順着出現的門口去了，自美見情景不對，忙來了個鶴子翻身

「早趕到花王面前笑道，「密斯楊，今天是陰天，其實還早呢，待一會兒，我還想看老師去，順便送密斯楊回去，」弱士不聽這兩句話，倒有心再玩一會，一聽他又耍送，主意早拿了個堅決，對自美道，「請便吧，我回去還有事呢，」說完見他滿身冰渣，尚未去盡，又冷笑道，「你的興頭真大，摔了兩跤，還溜呢，」自美忍着痛，滿心想得花王的歡心，不想賺了這麼冷冷的兩句話。好在他臉皮厚，向來不在意這些事，當下隨着弱士到了休息室，替她把大氅穿好，送出了場門，這才反回去，倒在一個椅子上，足足休息了一個鐘頭，弱士回到家裏，進了上房，楊寄萍老教授早回來了，坐在書桌前，看書消遣，楊老太太靠近洋爐子坐着，老夫妻倆，默默無聲，一見女兒回來了，都歡喜的站了起來，半百夫妻，就有這一點後苗，老楊除將一小心血。寄托在學問上。得到不少的安慰外。上帝又賜了他這樣一個女兒。雖在風燭殘年。生活不至感到寂寞。他有時爲解決一個人生的哲理。甚至澈夜不眠。可是祇要他的天使般的女兒。站在面前。便一切都迎刃而解。不管怎樣奧密的哲理。都敵不住女兒天真的一笑。這時弱士見爸爸回來了。忙跑了過去。拿住了爸爸的書。憨態可掬的問道。「爸爸。您回來啦。」說完脫下大氅掛在牆上。媽媽過來握住她的手道。「傻孩子。這麼冷天。穿這點衣服。就跑出去了。看把手兒凍的冷冰冰的。快過來烤烤手吧。老教授趕快回過臉來道。「烤不得。烤不得。伸在你媽媽懷裏暖暖吧。」弱士真把手兒伸在媽媽懷裏。怔怔的道。「媽媽。我再也不溜冰了。」媽媽撫着她柔髮的。「我早說不要溜了。冰兒這麼滑。一個姑娘家。倘若摔倒摔個長短。可不是鬧着玩的。」弱士知道媽媽錯會了意思。又對爸爸道。「爸爸。以後不要那個何自美來了。怪討厭的。我再也不溜冰了。」老教授一聽女兒的話。有點莫明其妙，

笑道。「爲什麼不要人家來。」弱士不耐煩地把足踏了一下。忿忿地道。「爸爸。我不喜歡他來。就不用問啦。」老教授一想。其中必有緣故。心想。「那何自美雖然是虛心求學。外表却甚輕浮。一定對女兒有不好的地方。又見女兒把溜冰同討厭何自美並在一塊來說。大概女兒溜冰的時候。何在二旁胡鬧。」心裏也就悶悶不樂。於是吩咐下人。以後何自美來。就說教授病了。寒假不給他補習了。有疑難問題等開學後。在學校問好了，光陰荏苒。不覺寒假已過。學校定期上課了。這其間自美雖來過幾次。却總被下人擋駕。弱士果然再不溜冰了。所以自從上次冰場一別。再未見玉人一面。朝思暮想。無法解脫，寫了十幾封情書，滿紙肉麻的話，氣得弱士啼笑皆非，把他總算恨在心上了，現在不是開學一禮拜了嗎，就是上禮拜三，弱士正在上選科學心理，自美也特意選了這一門，上堂已經很久了，他才跑了來，進教室一看，見弱士的座兒旁，空着個位子，這一下喜出望外，悄悄從後面走過來，坐了下去，弱士正靜心聽講，不覺嚇了一跳，扭臉一看，原來是他，氣的差點哭出來，他還不識時務，涎着臉低聲道，「好久沒見了，密斯楊一向很好吧，」說完見弱士不理他，以爲看過他的信，已經默認了他的愛了，於是又往近擠了一下，聲音顫顫的道：「妹妹，你真是我的重生父母，……」話還未說完，弱士早已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臉兒漲了個通紅，站了起來，對準了自美的那張大白臉，敬了五支雪簫烟，忿忿地道，「你怎麼這樣不要臉，討厭鬼東西，」說完又對着門外的聽差道，「聽差，把這個壞旦拉出去，」滿屋同學，都莫明其妙的站了起來，鼓掌大笑，把個自美，臉上白一條紅一條的，恨不得鑽到地縫裏去，弱士早夾了講義，氣忿忿地走了，自美吃過雪簫烟後，這才羞惱成怒，把平素捧敬花王的心血，完全用在中傷花王了

，隔了一天，他住的那個宿舍的廝所牆上，便發現了這個啓事，又過了一天，居然油印出來了，大概這個啓事，弱士小姐也看見了，不過也是無法啊，「問松滔滔不絕的說到這裏，看了看牆上的鐘，已經一點多了，又笑道，「我傻說，你傻聽，不覺到一點多了，說完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疏竹道，「這件事，真怪好玩的，」說着也站了起來，問松道，「過廳裏已安頓好了，我送你過去」，回頭見棣華香息微微，睡得正濃。領着疏竹到了過廳，被褥等等早安放好了，問松道，「時候不早，不能奉陪了，明天見，一出門後，把門兒帶好，回上房去了，這裏疏竹睡下之後，將燈息滅，一心要靜心頻息，美美的睡一覺，不想覆翻來去，怎麼也睡不着，亂紛紛的思緒，一齊湧上心來，看看天快亮了，大約腦子裏太疲乏，才略略的睡了一會，一覺醒來，看了看錶，已經九點多了，許多事還沒有辦，忙着起床，早有王升把臉水送來，漱洗之後，匆匆穿好衣服，對王升道，「你們少爺起來，你說我有事，一早起來就走了，過兩天再看他來，」說完忙往外走，王升急急的趕了出來，叫道，「林先生，」疏竹住了脚，看他說什麼，要知王升說出什麼話來，下同交代。

## 第二回 歸車中倚坐驚絕艷 執教席課堂喜重逢

却說疏竹正忙着往外走，王升趕出來道，「林先生，我們大爺昨天吩咐說，還有事和瑟商量，略等一會，他就起來了。」疏竹道，「我實在忙的不可開交，你們大爺問時，就說我有事，給我掛個電話吧，」王升自不便強留。疏竹出了唐宅，雇了一輛車子，回了親戚家，先打發人把他的行李送到宿舍，自己又到南城看個朋友，從南城動身回家，已經下午五點多了，順

腿兒溜到前門，搭了一輛回東城的電車，乘客特別擁擠，好容易擠了上去，手拉着竹環子，僅有立錐之地，車開以後，才顯得鬆快點了，走到前門裏郵政總局，身旁空出個座兒來，他正想要坐下去，忽聽身後有人叫了一聲，「三哥，」非常清脆悅耳，也顧不得坐了。忙回頭時，原來是位十分富麗娟秀的女郎，隔着也不過三四個人，相離祇是尺許光景。那女郎見他回頭，正歡喜地，預備迎上去招呼。不想疏竹一抬頭，四隻眼盈盈相對，那女郎立時粉臉兒通紅，羞得不敢抬頭。一雙水汪汪的俊目，和那窘迫的樣兒着實惹人憐愛，疏竹見她如此，心裏早已明白，一定是把自己認成她三哥了。再看那女郎時，也不過十七八歲光景，穿着件紅花絨夾旗袍，外套件男式菜青色國產呢子大氅。鬆鬆地梳着兩個小辮，垂在肩畔，臉兒十分豐滿，兩頰上淺淺地罩着一片桃紅，最妙在一雙溶溶秋水，真是含情脈脈，動人魂魄，疏竹看的出神，心裏一陣瑤思遐想，也不曉的走到什麼地方，只見車已停在了一個整潔的街口，乘客們下去大半，那女郎也隨着往下走，却又低着頭兒，把那妙漫的秋波，嬌羞不勝的看了他一下。疏竹這才定了定神，原來已經到了王府井大街，超過他下車的地方兩站了，趕快跳了下來，再追望那女郎時，伊早乘着洋車，往北去了，疏竹心想，「真可謂巧了，無意中邂逅了這樣一個可人兒，那勻稱的臉兒，那端莊的儀態，那含有無限深情密意的嬌羞，臉兒上那一層處女的潔光，無處不動人憐愛，」一邊想一邊順着大街走去，又暗自懣怨道，「真是太不應該，自己坐洋車回去，豈不乾脆，如不搭電車，那女郎當然無從認錯，既然認不錯人，當然不用那樣羞愧了，像那糠端莊的女孩子，一定很謹慎，今天因為看錯自己，做了件冒失事，芳心突突，不知要多麼懊悔呢，這個懊悔，不等於自己送給她的嗎，」這樣想着，已到了東安市



場，進去買了點手巾之類的東西，沒功夫再想了，趕快坐上洋車回了宿舍，原來疏竹住的學校，是國立最老的大學，在目下混混的教育界中，要算是鶴立雞羣的學府，宿舍和學校不在一起，分第一和第二兩寄宿舍，又因第一宿舍位於學校之北，簡稱之曰北舍，第二位於校南，簡稱南舍。疏竹住的是北舍，當下一進舍，號房李老頭兒早看見了，腰兒一彎，連連笑道，「林先生，您回來啦。這裏存着您兩封信。說完送了出來，疏竹接過來一看，是兩封無關緊要的信，回了自己的屋子，拆開看完，放在抽屜裏，見清早送來的行李，堆在地下，滿屋盡是塵土，忙着把聽差叫來，打掃了一回，已經開燈時候了。出去吃了飯，少不得和熟識的同學，道道闊別之情，回來略微休息了一下。又到南舍會兩個同學。南舍是兩人住一個屋子。疏竹跑到那裏。一進門便冲着西邊三號走去。原來這三號的主人。一位和他是同班。叫吳大士。那一位是同鄉。名字很巧。却叫汪小奎。都是多少年的好朋友。自是不拘形跡。這時二人正各守着一個桌子用功呢。一見疏竹。都跳了起來。一人拉住一隻手笑道。「疏竹。我們以為你不來了。守着太太。有點樂不思蜀啦。對不對，」疏竹坐在床上。笑道。「我和太太是僧道無緣。你們不清楚嗎。實在是家裏無人，抽不開身子。大士笑道。「快不要假惺惺的了。您當我們是傻瓜呀，」說完又道。「咱們已經上課十多天了。我們已替你註冊。手續都議妥了。等你夾着書本兒來上課了。」疏竹拱着手兒道。「謝謝。」小奎却好像猴子似的跳了起來道。「不成。疏竹近來學的越滑頭了。空口謝不行。咱們得具體一點。到底怎樣謝法。」疏竹就順勢躺在牀上笑道。「任憑二位。」小奎道。「太含混。痛痛快快說一下。」疏竹道。「請你們。吃飯好不好。」大士笑道。「誰吃你的飯。我告訴你一件奇事吧。你不是認識那位何自美嗎

他同花王……」疏竹笑道。「不用說了。自美吃了花王的一個耳聒子。對不對。」大士道。「你的消息真靈通。聽誰說的呢。」小奎搶着說道。「是聽問松說的吧。我前天告訴他的。」大士道。「是你們那位闊同鄉。晚霞大學的唐問松嗎。」疏竹點頭道。「就是。」正說着。忽聽門外道。「隔牆有耳。你們背地談論誰呢。」說着走了進來。大家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正是問松。疏竹笑道。「說誰。誰就來了。」問松和大士比較生疏點。大士因方才說了那句闊同鄉。恐被問松聽見。反爲不美。因此。弄得臉上下不來。問松却毫不在意。略微招呼了一下，對疏竹道，「昨晚只顧說閒話了，有件正經事、忘記談了，清早起來，正要找你，早連你的影兒也沒有了，整整的找了 you 一天，方才趕到你們北舍，見你的屋子沒有鎖着，知道一定沒走遠，來這裏碰一下吧，真碰着了」說完又笑道，「疏竹，託你件事情成不成，其實是棟華託你的，我不過轉達一下罷了，」疏竹道，「我說這麼賣勁呢，原來是太太的鈞旨，」說得都笑了起來，問松笑道，「棟華有位老朋友，在官立第一女高中教數學，現在開學剛兩星期，不想他這位朋友的家裏起了變故，暫請一兩個月假，想請個代教，早就想到了你，這兩天正急的要命。你們學理科，教數學自不成問題，你們的課程，我知道很鬆，早已替你估量好了，幹也得幹，不幹更得幹，你說句痛快話吧，」疏竹道，「好利害，這是給我下「哀的美敦書」來了，一問松站了起來道，「我現在沒功夫了，就那麼辦啦，」說完就要走，疏竹忙道，「真的，我實在沒功夫，……」問松笑着擺手道，「不聽那一套，」說完跑了出去，疎竹忙趕出去，站在院子裏，拉住問松的手道，「不要開玩笑，我的功課就誤很多，自己還想補習，那裏有功夫教人呢，」問松故意連笑帶諷刺地說道，「林先生，這是我們

用着你了，對不對，用着就該拿架子，「這一下把疏竹弄得再不好說什麼，朋友們的事，就委曲點吧，」因笑道「那我們定好兩月，再多出一天，我也不幹了，」問松見疏竹應承了，目前有辦法就成，忙笑道，「對不住，疏竹，我早和棣華說，你就再忙一點，輪到幫忙的時候，也少不了你。」說着，問松因為有事，忙着走了，疏竹又回到屋裏，小奎笑道，「商量好了沒有？依我說：你還是幹幹吧！說的多麼可憐，人家太太的事呢，」疏竹笑道，「沒有法子，先對付幾天。」說完，疏竹覺着身子太疲乏，不便久坐，遂告辭出來，回了北舍，已經十點多了。睡下之後，腦筋慢慢的休息過來，電車上的女郎，又突的兜上心來，眼睛一閉，那羞答答的臉龐兒，好像就在目前，睜眼一看，仍然黑漆漆的，什麼也沒有。心想，「看那個打扮，一定是學生，也不曉她在那兒念書呢？像那樣，也就够美人的風格了吧？混身上下，沒一處不是楚楚可人，古人常說，山明水秀鍾於一身，才能生出個絕代佳人，不然不會那樣名貴超脫！看將起來，真是至理名言，再不會錯的，」想來想去，腦子裏有點漲痛，不覺頹然入夢。第二天醒來，洗漱畢，想起昨天的事，不覺失笑，自己已經二十多歲了，既已結婚，還這樣心旌搖搖的，追逐那些幻影，真太不像話了，況且憑那點巧遇，偌大的個北平城，你再連着門兒找，找的你頭白了，也未必找着，這也够巧的了，如果再想着到一起，除非小說家可以那樣幻想，正所謂無巧不成書！正自想的出神，號房李老頭兒又送來一封信，疏竹一看封面，那歪歪斜斜的幾個字，上覺慚愧交加，原來是他夫人資中寄來的。折開一看，上面的是，

「疏竹：現在你又回學校了，和你同學們在一塊，叔叔別後的情況，够多麼有意思，可

惜從你起身的那天，天氣忽然變壞了，一直冷到現在。你在路上，涼風冷氣，一定吃了不少的苦，我在家裏，雖不能和你同受，但寸心之間，無時不念，狂風一吹，心裏那才不踏實呢！想起你一個人坐在轎車上，哈隆隆長長的走三天，才能到省城，一走一顛，多會兒才到呢！

「我估計送你去的轎車，今晚該回來了，一直到燈都點上了，還連個影兒都沒有。可憐母親老眼昏花，心焦的坐也坐不穩，我坐在燈下，強打精神，正預備給你寫信，院子裏忽有笨重的足步聲，我心裏突突地不住跳，車夫已帶門而入，母親殷殷的垂問，說你路上走的很平順，並沒有吃多少苦，估計你的行程，快點呢，這兩天已到北平了，我的心才稍稍的放下。

你們上課幾天了？我怕你就誤的課程太多，你的身體不好，忙着趕功課，怕忙出病來。路上沒有勞出病來吧！我實在惦念的很，不管怎樣，身體好，比什麼都要緊，「我這兩天的景況，不言可知，你心裏想到這個孤寂的樣兒來沒有？現在打二更了，屋子裏靜悄悄的，無人可語，滿腹哀愁，齊上心來，正應了你教我的李清照詞中那句：「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了！」見信之後，望你將一路的詳細情形，到平後的狀況和你的身體如何，給我寫個長長的回信，萬籟俱寂，唯有燈光之下，聊表心中寸感而已

資中手書歷正月二十八日」

疏竹看完，真有點百感交集。想到千里外的資中，够多麼可憐，一查人坐在如豆的燈光下，

寫這封如泣如訴的長信，對自己的愛護和關心，可謂無微不至，自己不能負起半點當丈夫的責任，已够可憐到萬分，輾在這兒想入非非，那更對不起閨中良友，看那一番熱情，完全活躍在字裏行間，想起這貧賤夫妻，想思千里，多會兒才能有立錫之地。受餓也罷，受凍也罷，不致使資中天真的識中，更有這世界上最苦的思想之若了！忙提起筆來寫了一封回信，心裏才舒服一點了。剛寫完，聽得打上堂鐘，趕快把信裝好，揣在口袋裏，拿了本筆記本兒，到了教室，祇疏疏落落的三五個人，都是多少年的老同學，少不得問候幾句，說笑着，吳大士也來了，疏竹覺得有點奇怪，笑着問道：「大士，今天上班的人怎麼這樣少？」大士笑道：「這門功課，始終沒請下教員，後來不得已，學校又把去年的那個飯桶弄來？大家早定好要闕他了，同學們知道闕教員，也就不來了。疏竹笑道：「我第一次上班，就參加闕教員，妙呵！」正談笑間，那位教員早已滿面笑容的走上了教台，態度非常謙恭，笑着說道：「位同學，本學期教授法，兄弟想略微改一下，敢請諸位告訴兄弟，對於教本，沒什麼高見同不妨大家討論一下。兄弟在支加哥的時候，那兒的名教授，對課本的選擇，向來是極尊重一學們的意見的，」說完了教台，隨便把前邊坐的同學的書翻了一下，顯的十分親熟。有諸位同學道：「支加哥我們沒去過，那兒的名教授，更不敢高攀了！祇要給我們講明白，什麼課本，什麼教授法，我們全不管，你看着辦好啦！」疏竹和大士坐在一起，忙低聲道：「這兩句話，真太難為情。」大士笑道：「你不用替人家擔憂。」看那教員時，真是滿不在乎。笑着道：「這位同學的話，說的很好，上學期兄弟因為事忙，不能充分預備，萬分抱歉，本來教授法無大關係，課本也無關緊要，諸位都是大學生了，兄弟不過同諸位在一塊研究研究

……」說完呵呵的笑了起來，接着翻開了本兒，在黑板上飛快的寫了一個龍蛇大草式的洋文書名，用手指着說道，「這本書可作參考，兄弟有一本，請大家傳觀一下」說完遞給前邊坐的同學，又轉回頭在黑板上大寫起來。方才發言的那位同學早有點不耐煩。低聲道，「他媽的，儘跟咱們瞎扯，在支加哥吃了幾天麵包，就想唬人！」說着拉了大士一把，說道，「老吳，走呀！」大士抵聲笑道，「這什麼呢，回宿舍也是閒着，這兒坐着還不開心嗎！」那人再也忍不住了，拿起書本，在桌上拍的摔了一下，站起來，夾在腋下，放意用皮鞋底使勁踏着地板，走過去拉開門兒，又使勁把回一摔，揚長而去。那位先生，率性臉兒冲着黑板，真是面壁談天，講些莫明其妙的東西，他自己或許明白，態度還很從容，若無其事一般，不一會，東邊又有兩位同學，算是十分留面子，夾起書本，用脚尖輕輕地走了出去。這時全班只剩二人，大士推了推疏竹笑道，「走呀」疏竹笑道：「早點兒走倒沒什麼，現在咱一走，祇剩一人，怪不好意思的，」話言未了，那位同學也溜走了，只剩了他倆人。疏竹心裏着實不安，心想，「講的好壞，是另一問題，這樣未免太與人難堪。」那位先生，還是照舊冲着黑板，始終未回頭。不過，台下的景況如何？他何嘗不曉得，聽見靜悄悄的，一定聽講的人很少了，才慢慢的回過頭來。手兒顫顫的拿着半截粉筆，袍子上沾了一大片白，臉色本來有點焦黃，又罩了一層粉沫，越發難看了，疏竹着了「一眼，見那先生的臉，已無人色！忙低下頭，裝着看書本，暗想道！「那如早走！呢，省的看這一幕悲劇的結局。」忽聽那位先生道，「諸位對兄弟不滿意，應該早點說，兄弟並不是……既然如此，我們就下課吧！」疏竹聽了這句話，好像得了大號令，忙站了起來，拿好書盪走，正看見那先生發着可怖的苦笑，不由自

主的打了個寒噤，一步跳出了教室，站在院裏，等出大士來，因笑道，「那樣消極的闕教員，還不如乾脆一上堂，就告他說，請他以後不要來了，太慘忍！」大士笑道：「全照你和我，恐怕一輩子也闕不了一個教員！」出了校門，便各自分手。下午又上了兩堂課，晚間抄了點筆記，連日勞頓，早早的睡下了。次日起床，精神舒暢了許多，出去吃了些點心，回來時見桌上放了一封信：疏竹拿起一看，却是敞着口兒的，原來是公立女學校寄來的功課表，另外附幾句話，請他下禮拜去上課，未具該校教務處的戳記。疏竹一想，知道是問松托他代教的那件事，他本想課外多看點書，精神又不好，實在不願意幹，只是至友的囑托，不能不勉爲其難！到了下星期一，疏竹清早起來，把預備好的材料，又重看了一回，這才向女校而去。這座女校遠在西城，不能不早動身，到了那裏，時間已不早，和當事人應酬了幾句，由教務主任名叫李偉業的引到教室，疏竹上了教台，見台下毛蓬蓬的一片黑髮，襯着些雪白的臉兒，其餘都看不清了，。李偉業先介紹道，「你們李先生因爲有事不能來，暫請林先生代課，林先生呢，是學問經驗兼而有之，林先生，本來事情很忙，這回抽暇給我們担任功課，我們覺着無上的榮幸，希望你們要格外用功，才不負林先生這番美意！」說完派疏竹點了點頭，便輕輕的閉上教室門走了，出去。疏竹經這位素昧平生的李先生戴了個高帽子，更有點難爲情，臉上陣陣的發熱，許多話跑上了唇邊，只是說不出，心裏非常窘迫，急的出了一身汗，那軀怪怪樣兒已使幾個俏皮學生，吃吃的笑了起來。正自爲難。忽看見桌子上上的點名簿，這一下，好像沉淪到大海裏遇到救星似的，心裏有了着落，忙展開簿子，慢慢的點了下去。嘴裏喊着學生的名字，心裏暗暗的計劃着點完名該說什麼，這時胖的瘦的，也都能看的

很清楚。快到完的時候，有一位名叫「葉元音」，疏竹念到姓她的名字，只聽的輕輕一聲「到」，聲音格外好聽，還好像有點耳熟。抬頭看時不覺吃了一驚，那白皙的臉兒，和那含情凝視的神情，竟和前幾天在電車中邂逅的女郎，一模一樣，沒有半點差別，心緒紊亂已極，免強講了幾句，好容易等到下堂鈴響了，又對大家道，「數學這門功課，最容易不道，如果你們肯下點辛苦，多練習作題，都能得一百分，希望你們每人都預備個簿子，每次下課，給你們指幾道題回去作，上課時都交來。」說完了，鞠躬，回到教員休息室，李漳業又出來客套了幾句，疏竹告辭出來，走到院子裏，見元音正站在台階上，和同學們說笑。一羣女孩子，看見他，話也不談了，都默默的瞅着。打伊們身邊走時過來，疏竹不由自主地抬頭看了一下，不料元音好像還認識他，非常天真，早笑着和他點了點頭，疏竹趕忙笑着回了一下，緊走了兩步，出了校門，還隱隱約約聽見一陣少女的笑聲，走大街上，好像掙脫樊籠的鳥兒，一點拘束也沒有了。誇上了洋車，一路上思緒不斷，心想：「近來的生活，真有點像小說化了，電車上的一瞥，已經多巧，萬沒想到又在這兒重逢，不費吹灰之力，伊人的方名，也知道了！」「葉元音「三字」，多麼響亮的名字呵！可惜自己已不學無術，來給美麗的天使般的可人當老師，未免有點殺風景吧！」「繼又一想，「真是可笑，不是問松再三敦促自己本無意教書，早知如此，就是白盡義務也願意呀！」「不覺已到了宿舍。從此一禮拜去五六次，疏竹也慢慢的知道學生的程度如何，權其輕重，用各種方法，務使大家都明白，反覆推論，不厭其詳的講述，居然很受學生歡迎。有一次下課回來，帶着三十幾本習題本子，這是第一次作題，晚間一本一本的細改，女孩子們十分細心，寫的非常清楚，看到元音的練習簿，本皮是淺



綠色，名字用紅墨水寫的，清秀鮮艷，見字猶如見人，疏竹看的出神，那張美艷的書皮，漸漸的變成個美人的肖像，和元音一般無二，笑着向他點頭。正迷糊間，隔壁的鐘鏗鏘的響了起來，這一下，如夢方醒，閉上眼睛，把頭搖了搖，才翻開本兒，細細看去，自己手裏拿的紅水筆，竟無下筆處，作的半星兒錯處也沒有，心想：「像這樣多才多藝的美人，不曉得那位三生有幸的人侍奉呢！」看完打了個全對的符號。正要合上，不料又掉出個紙角來，順着紙角翻開，原來黏在一張空頁上。却是個短簡。疏竹一見，真是喜出望外！上邊寫的是：

「林先生，上次在電車上，真怪我太粗心，把先生看成我三哥了，萬分抱歉。林先生，您的功課，教的真好，同學們沒有不歡喜的！我想在課外，多看點功課，苦於無人指導，想請先生給我當家庭教師，不知可以否？看完請將這張紙撕去！」

疏竹看完，把紙條撕下來，又反覆地看了幾次，才鄭重其事的疊好，夾在自己日記中。找出一張信紙，整整齊齊的寫了個紙條兒，也夾在簿子裏，算是個回簡。放好之後，不覺失笑道：「數學本兒也當起紅娘來了。」次日到了女校上課，先把作題本子散開，疏竹怕由學生亂取，那紙條掉出來。豈不是大大的笑話？於是親自按着名字，一本一本的送在坐位上，走到元音面前，笑着說道：「密斯萊，你的題作的很好！」元音笑看接了過來，疏竹返在教台上，見伊正捧着他的回條偷看，不一會，好像是看完了，望着他微微的報了一笑。那可愛的笑容，好像在說：「林先生，謝謝你的盛意！」下課後，疏竹走在院子裏，元音拿着書趕了出來，先問了一個定理的証法，又極腴腆地說道：「林先生，多會開始補習呢？」疏竹道：「什麼時候都可以，只是難找適當地點。」元音道：「上我家裏好不好？」疏竹道：「也

可以吧，從下星期起，怎麼樣？」元音點頭道：「好！好！」說完掏出個紙條兒，遞給疏竹。同學們院子裏站的很多，題外話自不便多說，只微微的一笑而別！疏竹在回校的路上，把紙條兒展開看時，原來寫着他的住址，——西城青樹胡同，門牌十九號，看完夾在課本內，回了宿舍，又趕着上了兩堂課。吃過午飯，身上異常疲乏，躺在床上，朦朧之間，門兒忽然開了，走進一位亭亭玉立的女郎。畢竟這位女郎是誰，下回交代。

### 第三回 阿堵來聊作章台客 飛蚨去屈就大碗居

却說疏竹躺在床上，朦朧之間，門兒忽然開了，走進一個亭亭玉立的女郎，抬頭看時，不覺悲喜交加，不是別人，正是元音來了。趕快想坐起來，祇是混身無力，軟若綿絮，怎麼也動轉不了，元音見他如此，趨至床前道：「林先生，快不要這樣，您病的這樣沉重，如何動轉的，把我當外人嗎？」疏竹聽了，不由的悲從中來，見元音那悲寂寂的樣兒，十分可憐，祇穿了件淺藍色的旗袍，足上穿雙白帆布鞋，白絲長筒襪子，越顯的淒素淒寂，戰戰的道：「我這一兩天要好的，勞密斯葉親自來，怎麼當的起！元音坐在床畔，悽悽的道：「林先生，您真是病人心多，還有什麼關係，您還不知道我的心嗎？」疏竹聽完，珠淚奪眶而出，握住元音的皓腕，哀哀的道：「元音，你真是我的知己，有你在我的身旁，再不敢有什麼奢望，可惜我自己非我所有，我是世界上最無能的人，……」元音頻蹙娥眉道：「林先生，不要說了，您不是病得很利害嗎？」說也奇怪，疏竹忽覺喉腔裏一陣刺痛，臉色一下變的像一張白紙，吐出滿口血來，元音趕快取痰盂，不想已來不及，正吐在他袍襟上。疏竹喘着氣

道：「元音，這就是答報你的的，那可怖的血！」說完精力愈覺衰微，呼吸十分急促，元音不覺流下淚來，手兒攏過散在疏竹臉上的長髮，悽惶的叫道：「林先生，林先生！」疏竹聽的清清楚楚，祇是舌根彊直，說不出話來。元音見光景不好，急得握緊了疏竹的手叫道：「林先生！林先生！疏·疏·疏！」聲音非常悽涼，直刺入疏竹的心中，忽覺神志略清，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睜開眼一看，滿屋太陰，原來南柯一夢。身旁却站着一人笑道：「睡的好香甜啊！」疏竹忙站了起來，方才的夢境，凜然在目，胸中還有點兒氣急，忙笑道：「原來是咏南，謝謝你救了我的一條命。」咏南有點莫明其妙。疏竹解說道：「方才夢見要死，看看斷氣了，你把我隔醒，豈不是救了一條命！」咏南皺着眉頭道：「我正找你救命呢！疏竹，無論如何得幫一下忙。」疏竹笑道：「請坐，有話慢慢的說！」咏南坐在籐椅上，燃着一根紙烟。疏竹取過一塊濕手巾，擦了擦臉，坐在床邊道：「近來怎麼樣？玩得很開心吧！」咏南道：「別提啦，還勇胡鬧嗎！我真不好意思再向朋友們開口。弄下許多虧空，現在是一籌莫展，疏竹，沒法就得找你……」疏竹笑道：「不要一見面就哭窮，自己也沉着點氣，再過一個月你們就是畢業生大學士了，我真忘了給你賀喜啦！咏南，將來闖了，不要忘了窮朋友呀！」咏南苦笑道：「朋友，不要拿我開心了，如果覺畢業可羨慕的話。那好辦，明年現在，你也是可喜可賀的畢業生大學士！」疏竹打趣道：「畢竟不凡，大法律家的口吻拿出來了。我要是活不到明年呢？」咏南道：「活不到明年，那很算不了什麼，我怕連明天也活不到了！疏竹，我的命在你手心裏了，」疏竹見咏南說的怪可憐，不便再故意打岔，因笑道：「究竟怎麼回事，你的命會跑到我手裏？」咏南道：「實不相瞞，在一個姑娘身上，弄下點

虧空，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在一個相好的商家，偷支了千數元，家裏全不知道。眼看五月節將近，那掌櫃的催了多少次，如在遲延下去，要告訴我家裏了！我的家庭狀況，你還不清楚嗎？這件事如一公關，我上那兒找活路？急得一點辦法也沒有，疏竹，再沒有別人了，誰讓你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見死不救的！」疏竹聽了，不覺得暗吃一驚，早知道咏南嗜嫖，絕沒想到弄得這樣兇，忙道：「咏南，你也太任性了，怎麼沒有一點把握，敢幹那些事，那不過逢場作戲，玩玩罷了，怎麼樣，咱們一們窮學生，也想學那些一擲千金的闊老嗎？」咏南歎了口氣道：「說什麼也晚了，你罵我一百個混蛋，都應該。只是目下的難關，疏竹，你忍心袖手傍觀嗎？」疏竹道：「咏南，我的境遇，你也清楚。朋友在急難中，對付一百五十的，或者還可以，像那麼大的數目，憑你的良心，我辦的到嗎？」咏南道：「你說的很對，我何嘗不曉的，只是目前一日三餐，已成了問題，先給弄幾個零花錢，其餘還得請費神。能辦到那一步算那一步。」疏竹從衣服裏掏出兩張十元鈔票，咏南早看了個清楚，忙道：「很够！很够！」疏竹笑道：「對不住的很，我手邊也只剩了這二十元，你既然開了會子口，我不能讓你空回去，咱們公公道道的，一人一張。」說完拿一張十元的遞過去。咏南正要伸手去接，疏竹心裏忽思忖道：「咏南的行爲，雖然荒唐點，不過，總是多少年的朋友，大老遠的來了，興頭很大，滿打算借一百二百的數目，不想祇借到十塊錢。」想着心裏好生過意不去，遂又把票子拿回來解說道：「實在對不住的很！咏南，過半個月你再來，總可以想法子的！」咏南瞅着那十元可愛的鈔票，見疏竹伸手送來，正喜歡的去接，不想又抽了回去，心裏癢癢的好住受，眼瞧着票子在人家手裏，真是可望而不可及，後見疏竹說完，又把票子

渡了過去，並允極力幫忙，這才放心了，趕緊接佳手中，手兒撮了個結實，暗自喜歡道：「這一下，我看你往那裏跑！」好像捉住了個鳥兒，小心翼翼，一鬆手就會飛去的。連連笑道：「疏竹，我就會擾害你，這一回，我總可以按時還你，請你費神，數目多點也無妨，我有一個很好的保障，絕沒有錯兒的！」疏竹笑道：「沒有關係，說那些幹嗎？你太客氣了，我多會讓你還過，你坐下還有點事，想問問你。」咏南道：「什麼事，祇要我知道的？」疏竹道：「你不是習法律嗎，現在預約好，我將來離婚，請你幫點忙！」咏南道：「又同我開玩笑，「君子成人之美！」我幹不了！你同嫂夫人，一向不是很要好嗎？」疏竹若有所感的道：「好不好，是另一問題。」正說着，院子裏搖起鈴來，已到晚飯時候了，咏南還有要事起身告辭，臨走着疏竹的手，懇切的說了聲「謝謝。」出了北舍，跳上了一輛洋車，價錢也不高興講了，一直到了東安市場。咏南近來是一文不名，連市場都不敢去，因為班子裏的姑娘最愛逛市場，如果碰見相識的娘娘，少不得陪着吃點東西。那些專作娼門生意的江蘇館子，特別會敲竹槓，姑娘們的性兒，不管好吃不好吃，專揀值錢的菜要，這樣一來，隨便吃些點心，五六元沒有了，今天的咏南，胆子又壯了起來，借到十轉錢，別的事幹不了，領着姑娘小吃一下，總還有餘，於是高視闊步，在市場擺起來了。看見一個稍微時式點的女子，便都當成了窈窕兒。偏偏不湊巧了，繁了半天，一個熟識的也沒有，真是不該破財。一人找了個小館子，美美的吃了一頓，才花去八九毛錢，一看天氣還早，這會就逛窈窕子，未免顯的太老態。在附近一家澡堂子裏洗了個澡，又躺下着實休息了一會，好容易把光陰虛擲過去已洋經到了九點了。先讓夥計把那身破問服往乾淨裏刷了一回：起來穿好，走出浴室，揀門

口的漂亮車兒，一屁股坐了上去，車夫自不得怠慢，提起車把，咏南口中哼了韓家漂三字，那車夫便一根簞似的往南去了，祇用了一刻鐘的工夫，已經早到了，在一家班子前息下。咏南近來患窮，約略有半個月不知肉味，下了車子，先不進去，抬頭望看那幾個高準芳名的燈泡兒，看了一回，道才笑嘻嘻的步了進去，早有搗兒們，迎了上去，忙笑道：「李老爺。」說完望着椽上怪怪的喊了一聲，咏南且不慌忙，擺好名角兒台步，步步高陞的上了樓，一個芳名香弟的屋子裏，白布簾兒早撩了起來，咏南走進去，阿姨笑着說：「玉老爺，那陣香風兒把您刮來了。」咏南祇笑着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見香弟斜衣在沙發背上，含着煙捲，仰起粉臉兒，吐煙泡兒，見了咏南祇瞟了一眼。阿姨送過熱手巾來，又突對香弟道：「七小姐，李老爺有兩個月沒來了嗎？」香弟也不理會，祇慢騰騰站了起來，送給咏南一支香煙，又躺了回去，咏南湊過去，笑道：「老七近來怎麼樣？」香弟用鼻子哼了一聲道：「不怎麼樣！」咏南打了打煙灰，笑道：「老七，看見畫報了沒有？你的那張像片已經登上了！」香弟伸展腿兒，揉了揉膝蓋，淡淡的說道：「謝謝，看見啦！」咏南見香弟祇穿件小黑方格的花布旗袍兒，週圍鑲着緞邊子，衩子開的特別高，那短短的白綢褲兒隱約可見，長絲襪和褲兒銜接之處，露出一節粉嫩的大腿，在燈光之下，照的非常有趣，越顯的白潔可愛，動人魂魄。柔髮鬆鬆的披在肩畔，頰上殘粉未退，領子高高的，敞着沒有扣上，露出一角粉紅色綢子襯衣，把一對珠圓玉潤的小邱，緊緊地鎖住了。咏南正看的出神，香弟把殘煙頭扔在痰盂內，足尖上輕挑的白地紅繡花拖鞋，就勢脫在地上，撩起袍襟兒，用手提住襪口，使勁往上提，捲起綢褲子，一直提到大腿的根底，那粉嫩的凝脂，被纖纖的玉指一按，立時顯出個桃紅

的印兒來，好像塗了點胭脂，十分嬌艷可愛。只是無意中的動作，却實在耐人尋味。咏南心想：「這離那個曲徑通幽的路兒，已經很進了，可惜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正暗自歎惜，忽見有點墨星兒沾在伊的眼根上，一下福至心靈，暗想：「良機不可錯過，」忙湊近了身子，用手指往那黑星兒上一按，軟膩溫滑，柔若棉絮。那一圈兒嬌嫩的毛膚，隨着陷了下去，咏南的手指早麻了半截，好像觸了電的一般，混身震顫了一下，忙涎着臉兒，笑道：「老七，這是點什麼髒東西？」香弟忙把咏南的手指推過，半嗔半怒的道：「噯唷！您好意思嗎？不要瞎三話四啦，那是個黑痣！」咏南見果然摸不下去，又聽了這話，才清楚了，知道不是黑點，因笑着往某處指了一下說道：「黑痣怎麼單往那抗意上長！」香弟知道咏南嘴邊，也有個黑痣，便笑着抬起頭來，指着他的嘴道：「你的黑痣許在那兒長，不許我這兒長麼？」說完用纖嫩的手兒掩住小嘴。又含嬌送媚的道：「李老爺。對不住！」咏南這下弄巧成拙。自找了個沒趣兒。心裡好生難受。又見香弟鶯聲鶯語的道歉。早又忘其所為了。只很命的吸了口香煙。把那個羞憤壓下去了！又坐了一會。香弟站起來道：「李老爺。請坐着。我擦擦臉去！」說着又走進個姑娘來。和香弟笑着說了兩句蘇白。拉着手兒。同進了臥室。咏南一人坐的無聊。走到寫字台畔。見有一張小報。拿起來細看了一回。連那些「本舖特聘女招待。物美價廉」的廣告。都看過了。聽着臥室裏談的怪熱鬧。約莫有二十分鐘的功夫。還不見香弟出來。心裏非常悔愧。因思剛才好容易借到幾個錢。做什麼不好。偏上這裏買煩惱。又靜心一想：「香弟也忒欺人了。看這大模大樣的。亞根兒沒把自己放在眼裏。說話故意找便宜。真是紅姑娘了。自己何苦來專招人家討厭！」這樣思索起來。越想越難過。再也坐

不住了。便站了起來。拿起了帽子。阿姨知道客人要走了。忙陪笑道：「忙什麼？老爺。」

「香弟早已聽見。便珊瑚的走了出來。換了件紅碎花兒的印度綢面。配着綜春綢裏子的旗袍兒。滿面春風的笑道：「慢待啦。李老爺請明天來。」咏南見那嬌嫩樣兒。打扮的如花似玉。早又沒有了主意。心想：「怎麼捨的走了呢！一方才真是太猛浪了。自己的性情也太急。以後非練習涵養的功夫不可！多坐一會怕什麼的。香弟對自己本來不錯。熟客人了當然用不着拘什麼形跡。」但是。已經露出走的樣兒。香弟也把送客的官話說過了。任憑咏南怎麼留戀。也不能再坐了！於是咬定牙根。扔下兩塊盤子錢。走了出來。又到柏順胡同繞了一圈。總覺混身熱刺刺的。姑娘纏還沒有過足。又到一家熟識的班子裏。坐了一會。還是不得要領，守了半天冰桶，好生悔氣，率性一不作，二不休，一口氣又跑到石頭胡同。原來這條胡同，在八埠中的聲譽，是比較次一點，二等茶室估了大半，姑娘多半是北地胭脂，較之吳門嬌娃自遜一籌，所以體面的嫖客，都不大上這裏來。咏南一向是南班子的客人。到這兒來，不啻自低身分，生恐碰見個熟人，成忘八搗兒之類。嫖場中人情，最薄不過，他們一見你在這些地方走，就很要小瞧你了！咏南走到這條胡同，把帽兒往下一掩，急急的跑進一家北班子裏，這回是拿了解決性慾的目的，一切都不顧了，先點了點名，最後一個，好像唱花旦的，扭着屁股，走了兩步，滿臉蕩氣，正中咏南的脾味。在那裏很很的膩了一會子，好像得了一場大熱病，弄得神志顛倒，忽然吃了一劑涼藥，身上十分爽快。跑出家時，已經十二點多了。走到前門大街，看見擺着幾個餛飩攤兒，肚子裏正發餓，摸了摸口袋，祇餘幾毛錢了。心想：「無論如何，總得維持兩三天，才好再找疏竹，不然十塊錢，花了半天，也太不像



話了。這幾毛錢，說不定還須分十幾份兒化，少吃一碗餛飩，豈不省下十個銅板，留到明天早晨，還可以買五個饒餅，個兒又大，吃上了又解餓，還是不吃合算。於是嚥了兩口唾涎走了過去。不想走到東車站前，那熱騰騰蒸餃兒的香氣被微風送了過來，直竄進咏南的鼻孔。兩條腿說也奇怪，不聽主人的命令，自己就打住了。咏南不覺的嘆了口氣道：「大約利該破財，還是吃點吧！」正要走過去，身邊又擺着剛出爐的熱饒餅攤兒，因轉念道：「吃什麼不是一樣的，反正到肚子裏都是屎，況且饒餅的味兒也不錯，不見得不如餃子，還有層大好處，吃上後，一下且餓不了呢。說不定連明天清早的點心，也能代替！」於是拿定主意揀個兒大的饒餅買了五枚。吃完之後精神大振。歡喜非常。不祇解決了餓的問題。照這樣的天氣十分涼爽。身上又特別舒服。就當飯後閑步似的。走了回去。豈不連車錢也省下了嗎？這一下省不少的錢。從這兒到陸輪庫。沒有兩角大洋絕雇不到。原來咏南和問松是同學。都是晚霞大學的學生。晚霞大學在東城的陸輪庫。學生有兩三千人。數額之多。在北平的學校中首屈一指。咏南住在陸輪庫的個小公寓中。賃了一個小屋子。一月不過兩三塊房錢。已經欠了半年了。掌櫃的亦無可如何。當下咏南慢慢的蹣了回去。已經交兩點鐘了。到門口狂敲半天。伙計老劉才灑洋洋的起來。一手揪着個褲腰。拖着半隻破鞋。嘴裏噙哩古魯不知說些什麼。把門子拉開。咏南走了進去。滿院黑黑的。都入夢鄉了。回到自己屋裏。先把那件洋服脫下來。整整齊齊的疊好。換着穿了件破藍布大褂。提起茶壺。嘴對嘴兒喝了幾口。坐在椅子上。把一卷破票攤了出來細細的地數了一回。連那幾個銅板。共計六毛零八個大子兒。看了半天。不覺失笑道：「這就是僅有的動產了！今日有酒今日醉呀！」到院子裏解了個手。回

來把燈息滅。睡在床上。正要入夢。忽聽見隔壁發出兩種混合聲音。特別刺耳。咏南好奇心勝。爬在床上。閉上氣靜靜的聽去。又聽見床板縱動的利害。這才恍然大悟。又躺了回去。忿忿地道：「真是倒霉。人不走運氣。盡碰這些缺德事。真他媽的掃興。」過了一會聲音由急促面沉默下去了。但是咏南左思右想。怎麼也睡不着。一直到院子裏有點發亮。才得入夢，身上太疲乏。精神不貫注。反而不能多睡。醒來之後。才八點多。混身說不出來的難過。又不斷的出汗。弄的熱刺刺的，實在不好受。祇得爬了起來。出來招呼老劉。見隔壁的門兒早上鎖了，心裏氣憤道：「好小子們，攪了你老子一夕，你們早早兒的走了。老劉進來，給打好了水，把盆兒一放嘴裏擱擱着道：「真他媽的不要臉。」咏南正沒好氣，乍一聽，以為嫌他晚間回來的遲，不覺氣憤填胸，抓住老劉胸前的破衣服道：「老劉，以後說話少討便宜，小心老子們揍你！」老劉見咏南錯會了意思，忙陪笑道：「李先生，您聽錯啦，慢說您待我們實在不薄，即便怎麼樣一點，我們一個當夥計的，也不敢罵人呀；我說的是您隔壁三號姓王的，那小子太混蛋！」咏南這才明白，心想：「自己雖欠幾個房租，對夥計們從來不吝惜小錢，總不應該公然侮辱起來。」忙放開了手笑道：「我說你向來作事挺細心，應該懂個好歹！」說完又打趣道：「老劉，你說當夥計不敢罵人，爲什麼罵三號姓王的混帳？」老劉道：「李先生，沒有您不聖明的，我告訴您，昨晚十點多，姓王的領回一個俏皮小夥子，穿着綢大掛兒，帶的毡帽，晚間看不真確，見那走路的神氣，好像個娘們。心裏就有點疑惑，清早一起來，也不用我打水，預備悄悄的走，不想走到院子裏正頂頭碰上，我細細一看，扭着個大屁股，不是野鷄是他媽的什麼！李先生，我們當夥計的，就憑幾個零錢，先生們孤身在外

高興了叫個姑娘玩會子，隨便給我們四毛五毛的，我們就樂個利害。侍候過晚霞小學的先生們，那幾百了，沒見過姓王的這樣不體人情，捨不得花錢，不要臉，偷偷摸摸的，那叫幹嗎？你愛給，給我們幾個錢，不給拉倒，老劉他媽不在乎那些！」咏南這才明白了，原來和昨夜聽到的「春聲」是一件事，忙笑道：「老劉。別抱怨啦，誰教你晚間不看清楚！不要再囉嗦了，快拿開水去。」老劉一邊走一邊說道：「先生們多了，都這樣仿效起來，我們還吃什麼，以後院子裏得安一個光度大的電燈！」咏南洗臉，漱口，忙碌了一陣，看見書架上堆的講義，才想起來，幾天沒上課了，畫畫到去。把老劉叫來，問道：「今天禮拜幾了？」老劉皺了眉頭道：「我也不大清楚，給您問問別的先生去！」咏南穿好衣服，不多一會，老劉來了，笑道：「都問過了，沒有一個知道的。」咏南心想：「不知道也好，祇帶個筆記本兒什麼也够了。」到了學校，打過上課鐘，已經很有一會，到教室門口，看了看坐位表，一班足有三四百人，好容易找見了自己的名字，是二百零五號，進去又心裏默數了半天，才找到自己的位子。黑板上的字，隱約可見，見教員在那兒手舞足蹈，講的很起勁，可惜離的太遠，好像看戲坐在最後排，一句也聽不見，咏南心想，「聽不見也罷了，黑板上的字看不清，連筆記都不能抄，真有點整扭，要求學校預備幾個望遠鏡倒很不錯。」腦子裏一陣海闊天空的亂想，差不多由香弟嬌嫩的乳頭，一直想到校長的鬍子怎麼那樣皺。正想的出神，教室門兒一開，點名的職員走了進來，原來學校當局，因人數太多，一班最少也有二三百之譜，如果教員念着名兒點，恐怕一個鐘頭也不够用。於是想出個巧法子來，仿看戲園子裏對號入座的方法，到快下課時，註冊課專派一人，去各班點名，認號不認人。祇要坐位上有人，便給你

劃到了，如果坐錯了位子，你就是每天上課，也當缺席論，所以大家對自己的號頭，特別關心！咏南見點名的人已走了出去，也偷偷的跟到外面，笑着向人招手道：「我今年缺席次數太多，以後請你多畫幾個到。不過，也不要儘劃到，也不要全不到，你自己斟酌着辦罷！缺席太多，不是不許考嗎？祇要許考就滿行了！」那人連連點頭道：「好吧！好吧！」正說話間，下課鐘已打了，咏南回到教室，把筆記本兒取出來，看了看巧課表，還有兩堂，既然告訴了那人替劃到，上不上實不吃勁了。夾着本子回到公寓，精神非常困倦，躺在床上。不覺頹然入夢。醒來時已經一點多了，肚子裏有點餓，出來走了老遠，見有個切麵舖，專做晚霞大學聽差的買賣，祇賣些斤餅斤麵，作料兒自己買，在北平算最下等的館子了。咏南作事，非常細心，暗想：「拿學員的身份，上這些地方吃飯，好像由韓家潭的班子降到四聖廟的同等下處，碰見熟識人，臉上怎麼過去！」好在已經過了吃飯的時候，在街頭的左右前後，細細的端詳了半天，如果有熟人，就當街上散步，等他們走過去，再進去也不算遲，看了好一會，斷定沒有熟人，於是飛快的一步，跑進了那切麵舖，要了十兩切麵。花了四個大子兒，買了點芝麻醬，算是拌麵的作料兒。咏南從昨晚在前門吃了五個燒餅。一直支持到現在，當然是很需要加餐了。風捲殘雲的一般，把大碗麪吃完，又要了一碗麵湯，喝了下去，肚子裏熱烘烘的，又飽又暖和，一共才花了三十幾枚，真是物美價廉，往外走時，當然還要加意小心，先把身兒隱在舖內，睜開兩眼把街上的行人，掃射了一次，這才放了心，搶一步跑下了台階，不想身後有人叫道：「老李，那兒去呀？」咏南吃了一驚，立時臉兒飛紅，一直紅到耳根：心裏好生悔氣。原來這個舖子緊臨一條小胡同，剛有一人寬窄，沒想到打那裏跑出

熟人來了，祇得回過頭來，忙對那人解說道：「剛才睡了一覺，起來不早了，附近的幾個館子，都封了火，不得已到這兒吃了一頓。真倒霉，嚇得很！老鄭，上那兒去？」老鄭道，「到西邊看一看朋友。」說完又笑道：「我才過來，那幾個館子，吃飯的人很多，我也剛吃了出來，並沒有封火呀！這裏的飯很便宜吧？」咏南十分難爲情，忙替自己吹噓道：「倒是便宜點，不過咱們到這些地方，爲吃個希罕。揀他們頂拿手的東西吃，也就不見得便宜了。」老鄭道，「你吃了些什麼？」咏南一聽老鄭的話，好像故意同他爲難，裝得很隨便的道，「左不過炒肉片之類，作不好！」又談了幾句，老鄭往西去了，咏南買了一盒小粉包煙，回了公寓，擦了擦臉，躺在床上，正享受着飯後一支煙的香甜味兒，忽然門子一開，有一個同學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一進屋，握着了咏南的手直往外拉，笑着道，「走！走！三缺一！三缺一！」咏南順勢坐了起來，笑道：「箴如，怎麼還是這樣孩子氣，打牌我不幹！」箴如道，「面子事兒，來了位朋友，手不夠，對付一會！」咏南拍了拍口袋道：「實不相瞞，這兩天正窮的要命，輸不起！」箴如燃着一支紙煙，含在嘴裏笑道：「打小牌，沒有大輸贏，實在沒錢，我借你幾個也可以，反正你總得參加！」咏南本因爲妙手空空，不敢胡鬧，既然有人拿本錢，幹幹何妨。喝了兩口水。對箴如道：「你先回去，我隨後就到。」咏南到了箴如那裏，一直到晚間十點才回來，滿面春風，得意非常，進了屋子：老劉早提着開帝跟了來，見咏南眉飛色舞，故意慢慢的沏好茶，陪笑道，「李先生，吃飯沒有？給您叫點去呀！」咏南喜孜孜的道「偏過了，您啊！」老劉又陪笑道，「李先生您好久沒打牌了吧？給您湊個手兒吧？」咏南道：「老劉，算你機靈，這一下可沒有猜着，我剛才在王箴如先生那裏打了

八圈兒！」老劉道：「我說李先生這麼高興，原來贏錢啦！」咏南笑着點了點頭，老劉又道：「我忘了同您說啦，前天遇見素蘭，囉嗦了半天，……」咏南道：「那個素蘭？」老劉道：「您真是貴人多忘事，就那個同您很要好的大鼓妞兒，不叫素蘭嗎？那孩子很不錯，昨天見我，直慙記您，說不知因甚把李先生得罪啦！還說了許多話呢！」咏南這才明白，原來是那個臉兒胖胖的鼓妓，貌僅中資，但是頗有些迷人的地方，歲數也正在妙齡，不是老劉提起，真倒忘了。忙道：「那孩子還在這兒住嗎？」老劉道：「您可真是，她搬家能不通知您嗎？李先生，給您叫去呀！」咏南猶疑不決，老劉又道：「李先生，叫去吧！人家孩子怪可憐的，直慙記您！」咏南笑了笑，道：「好！」說完又招手道：「老劉你先別走。」拿起一枝鉛筆，寫了個條兒，對老劉道：「把這二位先生請來。」老劉連聲諾諾，拿起條兒一看，原來一位是王箴如，一位是黃修德，都是咏南的玩樂朋友，老劉走到院心又高聲道：「李先生，先給您把素蘭叫來吧，回頭再請那二先生去！」咏南應了一聲，不多一會，素蘭已經來了，老劉領着拉開咏南的門子，讓姑娘先進去，笑道：「姑娘來啦！李先生。」一說完把門兒帶好，走出去了，素蘭倚住床沿，先用眼兒一睜，笑道：「李先生，您好哇！」說着把脖子裏圍的絲巾放下，咏南拉過伊的手來，笑道：「越縹緲啦，素蘭。」素蘭抿着嘴兒道：「嚙！損我們幹嗎！」咏南道：「實在的，不是開玩笑，」說完見素蘭穿件傷花緞旗袍兒，沒有開岔，下邊寬寬的很不入時。脚上穿一雙麻絲的黃色襪子，在燈光下，十分刺眼。足登一對禮服呢高跟鞋，好像廟會中買來的，樣兒很够土氣，脚面上還拴着個挺寬的麻絲帶子，便覺不是味兒，正尋思間，院子裏有人喊道：「咏南！」他一聽，知道是修德的聲音，忙道：「請進！請

進！」修德走了進來，把素蘭的臉兒一擰，笑道：「這孩子出脫的很不錯了。」說完坐在床上，順勢撲在懷裏，咏南道：「我方才也這麼說，可惜打扮壞了！」修德摸着素蘭的小臉兒，笑道：「吃什麼好東西，吃得這麼胖！」素蘭握住小拳頭，輕輕的在修德大腿上捶了一下，抿着嘴兒笑道：「別瞎說啦！」咏南道：「怎麼箴如還不來？」修德道：「他上市場去了！」素蘭問道：「是那位王箴如先生嗎？」修德笑道：「小東西，你認識嗎？」素蘭站起來喝了口茶道：「怎麼不認識，你們不一塊在我家打過牌嗎？」咏南一手拉過來，也摸着素蘭的臉兒笑道：「你的小記性倒不錯，」說着一手伸到素蘭的袖子裏，頗有探囊取物的意思。素蘭忙推了一下，媚笑道：「不害羞，聽你這沒出息勁兒！」咏南涎着臉兒道：「摸一下，我們又偷不走！」修德道：「那是姑娘們的鎮身之寶，素蘭，你說對不對？」素蘭搖搖頭道：「不懂你說什麼！」咏南指着伊的乳房笑道：「他說你這一對小饅首，是你混身上下第一樣寶貝！」素蘭笑道：「什麼寶貝不寶貝的，已經有了沒法子，頂討厭啦！」說的都笑了起來，咏南笑道：「你討厭，送我好不好？」素蘭用手絹掩住嘴笑道：「送你，你也沒有地方攔，我給你暫先保存起，你多會兒用，給你帶來好了。」他們一直玩到十二點多了，才打發素蘭回去，修德也起身告辭。咏南一人睡下，次日起來，又鬼混了一天，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一禮拜，天氣慢慢的熱了起來，咏南悶坐無聊，到學校裏玩了一會，正打算出來吃晚飯去，忽見前邊走有一人。要知那人是誰，下回交代。

#### 第四回 江小奎首次建奇談 林疏竹燈下効舌耕

却說咏南剛出校門，看見前面走的一人，十分熟識，忙笑着喊道：「問松，慢點走啊！」問

松回頭看了下，笑道：「沒看見對不住！」咏南道：「上我那兒坐坐去！」問松道：「不客氣，恐怕沒功夫了！」咏南見問松夾着許多講義。笑道：「少用點功吧！時令兒可不好。」問松笑道：「我還用功嗎？好久沒見面了，你近來怎麼樣？」咏南道：「我是每況愈下，畢業後你得幫忙，咱們預約好！」問松道：「太開玩笑了這可不敢當：現在人浮於事，實在沒有辦法，咱們都是學法科的，走的一條路，我還正愁的要命！」咏南笑道：「你還用愁嗎？令尊那裏……」問松笑道：「你一提就是我父親，其實自己的事，非自己孽劃不可。我畢了業，如不努力，也是照樣閑着！」咏南笑道：「照你那樣說，咱們倆訂一個「互惠條約」吧！」問松不解道：「何謂互惠條約？」咏南道：「你不是說你畢了業閑着嗎？如果我有事，你找好了！衣食住全由我供給。如果你有了事，那我就找你，你也得照樣供給我。這就叫互惠條約。」問松聽完，笑道：「好！好！」兩人且談且走，已走到咏南的公寓門口，咏南客氣了半天，問松執意不肯進去，咏南也不強留，笑着道：「車子呢？又太太坐走了嗎？」問松笑着點了點頭，咏南回了公寓。問松叫了一輛洋車，回到家裏，走進後院上房，老嗎子早把講義接了過去，棣華笑道：「回來的怎麼這樣遲？」問松道：「你也是剛回來罷！」棣華道：「你不是說和我賽嗎？」問松道：「賽什麼？」棣華笑道：「別裝糊塗啦！濤早你定好的，不是說賽誰先回來嗎？」問松笑道：「我倒忘記了，好，算我輸，你贏我什麼呢？」棣華道：「替我作篇文章吧！」問松笑道：「那可以，不過好壞概不負責，不怕你們先生看出來嗎？」棣華道：「大學裏，誰還管的了這些，我們同學差不多都是找人做。」問松道：「她們找誰替作？」棣華含着手巾尖兒笑道：「找情人！」問松笑道：「沒有情人的呢？」棣



華笑道：「沒見過你這個打破沙鍋問到底，問的人沒有話說，以後不要問我了。」問松笑道：「不問你，問誰去呢？」棣華笑道：「你問「松」去呀！」說的問松大笑起來，棣華又道：「我給你出個謎語，你會打嗎？」問松笑道：「好！好！請說呀！」棣華笑道：「這是個人名謎，打咱們家裏一個人名。」問松笑道：「知道了，你說吧！」棣華道：「童子不知何處去。」問松想了一會，棣華早忍不住笑道：「就是你呀！你不是念過那首「松下問童子」的五言詩嗎！童子不知何處去，只好問松了！」問松又大笑起來，說道：「沒見過你這新發明的謎語。」小倆口兒正談的帶勁，老媽子進來，請吃飯，問松道：我一點也不餓，不想吃！」棣華道：「怎麼又不想吃啦？」問松道：「肚子裏有點不合適！」棣華對老媽子道：「你拿過點稀飯來，他不舒服，我也不吃啦！」問松笑道：怎麼你也不吃？」棣華道：「你就不用管啦！」說着李媽已經捧着進來，配着兩樣子十分精緻的小菜，棣華忙搬了個凳兒，放在問松坐的沙發前，讓李媽把飯菜擺在上面，說道：「不想吃飯，喝點稀飯吧，用烤點麵包不用？」問松搖頭道：「不用！不用！」忽又對李媽道：「你烤去吧！不要多烤。」老媽應聲而去，棣華走過來用手兒在問松額上按了一下，又在自已額上摸了摸道：「是有點熱呢！」問松笑道：「不要緊！」不一會，麵包已烤了來，棣華對李媽道：「快拿菓子醬去！」問松急止道：「不用。」棣華笑道：「你不是喜歡吃菓子醬嗎？」問松也笑道：「你不是不喜歡吃菓子醬嗎？」棣華道：「我是不喜歡，不過這是給你吃的。」問松笑道：「我不是說不吃嗎？我教她給你烤的，你吃吧！」棣華道：「你不舒服，就不用管我啦！」結果把麵包分着吃了。李媽送過手巾，漱口水。問松站起來，漱了漱口。棣華道：「不舒服，你早點睡吧。」

問松又躺在沙發上笑道：「我還欠你的文債呢！」棣華道：「暫先欠下吧！」問松道：「反正沒工夫休息，眼看要畢業了，功課一點沒整理！」棣華道：「那也不在這一天，你總是不聽話，自己身體不好，何苦呢！」問松見棣華着急的樣兒，實在不便辜負閨中良友的好意，喝了兩杯茶，進裏間睡去了。李媽早把床鋪埋好，棣華也跟了進來，把被子掀開，問松坐在床上，伸起一隻足來，笑道：「勞驚！」棣華薄怒道：「我不會給你脫這皮鞋，怪臭的！」嘴裏雖然那樣說，却早把帶子解開了，慙笑道：「不是看你有病，說什麼也不給你脫。」說着鞋已脫下，棣華用手兒在問松脚面上輕輕地打了一下，又笑着說道：「快縮回去吧，不害羞！」問松睡下，棣華把被子蓋好，問松笑道：「脫鞋同穿鞋原差不多，張良給圮上老人穿鞋，不以爲辱，後來居然鬧起來了，你給我脫鞋，將來的希望，也小不了！」棣華坐在床邊，按着他亂亂的長髮道，「快不要廢話了，靜靜的睡吧！」問松果然閉上眼睛，過了一會，棣華低聲問道，「睡着了沒有？」問松撲嗤一下笑了，說道，「正要睡着，你把我問醒了。」棣華道，「不問了，快睡着吧！」問松伸出手來道，「熱的很！」棣華忙接了回去，笑道，「快不要胡翻，出點汗就好啦。」棣華手按着問松的額角，覺着有點汗津津的了，趕快取了一塊大手巾，蓋在問松頭上。又低下頭，聲音十分柔和地道，「你靜靜的睡吧，我待會兒看你來！」說完到了外間，給問松把講義整理好，也回去睡了。第二天起來，問松的病勢，果然輕減了許多，棣華道，「雖然好一點，今天也不用去學校了，多休息一兩天吧！」問松嘆惜道：「儘休息，那還成吧？老人都沒多念書，爸爸又是個粗人，現在雖然衣食不缺，知識却淺浮的可憐！我小時候失學，半路出家，住了這麼個破大學，已經够難受了，旁人一說，

總是他們那些暴被戶，還能有好子弟嗎？自己再不努力，不更被人笑話嗎？」棣華道：「我何嘗不知道，不過你的身體，也不能不管了呀，」問松道：「實在抱愧的很，棣華，我沒大本事，家裏又沒有根底，將來還不知道怎樣結果，……」棣華道：「快不要胡說了，大清早起，說這話幹嗎？全是我的不好，讓你上學去不就完了嗎？」正說着，王升進來道：「林先生來電話。問松站了起來，揪了棣華一眼笑道：「疏竹近來好像很忙，總不見他的面，」王升早把電話插梢安好，問松接過耳機問道：「你是疏竹嗎？近來很忙呢？」那邊疏竹道：「也不算十分忙。我想看你去，現在有功夫嗎？」問松道：「好！好！棣華正閒着沒事，和我吵嘴，你就來吧，」說完把插稍拔出，棣華道：「誰同你吵嘴來？」問松忙陪笑道：「沒有，沒有。」棣華順笑道：「以後不許拿我尋開心，」說着李媽用一個福建漆的大紅茶盤子捧進兩盃牛奶。四五片麵包。吃過了早點，問松正同棣華并着頭兒同看一張報，忽聽院子裏一陣皮鞋走路的声音，棣華笑道：「疏竹來了。」趕忙站起來，正往外迎去，疏竹已走了進來穿了件深灰色嗶嘰紗袍子，藏青色中式褲子，不長不短，正與袍子底襟并齊，混身上下十分素雅，配着足下的一雙花絲襪子，越顯的精神赫赫，英彩迫人。那一雙尖頭皮鞋，擦的纖塵不染，梳着個小分頭，只略略的向兩面分了一下，整齊之中，微帶點兒紊亂，不失男子的英武氣概，臉上永遠是一團和氣，手裏拿兩本教科書，站在地下，樣子十分洒脱。棣華故意走在疏竹面前，細細的端詳了半天，打趣道：「噯，這是那兒來的貴客呀，」問松躺在沙發上，只傻傻的笑。疏竹笑道：「對不住的很，近來忙一點，沒有看你們來，」問松笑道：「疏竹，我看你神色不對，不是有點不老實吧，」棣華道：「可不時嗎，收拾的這樣漂亮，不是有了

愛人呢，「疏竹極力否認道：「沒有的事，不要聽別人胡說，」其實問松並不知道疏竹和元普的事，棣華也不過說句笑談而已，不想疏竹煞有介事的否認起來，問松覺着話內有因，於是順水推舟，用話套着說道：「你當我們不知道嗎？交個散朋友，猶如家常便飯，也犯不上瞞我們吧？」棣華也清楚問松在故意試探，見疏竹真有點難爲情，因湊趣道，「我早和問松說「把你的女朋友給我們介紹一下，憑你眼裏看中的，一定是才貌兼全。性情兒便得好，我們一定能作個好朋友。你也事忙，單身一個人，難免有照顧不過來之處也好替們照應一下。不想一個多月了，連你的影兒也沒見，你們學校的電話，可真不好打，叫了多少次總是有人叫着也就沒法可想了。今天大駕光臨，沒別的話，多會兒把貴相知帶來呢？」疏竹聽夫妻倆異口同聲，看那樣知道的很清楚了。心想，「問松是自己唯一的朋友，既已經都知道了。再要假惺惺的，反而顯的不忠實，其實自己同元音並沒有什麼深關係。不想真弄的風風雨雨的了。可見悠悠之口，是最不足徵信的了。」於是很不自然的道：「其實並沒什麼，我給一個學生，補習點功課，其實並不怎麼樣……，」棣華忍不住笑道：「究竟怎麼樣？痛快點說呀！」疏竹道：「就是這些，並沒怎麼樣。下次帶她來，怎麼樣？我們認識一下也可以，我教她一點功課，沒有怎麼樣？」棣華笑道：「說了半天，還不如不說呢！「怎麼樣」的我越糊塗了！」問松道：「疏竹不願向咱們說，我就不用問了。」疏竹忙笑道：「沒關係，沒關係，我近來不曉得怎麼樣，通通一句話也不會說了。」又談了一會，疏竹在女校還有功課，不便多坐。臨走，棣華趕了出來道：「記得改日把你的女朋友帶來！」疏竹連連笑道：「好，好！」走出瓦匠胡同，叫了輛車，到了女校。這時疏竹給元音已經補習過一禮拜多了。在學

校見面，也難免多說幾句話，女孩子們心性最忌，因此對疏竹和元音便竊竊私議起來，所以近來上課，兩人只點點頭兒，有話也等到晚間補習課的時候細談。當下疏竹到了女校，連着上了兩堂，回到北舍，吃過午飯，自己還有一堂課，下班後正是下午兩三點，暮春天氣，十分暢適，一人坐在屋子裏，未免辜負春光，遂到南舍，找見了大士和小奎，打算上北海散步。大士笑道：「北海也沒意思，就在屋子裏聊會兒吧。」疏竹躺在小奎床上，道：「近來心裏悶的很。不曉得怎麼回事？」小奎道，「你還悶嗎？給女孩子們上課，够多麼寫意，」疏竹微笑道：「正因給女孩子上課，才感到煩悶呢，」大士道：「真的，疏竹，你教的那麼多女學生，還不給咱們介紹一個嗎？」疏竹笑道：「當老師帶拉皮條，有點不妥吧。」小奎道：「有什麼不妥的，男女間的玩意，那有個定則，敢要你膽大，敢作，就滿行。卓文君嫁司馬相如和潘金蓮愛上西門慶本沒甚區別。孔老而不是私生子嗎？耶穌來路也不明，……」大士忙道：「得，得，快不要發你的妙論了，這簡直是風馬牛，一點關係也沒有。疏竹若有所感的道：「世間的事真說不定，往往風牛馬會發生很大的關係呢，」大士道：「總不能上街遇見個女人，看一眼就湊合到一塊吧？」小奎道：「怎麼不能，你走過去抱住<sub>2</sub>她一下，這不是湊到一塊嗎，」大士笑道：「算你聰明，你說的對，好玩意見真多，虧你想的那麼仔細。」小奎道：「你不許是怎麼着？」小奎和大士有點冰炭不相容，一說話就抬槓。疏竹笑道：「不要犯彆拗了，你們吵你們的，我走啦，」說完站了起來，大小二位，也顧不得吵嘴了，一人拉住一隻手，不放走。疏竹道：「晚間還有事，已經不早了，」小奎道：「吃了飯再走，」疏竹偷笑道：「那你們把桌上的那本書給我。」兩人放開手，都回頭一看，疏竹早

跳在了院心，遠遠的笑道：「對不住了。改日再叨擾吧。」說完回到了北舍。在小賣處吃了晚飯。已經黃昏時分了。晚間還給元音補習功課。回屋子漱了漱口。見桌上有封信。是體育課發來。扯開一看。原來通知他後天賽網球。疏竹的網球本來不錯。當過幾年選手了。本學期開始，因為事情忙，無暇練習。慢慢的也就生疎了。當下把信一扔。心想。「連死的功夫都沒有。還幹這個嗎」書架上取出了課本。走出宿舍。一直到了青樹胡同元音家。剛走進院子裏。元音的小妹妹。元筠。早看見了。一根箭似的跑過來。拉住疏竹的手。嚷道。姊妹，林先生來了。」說着元音已走了出來。先對疏竹點了點頭。又瞅了元筠一眼。嗔道。「這孩子。你是嚷什麼？」元音的母親也走了來，忙道。筠兒，快告訴老趙，「給林先生預備飯，」疏竹道，「已經吃過了。不用費心啦，」葉太太道，林先生，以後可不許再吃了飯來，我也不怕您笑話，咱們家的飯就是粗糙一點。」疏竹笑道，「葉太太說話太客氣啦，」說着都進了上房，元音因為有兩道題尚未做完，又回到裏屋作去了，疏竹坐在書桌前，把本子放在桌上，元筠一團孩子氣，躺在疏竹身上，咕噥着小嘴道，「林先生，你給我講故事，」葉太太忙拉了過來，說道「忘了昨天告訴你啦，不許你擾林先生，」元筠小嘴一咧。哇的一聲哭了。疏竹忙攔住道「不要緊，不要緊，小孩子們都是這樣的，元筠不要哭了，你愛聽什麼故事？」元筠立時不哭了，用小手兒揉着眼睛，抽咽着道，「我喜歡狗兒請客的故事，」疏竹撫着元筠的柔髮道，「狗兒請客，請的是誰？」元筠道，「不是荷馬夫人，鮑小姐嗎？還有小乘兒罷？」疏竹笑道，「還有誰？有你有沒有」元筠抬起天真的臉兒，一對黑溜溜的眼珠兒，看了疏竹一下，把頭一搖，笑道，「沒有我：葉太太已回到裏屋，聽見他們談的有趣，

高聲笑道，林先生，您真會哄小孩，筠兒一到天黑，就念叨上您了。」疏竹高聲笑道，「孩子們就是這樣，誰肯和他玩，他就喜歡跟誰。」元筠掏出一張花紙，在手裏玩，又問道：「狗兒請客吃什麼？」疏竹隨便把花紙拿過來，見皺成一團，一邊往平裏安，一邊說道：「吃大餐，吃稀飯……」說着把那紙放平了看時，忽見上面橫一個豎一個儘寫着自己的名字。也有林先生。也有林疏竹。還有個密斯脫林疏竹。滿滿的寫了一紙。元筠見疏竹說在半路忽然不說了。反起小臉兒一看。見他正瞅那張花紙。聲音細細的道：「林先生。那是姊姊寫的。我們向她要那張花紙玩。她還不給。揉了個球兒，扔在紙筐裏，我又偷出來的，……」疏竹忙用手掩住伊的小嘴，低聲道：「不要說了。小心姊姊罵你。」元筠瞪着小眼睛，點了點頭。疏竹忙把那張紙塞在自己口袋裏，正要繼續的往下講，元音早走了出來，足上穿一雙家作的青布鞋，因為大氣熱了，新把頭髮剪的很短，前邊留了一束劉海髮，臉兒胖胖的，把頭髮往耳後一掠，越顯的豐滿。身上穿一件旗袍兒，更襯的天真未鑿，楚楚可人，走至桌前笑道：「林先生，這兩章的題都做完了，你拿去看對不對？」說完把本子交過來，疏竹接住本子，笑道：「你的題做很好！」元音道，「今天該講第五章了。」正說着，小妹妹元筠在裏屋床上喊道：「姊姊！」元音笑道：「不要叫了，快睡吧。好孩子。」元筠又道：「姊姊，你明天五點鐘記着我！」元音不耐煩道：「那麼早叫你作什麼？快睡吧！」元筠道：「起的晚了，怕賣杏仁茶的走了呢！」元音笑着看了疏竹一眼道：「就惦記吃！」過了一點鐘，已經講完了，疏竹正預備要走，元音把秋水般的眸兒一轉，笑道：「林先生的網球打的很好吧？要比賽嗎？」疏竹突異道：「打不好！你怎麼知道的？」元音道：「噯，林先生故意問的幹嗎

？報上不是登着嗎？」疏竹尋思道：「自己還不曉的報上載的呢，元音倒知道了。」因笑道：「並不是故意問，我比你知道的還晚呢！」元音道：「那天賽，要我給您助興去嗎？」疏竹笑道：「歡迎的很！就怕打的太壞，有負盛意！」元音把臉一沉道：「林先生，再那話幹嗎！不願意的話，我們就不去啦！」疏竹向來和人家客氣慣了，不想客氣也有用不着的時候，忙陪笑道：「後天下午準賽，一定要去呀！」正說着葉太太也送出來，笑道：「明天可記着，不要在學校吃了飯再來，林先生讓您跑這麼遠的路子，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難得林先生這樣好人，我聽元音說：「林先生不只人品好，學問還很好呢！」……」元音見媽媽說話太直性，登時臉兒緋紅，羞怯怯微啓朱唇道，要知元音說出什麼話來，下回交代，

## 第五回 賽網球雙局頻敗北 臥病榻一語感知音

却說元音聽了媽媽的話，羞的粉臉兒通紅，忙攔住媽媽道：「媽媽，您不用說啦！天不早了，人家林先生回去還有事呢！」葉太太果然聽了女兒的話，笑道：「林先生，記的明天早點兒來，不要在學校吃飯才來！」疏竹連連稱是，老趙早在門口叫好了車子，疏竹回了北舍已經十點多了，從西城東城，路兒很遠，天氣有點晚涼，一路寒氣襲人，疏竹穿的衣服太少，不覺打了幾個寒噤，睡下之後，不想混身一陣一陣的發熱，汗津津，再也睡不着，抬頭一看，窗兒上月色如銀，夜涼似水，不覺新愁舊恨費湧上心來，想起自己近來的遭遇，想起方才的那張花紙，元音在上面反復的寫着自己的名字，那一種脈脈深情，縱是鐵石心腸，也難無動於中，又想起千里外的老母嬌妻，倚閭悵望，時有思子念夫之愁，對景情傷，雖非佳節，



而思親的熱淚早滾滾的流了下來，心想：「自己如見的命運，怎勁起得許多情絲纏絆，這一段風流孽債，真不知伊於胡底！」正思索間，忽見陰雲如晦，月輪斂跡，窗外浙浙瀝瀝的下起雨來了，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這正好像顯示他未來的命運，心裏悽然默祝道：「細衣獨坐，默數鐘聲，直到更深，才慢慢的着了，第二天起來，腦子裏漲昏昏的，身子一移動，刺痛非常，精神十分倦怠，幸喜女校今天沒課，午前勉強上了兩堂，在教室遇見了大士，大士吃驚的：「疏竹，你的眼睛怎麼啦，眼眶有點發青，臉色也不好的很！」疏竹用手在臉上摸了摸，笑道：「不怎麼樣吧？晚間有點失眠，睡會兒自添會好的！」大士道：「不如找找校醫，防患於未然，總好一點。」疏竹見大士這樣殷勤勸說，不便再持非議，因道：「好吧，試讓他瞧瞧！」吃過中飯，睡了一覺，三四點鐘才起來，身上仍是疲乏，精神却爽快的多了。心裏歡喜道：「現在不是病的時候，不賽珠倒罷了，元音既然給自己助興來，還能不賽嗎？幸而精神好一點了，照常早那樣，可怎麼好！」晚間又去給元音補習了功課，定好明天下午三點，元音來北舍會他，一齊上球場。元音來北舍，這是第一次。疏竹次日起來身上還有些時冷時熱，不過，精神總算好多了，少不得打屋子收拾了一下，恭候嬌客。到了下午，疏竹壓根兒沒敢出門，靜靜的等去，反覺一刻如年，看了看錶，才一點多，還早的很呢，上閱報室看會報去吧！不想剛到閱報室，又思忖道：「使不得，使不得，萬一元音要早來呢？」趕快又往何走，心想一拉門子，元音已經坐在椅子上，够多麼有意思。這樣一想，以為一定是來了。走到門口，把門輕輕的一拉心裏砰作跳。進來看時，連個人影也沒有，自

己失笑道：「本來這麼早，怎麼會就來呢！又把屋子整飾了一回，躺在床上，看書消遣，看的到很快，一會兒就翻了幾頁。自己閉上眼一想，和沒看一樣，書上講的什麼，半點都不知道，索性不看了，站起來走了幾步，還是說不出來的心煩，乾脆到外邊等着吧！走到院子裏，反來復去，一個人走了一會，又覺着太可笑，還是坐在屋子裏好！不料剛回到屋裏，忽聽號房李老頭兒在門外叫道：「林先生，有朋友拜訪，」疏竹一聽，歡喜之情，不必細表，忙跑了出來，一看那位來客，却是男性，坐不認識，正猶疑間，隔壁一位姓凌的同學走出來了一見那人，忙把手兒一握，笑着走回去了，疏竹這才明白，心裏好生晦氣，正無精打彩的轉身回屋，只聽得一陣皮鞋得得之聲，由遠而近，他也無心再理會了，拉開門，半個身子已走了進去，忽聽身後面叫道：「林先生，教我們好找呀！」疏竹雖然聽的很清楚，又怕像方才太冒失了，慢慢的回過頭來，早一步跳出門外，喜歡道：「元音，請進！請進！」元音笑着點了點頭，走了進來，手提着一個白布包兒，兩邊纏着兩樣小花兒，放在桌上，掏出一塊小花手巾，擦了擦汗，笑道：「真不好找，這裏邊地方太大啦！」疏竹忙送一杯開水，笑道：「你沒讓號房領着嗎？」元音道：「沒有，你不是告訴我一百零三號嗎？我以為知道號數，一定好找呢！」疏竹笑道：「一共五六百屋子，怎麼會好找呢？」說完又笑道：「天氣是有點熱了！」元音道：「可不是嗎？剛才走了兩排找不着，又氣又熱，心裏一着急，越發熱了！」說着拿小手巾當扇子，在臉上來回搗，兩頰上微微露出一層紅暈，伊把繫在脖子上的紗巾，取了下來，見疏竹屋子裏收拾的十分整潔。正面擺着一具小鐵床，拂着一件白線毯子，窗前一個長方形小桌兒，鋪着黑色花紋漆布，桌上只放着個福建漆的茶褐色筆筒，白銅小黑盒，還有一瓶墨水，很簡單的幾樣文具，十分雅潔可愛，桌旁立着一支書架，掛一條潔白的布

簾子，牆上懸一幅素描人像，雙手支頤，若有所思，二目炯炯發光，神彩驚人，元音走近前一細看，不覺粉面帶笑，露出兩列雪白整潔的榴齒，笑道：「我當是誰呢！原來是林先生，畫的真好！」說完又細看了看疏竹，見他穿了件白帆布褲子，足上穿雙橡皮網球鞋，上身穿一件翻領短袖襯衫，比像上略微瘦些，精神也略遜一點，只是外表却整潔的多了，那一付寒光閃閃的俊目，還是不改當年的英銳，可憐元音怯弱的心，真有點不敢逼視，她想：「林先生的美麗的眼睛，真是世間少見，竟沒有適當的名詞，可以形容那一雙英銳的俊目了。」正想的出神忽然慧心一動，思忖道：「昔日專諸刺王遼，用魚腹藏劍，至遼王台前，猛將匕首抽出，那稀世寶貝，將要完成一件最偉大的工作，由魚腹內鑽出，尖兒上那一縷寒光，一定是神彩驚人，和林先生的目光，或有點兒神似吧！」元音正作着非非遐思，疏竹道，「這像是一位習藝術的朋友畫的，都說很不錯，那位朋友亦引爲得意作品，這正好像一個不值半文錢的破廟，由好攝影家照來，也是最藝術的景緻了！」元音道：「林先生太客氣了，那一雙……」說到這裏，忙停住不說，頭兒往下一低，心兒早怦怦的跳了起來，那柔軟的黑髮，最會了解主人的密意，齊齊的垂了下來，遮住了怪難爲情的嬌羞！疏竹也體會到伊有點自慚失言，忙道：「你的數學學的很不少了，考大學足夠用，再把旁的功課預備一下，我給你弄張文憑，今年很可以試一試，跳一年住大學的，不在少數，你願意不願意？」元音這才抬起頭來，笑道：「我也有這個意思，就怕自己的程度太差！」疏竹道：「試試沒關係，放了暑假，多預備幾天，就滿可以！」說完看了看錶，已經交四點鐘了，笑道，「咱們走吧！先到學校繞一繞，再到球場，差不多就要賽了，」元音掠了掠柔髮，站了起來，疏竹穿了件西式上

身，從牆上取下網球拍子，戴了個小白帽，一塊出了北舍，到理學院的各系試驗室，講室，約略參看了一回，到了球場，已站了不少同學，一連四個場子，都有人佔着打球，大家見疏竹來了，都笑着招呼，又見他身後跟着位秀麗女郎，初還不以為意，因為疏竹向來沒有女朋友，大家都知道，後來見兩人談笑自若，同學們不免暗吃一驚，有些便竊議道：「沒見過老林談這個調調兒，不想真是一鳴驚人，這個小情人兒，真够漂亮的，那一份溫柔沉默的氣派，咱門的花王恐怕亦自愧弗如！」這時全場人的視線，全集中在二人身上，元音還不覺怎樣，疏竹倒真有點難為情，因為在場的人，大半都認識，俏皮點的同學，早對他擠眉弄眼，正窘的沒辦法，忽見東邊的兩個場子，都一齊空出，評判員已升坐，選手們都上場了，疏竹對元音笑道：「獻獻醜去！」說完把西服上身脫了下來，預備往地上放，元音忙道：「地下很髒，我拿着吧！」說着接了過來，掛在皓腕上，說也奇怪，一個美人的美，不管怎樣的姿勢，不只抹殺不了她的美點，有時反而增加起來，元音把件西服，隨便放在腕上，那渾闊的胳膊灣兒，架着這件輕俏的衣服，站在一片平油油的廣場上，風兒一吹，那一束散絲般的黑髮也隨着颺動起來，亂飛在豐的頰上，竟有說不出的美妙，疏竹飛跑到場上，橡皮底兒踏在黃土地上，拍拍的一陣響，每響一下，元音嬌弱的心兒便不自由的跳動一下，那脉脉含情的眸子，隨着疏竹，一步轉一步，把他送到了場心！評判員喊了聲預備，比賽開始了，疏竹的球技，向來是以柔克剛法，輕意不打沒把握的球，不想今天的對手太硬，他近來又不常練習，精神又太壞，打了兩三個蓋姆，便覺呼吸急促的很，但是，疏竹一向好勝心太切，不肯輕意示弱，有好多球勢來的非常兇險，大家都替他擔心，以為總接不過去了，他却能努力

掙扎，化險爲夷，這樣一來，同學們的拍掌聲，便春雷似的響了起來，都又偷偷後瞰元音，料想伊心中不曉的有多麼歡喜！元音在羣衆之前，非常大氣，決不帶半點羞澀，那一份女性特有的尊嚴，只覺其偉大超脫，令人不敢作絲毫遐思，過了一會，第一個「賽特」已完，應該休息了，疏竹出汗太多，口渴難當，跑到自來水管前，喝了一氣涼水，元音看的清楚，芳心突突，着實替疏竹擔憂！只是在羣衆之前，又不便有所表示，疏竹喝完，走了過來喘虎虎的，擦着汗道：「今天精精太壞，怕要輸，」元音把眉尖一蹙，十分誠懇的道：「精神不好，不用打了吧；輸贏有什麼關係呢！」疏竹道：「不要緊，輸贏倒沒大關係，不過按規矩，總是賽完好一點！」說完忽聽銀笛一響，又要賽了，這回易地而戰，同學們助興的越聚越多！每來幾個，那先來的便迎了上去，笑着用手指道：「你們看啊！替老林拿衣服的，那就是他的「拉麗兒」！小密斯長的够漂亮吧！」本來同時兩個場子賽，大家見疏竹居然帶着愛人，並且愛人替拿衣服，這一個風光，也就很够瞧的了！因此都圍在這邊場子上，疏竹經大家格外捧場，自然特別賣力，同學們見他有點心慌了，精神好像接不上來，都狂喊着：「老林！加油啊！」可惜他已精疲力竭，實在無油可加了，越咬住牙賣勁兒對付，越覺着呼吸急促，衣服已完全濕透了，眼內金花亂拚，耳朵裏也亂響起來，實在支持不住了，竟連着大敗下來，好容易終了場，幾乎喘不過氣來，這時大家都擁上前來，將他圍了個水洩不通，都抱怨道：「本來可以贏的，爲什麼功虧一簣，再也不振作了！」有的取笑道：「老林，太不給「小拉麗兒」露臉了，人家替你拿了半天衣服，麼怎好意思輸呢！」疏竹只苦笑着點頭，也顧不得說什麼，走到元音身旁，把衣服接過來，搖了搖頭，喘着氣道：「早知道這，樣怎麼也不賽

了！」元音笑道：「勝敗是常事，何必太較真了呢，看你喘成個什麼樣子！趕快回去休息會兒吧！」說着同回到北舍，疏竹勉強把元音送走，伊臨走時還再三的囑咐道：「林先生，你早點安息吧！我的功課，您不用操心了！暫時可以不用補習！」疏竹道：「今天大約不能去了，明天總可以去的！」送罷元音回到屋子裏，那床舖好像一塊大磁石，疏竹好像一塊鐵，一下倒在床上，再沒有動，——直到了宿舍裏，打十點的梆子，大士和小奎閑坐來了，小奎在門外喊道：「疏竹，好漂亮的小愛人兒……」話未說完，一進屋見疏竹臥在床上，臉色好像一張白紙，臉皮上蒙了一層油汗，賽完球的濕衣服還沒有換，嘴裏低聲呻吟着！二人大吃一驚，大士忙走到床前，低聲道：「方才還好好的，怎麼一下弄成這樣子！」疏竹只點了點頭，伸出手來讓他們坐，什麼話也沒有說，小奎道：「一定是賽球疲勞過度，靜心休息一下，自會好的！」疏竹苦笑這：「我正悶的利害，你們坐下吧！」小奎道：「你那裏有乾衣服，給你取出來換換！」大士也道：「濕衣服裹在身上，那可不是鬧着玩的，」疏竹少氣無力的道：「我懶得動！」小奎不容分說，知道床下有個衣箱子，拉出來翻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出兩件襯衣，疏竹只得坐起來，把衣服換好，又躺了回去，大士道：「你吃飯了沒有？」疏竹搖了搖頭道：「肚子裏直惡心，什麼也不想吃！」大士道：「昨天上課，我就說你神色不好，自己精神既然不合適，就不該賽！」小奎笑道：「快不要提那些話，已經賽過了，說也無益！」說着坐在床沿，拉住疏竹的手，又笑道：「疏竹，我說近來總不見你的面，有時遇在一起，也只三言五語，身上收拾的纖塵不染，好漂亮啦！原來又墜入情網了！」疏竹笑道：「這句話，未免有點言重了，我已經是結過婚的人，還配談那些事嗎？再者，我和葉女士：

「小奎道：那個葉女士？疏竹道：就是方才球場上替我拿衣服的，你還不知道嗎？」大士笑道：「你一向裝的挺老實，隻字未提，我們怎會知道呢！」疏竹道：「就是她，我們只在師生的立場上，比較感情好一點，別的話實在談不到！」小奎笑道，「原來葉小姐是令徒，我是那裏知道哇！」大士道：「令徒不令徒，倒沒大關係，只是，疏竹自己感情太重，況且男女間的事情，那有個定則，結過婚再談戀愛者，大有人在，因為大多數都是受情感的支配，一切利害全不顧了！就依你賽球來論，開學到現在，沒見你動過一次拍子，整天奔波的挺忙，我昨天還和小奎說，你這次一定不參加了，不想今天去一看，你已經賽上了，心裏好生悶納，後來聽同學們傳言，站在那裏拿衣服的，是你之愛人，這一下才恍然大悟！你突然加入，當然爲的是她了！疲乏到這一步，亦在所不惜，這不全是個「情」字在作祟嗎？有這種精神，固然不能說壞，不過凡事要權其輕重，不要一味的衝動，否則，將來要吃大虧，」這幾句話，正中在疏竹的隱痛上，他自己何常不清楚，這樣下去，一定難有好結果，只是不忍心擺脫，自己仔細一想，再一回味大士的話，不由的心酸起來，眼珠兒一潤，滾滾的淚水，早奪眶而出！忙把身一翻，面沖了床裏！小奎忙道：「疏竹，些許小事，何必這樣傷感！自己的精神不好，心裏寬暢點才好！」說完又道：「我問你，這兩天見問松來沒有？」大士因自己的一席話，打動疏竹的衷腸，頗有點懊悔，也過來湊趣道：「疏竹，咱們再讓小奎發段妙論吧！」疏竹果然轉過身來，眼圈紅紅的對小奎強笑道：「我時常是這樣，沒有什麼！你說問松嗎？我前天見過一次！」說完又笑道：「真的小奎再來一段兒，你說的話，乍聽好像各別一點，若細回味起來，却是入骨三分的箴言！」小奎笑道：「我那些話荒繆絕倫，不足登大雅之

堂還是藏拙點兒好！」大士笑道：「今天偏又文縷縷的，聽得人酸涎欲滴！」小奎道：「世俗所拘，不得不如此，這個年頭兒，盡說老實話，都說我有精神病，我有什麼辦法，得模糊時且模糊，你們不要把我的話，全當作開心玩意兒——」疏竹笑道：「你真不可捉摸，有時大發妙論，說的千奇百怪，誰也想不到，如今却又這樣老成練達，簡直是一個久慣風塵的談吐了！」小奎道：「沒辦法，人家一夜摟着五六個美人兒睡覺，連半個也摸不着！你評評這個理！」大士笑道：「又來了不是小奎的好話真多！」小奎瞪了大士一眼說道：「不高興不要聽，老子們不是沖你講！」小奎的脾氣上來，見不得旁人和他打岔！疏竹笑道：「你們二位，真是梁山泊的好漢，越打越親熱！」大士抱怨道：「和他這種不講理的人住在一塊。有什麼法子！」小奎也不理會他說什麼，早又笑道：「疏竹，怎麼辦？解決不了性慾！你病好了，咱們一塊上八大胡同好不好？」疏竹笑道：「好吧！」小奎道：「睡一夜多少錢？」疏竹笑道：「一開口就要睡覺，沒有那麼簡單！」大士道：「小奎把什麼事，都看的太隨便了！」小奎笑道：「像你這樣說起來，逛窯子還要修身養性，齋戒沐浴，才敢一試嗎？」說着又向疏竹道：「那裏有漂亮的沒有？」疏竹笑道：「你把我當萬能博士了，你見我多會兒去過那些地方！我怎麼會知道呢！」小奎跳起來道：「不成！你有愛人，不給我介紹，讓你領我睡覺去，你也不！」又瞅了疏竹一眼笑道：「那我要和你平分春色呢！」大士聽着太不像話，忙道：「小奎，你說話也該有點分寸！」疏竹忙笑道：「沒關係，不過開玩笑能咧！」小奎也笑道：「對不住，太莽壯了！」真是清談忘昏曉，時候已經不早了，大士忙道：「我們走了，你靜靜的休息吧！」疏竹欠身笑道：「不送了！」二人走出來，找見侍候疏竹的校役，



大士吩咐道：「林先生有點病，你多照應點，決不能虧負了你！」那差役陪忙笑道：「還用二位吩咐嗎！林先生待我們有多麼寬厚，您放心吧！」二人回了南舍，各自安息不題！疏竹次日醒了，已是日上三杆，足足的睡了一夜，神志十分清爽，但是，精神還不見好，反而越困倦了，混身軟綿綿的，怎麼也提不起來，差役鑷聲鑷足的走了進來，見疏竹眼睛睜開了，忙低聲道：「林先生，給您打臉水吧！」疏竹點了點頭，心想：「許多病人，都是心理作用，身上倦怠一點，便不想再動了，這樣不動下去，沒有病也會養出病來，還是掙扎起來好！」于是強打精神，起來洗了洗臉，坐在椅子上，腦袋裏昏昏的漲痛！叫差役給女校打了個電話，請了一天假，又給問松夫妻去了個電話，自己一人悶的難過，想讓他們來坐坐！快到吃午飯了，大士又跑了來，笑道：「今天怎麼樣？疏竹道：「腦子裏比昨天清快了！只是精神還十分不振，方才勉強在椅子上坐了會，不想竟出了一身虛汗：：大士道：多躺一會吧！出汗那是身體太虛弱，不要性急！」說着見疏竹頻頻地咳嗽，聲音非常細弱，忙把痰盂放在床上，疏竹忙道：「讓差役取吧！大士正色道：疏竹，你不要太多心，我們千里作客，漂泊無依，就憑的一二知己！平時說兩句客氣話，滿沒關係，到了這個時候，如果再客氣起來，那就沒意義了！疏竹見大士直言無隱，句句出之肺腑，心裏感激的幾乎流下淚來，不覺悽然道：「大士，你說怪不怪，我這人優柔寡斷，姑息存心，可以說是一無所取，居然也交下了幾個肝胆照大的朋友，也就死無遺憾了！」大士忙道：「快不要胡說了，人還有不害病的嗎？那有害一點小病，就要說死說活的！說完又道：「你打昨晚到現在沒吃一點東西，你想想：喜歡吃什麼？好叫他們弄去！多少吃點兒精神總要好些！」疏竹點了點頭道：「你揀好消

化的，叫他們作好送來！」大士出去吩咐了一回，不多時，差役早已端來了，兩盃小米稀粥，一碟兒鹹菜，四五片烤饅頭；大士陪着疏竹吃完，他因為還有功課，告辭出來，回了南舍，大士把疏竹的情況，原原本本的說了一回。小奎道：「我以為休息一夜，總要好的，這樣看起來，真是病人了！」大士道：「我還有課，待會兒你再伴伴他去，一個人怪可憐的！大士說完，夾着書本上學校去了！小奎正巧有點閑事，一直到四點多，才空出身子，趕快到了北舍，到疏竹的屋門外，聽見有人說話，進來一看，早笑着道：「問松！好久沒見了，」問松坐在疏竹床沿，忙站起來拉住小奎的手，笑道：「我正想待會兒看你去！」兩人又寒暄了幾句，小奎坐在籐椅上，看了疏竹一眼：笑道：「覺着比昨天如何？」疏竹道：「也不覺怎麼，就是混身無力，好像沒有骨頭了，」小奎笑道：「看你今天的臉色，倒正正規規的像個病人了！」問松道：「剛兩天沒見面，一下病成這個樣子！近來時疫很利害，我看不如搬到醫院住幾天：」小奎也說道：「你又咳嗽的利害，身子太虛弱，病菌最容易乘虛而入，在學校裏萬一有個遲誤，後悔也遲了，還是住醫院好一點！」疏竹苦笑道：「你們看的太嚴重了，其實病害在我身上，我還不覺得嗎，住醫院也沒有大效果！」小奎笑道：「你這話全錯了，病雖在你身上，但是，趕快治，這又不是作下不體面的事，怕人笑話，人家有了過，還要改，我們有了病，爲什麼不治呢！」兩人又苦勸了一番，疏竹才應允了，定好明天清早，搬到醫院去。剛商量好，號房送來一封信，放在疏竹面前，那封面上幾條纖細的筆跡，給了疏竹個很大刺激，心裏一陣酸痛，再也遏止不住，問松見他神色不對，忙問道：「誰寄來的？」疏竹雙手戰戰的把發信處給問松一看，問松已經明白，心想「這分明是疏竹的女人閨中

寄來的，他們平時的感情很好，現在疏竹看了，一定心裏很難過！」忙道：「我看你不用看了！左不過些家常話罷咧！疏竹聲音顫顫的說道：「這樣我已經够抱愧了，再要是不看，那我真成了罪人了！」說着抽出信紙，上面寫的是：

「疏哥：好久不見你的信，真悶的人難過，我不能常寫信，是我的大錯處，我自己承認的！你不是又嫌我不寫信，惱了我吧！請你格外體諒，我寫信不如你快，又不如你方便，家裏的零碎事情很多，全要我一人去料理：：」正看着，忽然門子開了，進來一人，疏竹看見，忙把信掖在枕下，嚇得心裏突突的亂跳起來，畢竟進來的是誰？下回交代。

## 第六回 有心人嬌贈鮮花禮 老鄉愚午夜叩朱門

却說疏竹正展讀千里外的嬌妻寄來的信息，心裏非常抱愧，正看的入神，忽然門兒開了。疏竹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正是元音，忙把信擡在枕下，心裏還兀自跳個不住，忙把身子欠了欠，想要坐起來，問松，小奎也都站了起來。元音忙道：「林先生，請躺着吧！」疏竹聽了回去，自己真是做賊心虛，深恐這封信讓元音看出破綻，又見元音談笑自若，毫不介意，這才放心了！給他們介紹過了。疏竹又笑道：「這二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元音，不許客氣了，坐下吧！」這時小奎又找了個凳子坐下，空出籐椅子，請元音坐了，又送過一杯開水。元音忙欠身笑道：「謝謝，汪先生！」說着對疏竹道：「我今天上課去。見貼着林先生請假的條兒，心裏非常納悶，林先生向例不請假的，這一定是昨天賽球太疲乏了，精神還沒有

好，趕快來看吧！」疏竹道：「這麼遠的路兒，讓你跑來，我心裏實在不安的很，」元音道，「沒有關係，林先生，您別多心，」問松笑道，「你就是太愛操閒心，一點小事，也常掛在心上，以後什麼也不要惦記，最好學佛家的那句「放下一切！」就好的多了，」疏竹看了元音一眼，笑道，「那我乾脆當了和尚吧，」小奎笑道，「那怎麼使得，您想，」說的元音臉兒通紅起來，又坐了一會，小奎有事先走了一步，問松看天氣不早，也站起來笑道，「我給你接洽病房去，明天一準搬，」疏竹只笑着點了點頭！問松去了，元音問道，「林先生要住醫院嗎？那好極了！我明天上醫院看你去！」疏竹笑道：「其實我不願意住，這麼點小病，不值得住醫院！」說的元音撲哧的笑了，用手卷掩住嘴兒笑道，「林先生說話真好玩，住醫院還有值不值？反正有了病就該住，憑這點，足見林先生是太多心了。」說完又站起來笑道，「我本來順便看看林先生，不能多坐，怕回晚了，我媽不願意，我回去了，林先生，你好好的養息吧，」疏竹自不便強留，元音拉開門了，走出去，又扭回臉來笑道，「林先生，我回去了，」說着輕輕的把門閉好，出了北舍，一直回了家，老趙正灑着座兒預備開飯，葉太太從裏屋走出來笑道，「元音，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元音把旗袍兒脫下來，往椅子一扔，皺了眉道，「林先生病了，」葉太太忙道，「怎麼好好兒的會病了，該看看人家才對，」元音道：「我才去過了，」說完四面看了一下，又道：「筠兒呢？」葉太太道：「才還在這兒，她說要到門口等姊姊去，沒看見她嗎？」正說着，元音早跑回來了，撲在姊姊懷裏，母女三人，坐下吃飯，元音跪在椅子上，拿筷子在菜碟裏，推來推去，盡揀自己喜歡的吃，元音笑着對媽媽道：「把你們筠兒嬌養的一點兒規矩都沒有，要有客人，不怕人家笑話嗎

？」葉太太撫着元筠的柔髮笑道：「再不許那樣了，筠，聽見了沒有？以後要乖乖的，媽媽才疼你呢，」說完又道，「你記得那天搶着吃肉，林先生不是笑話你嗎？」元。笑着回過小臉兒，看了看媽媽，問道：「林先生怎麼還不來？」葉太太笑道「就惦着林先生，把你給了林先生吧，」回頭又對元音道：「林先生給你教書，也快半年了，什麼東西也沒送人家，時常還托人家辦事，現在病了，應該買點東西瞧瞧才好，」元音道：「我也那麼說，只是想不起買什麼好，」葉太太道：「那還有怎麼細想，左不過吃食東西，」元音吃完飯，王媽早送來嗽口水，葉太太道：「你今天吃的少吧？不是身上不舒服嗎？」元音吐出嗽口水，笑道：「媽媽一見我吃的少，就是不舒服，我有點心煩，不想吃，」葉太太吃完，拉過一把椅子，坐下道：「王媽，大小姐沒有吃，你留一盃米飯，等他睡覺時，餓了再炒的吃吧，」王媽答應了一聲，收了一盃飯，放在牆角的一個冰箱裏，元音伸了個懶腰，說道：「媽媽，我今不作功課了，」葉太太道：「我早說不用了，燈下看書，最傷眼睛，一個姑娘家，把眼近視了，戴上眼鏡，再寒蠢沒有！」元音笑道：「媽媽總說那些話？先生吩咐下的功課，能不做嗎？」葉太太見元音沒有往常精神，因說道：「什麼也不用說了，早點覺睡吧，」說着站起來吩咐王媽道：「收拾完吃飯的棹兒，記得把院子裏的燈擰滅；回頭把外間的燈也息了。」說着拉着元音的手回了裏屋，元音跪在椅子上，拿了支毛筆，畫小人兒，元音躺在床上，閉上眼睛，好像是睡着了。元筠畫了一會，畫下兩個大頭小人兒，下了椅子，要讓姐姐看去，走到床前，見元音假睡着，偷把小嘴湊在耳朵上，高高的喊了一聲「嘿，」元音沒提防，吃了一驚，怒道，「討厭，媽媽快看你們筠兒，我們睡的好好的……」元筠早蹲在

地上格格的笑了起來。那一陣天真的哄笑，任你有天大的氣忿，也全拋到九霄雲外了，葉太太忙把元筠拉在懷裏，用指頭拭她臉上的墨，笑道，「乖乖再不許淘氣了，畫小孩，誰教你畫的臉上也是墨？」元筠只管笑着不作聲。元音睡在床上，又沉思了一會，問媽媽道：「到底給林先生買點什麼好？」葉太太笑道：「隨你吧，媽媽給你錢，你自己買去吧，林先生那人倒是實在好，對咱家多麼熱忱，自你爸爸死了後，你們又都是女孩子，沒一個男人，你叔父們又沒長着好心，能有林先生那個男子在咱家裏有多好。早晚也有個照應，你大哥要活着也有林先生那麼大了……」葉太太提到死去的孩子，便是一陣心酸。幸有元音在旁，百般勸慰。母女們一夕無話。次日元音起床，向媽媽取了五塊錢，預備買探病的禮物。先到學校，上了四堂課，午後給北舍去了個電話，知疏竹一清早就搬到靠近東安市場的一家醫院。又上了兩堂課，元音心裏亂紛紛的，再也聽不下去「究竟該買什麼？」的問題，從昨晚想到現在，還是不得要領。好容易盼到下課。心想：「先到市場，那兒各色各樣的東西都有。」正乘車到了市場，也無心領略一切，到一家西式點心舖，看了半天，沒有一樣中意的，一股油膩味，令人欲嘔，元音正愁的沒主意，忽見對面是個花園，那鮮艷的花朵，在微風中搖拽，好像笑着向她招手，不覺慧心一動，心裏喜歡道：「病室最宜清靜，何不買一束鮮花，放在臨床的几上？」林先生愛美的思念極深，睜開眼看見這秀娟的花兒，一定再喜歡沒有了，「越想越有理，忙跑了過去，檢好看的，各色各樣，扎成了兩大束。賣花人極具匠心，配置的非常得體，真是嬌豔欲滴，香氣襲人。元音滿心歡喜，用兩張大麻紙包好了。走出市場，拐個灣兒就是病院，元音走了進去，一直上了樓，由看護婦領進病房，疏竹正仰面躺着，閉目養神

，睜開眼，見元音進來，身子略歪了歪，笑道：「今天好多了！」元音見他臉上，果然有點光潤了，確比昨天好的多，忙坐在一個白漆椅子上，笑道：「還是住醫院好吧？一進院就減輕了多少！」說着疏竹也微笑起來！元音把兩束鮮花，放在茶几上慢慢的把紙去了，笑道：「我媽說，林先生病了，本想親自來，因為家裏事忙，抽不開身，教我買些點心送來！我覺得點心太俗氣，林先生喜歡清靜，又在病中，送一束鮮花放在案頭，倒還有個意思，」疏竹看時，都是最精緻不過的花兒，放在小屋子裏，越顯的清香馥郁，襯上病房的潔白，真如月射寒江，令人觀之神爽，忙笑道：「這花兒買的實在好，只是你母親太多心了，我這還算病嗎？」說着招呼看護婦，送來兩個舊藥瓶子，元音到洗臉的自來水管前，沖洗了個乾淨，又都放了半瓶水，把花兒插好，放在窗檯上，正冲着太陽，那花兒都抖擻精神，好像一片一片的立了起來，看護婦見元音佈置的非常是味兒，因笑道：「這位小姐真聰明，」說着拉了元音的手，向窗外的曬台走了幾步，回頭看了一下，低聲笑道：「那是你的什麼人？」說的元音粉臉兒通紅，柔媚姣俏，越發動人憐愛，看護婦見伊不答，又笑道：「你這個愛人兒才好人性呢，」疏竹目送他們走到那裏，見看護婦鬼鬼祟祟的說了兩句話，元音早羞答答不敢把頭抬了，正自納悶，那看護婦已由曬台走向別處走了，元音返回身來，臉兒上殘紅未退，只把這妙曼的眸子，睜着疏竹，那一付嬌憨樣兒，真是「可心會而不可語達了！疏竹心想：「元音送來的花兒，雖給岑寂的病房，添了許多生趣！沒想到伊本身，嬌娜娉婷的站在那兒，縱有幾百萬朵鮮花也比不了，花兒雖美，只是靜的美，一個天真憨頑的少女，真好像「子龍一身都是胆」伊却是「一身都是情，」那眉尖眼角，微末之處，不只有說

不出的美妙，還有最偉大的熱情充溢着！」又想到：人常說「英雄難逃美人關，」連大英雄還無法擺脫，何況自己是俗而又俗，俗不可耐的人呢！算了罷！人生百年不過一死，我今得一紅粉知己，也就死而無憾了！」元音見疏竹出神笑道：「林先生，你想什麼？」疏竹忙定了定神，見茶几上放着報紙笑道：「沒想什麼，你把報紙拿來我看看，」元音取過來，送到床畔，站在疏竹身旁，兩人相視一笑，疏竹伸出手來，正想握住元音的手，忽聽門外一陣高跟鞋的聲音，又聽着停住了腳，問道：「林先生是這個病房嗎？」兩人都嚇了一跳，元音正退後兩步，門兒已經開了，看時，走進一個身材適中的少婦，鵝且臉兒，長的很豐滿，穿着件紅花綢襖袍兒，足登一雙紫綠相間的花漆高跟皮鞋，肉色絲襪子，提的高高的一直隱在杖子裏，却看不見褲腳，打扮的很够入時，腋下夾一個花漆的皮夾，一望而知是位貴族少婦！疏竹笑道：「棣華，請坐，我這點似是而非的小病，勞你遠道來看，真是不敢當的很，」元音見疏竹叫她「棣華」，才知是那位唐問松的太太，忙笑着點了點頭，棣華也笑着看了元音一眼，對疏竹道：「再客氣呀，我看你還有多少客氣話，一古腦兒都說出來，省得以後見了面，酸得溜溜的又來一套」疏竹笑道：「請坐，以後免去客氣，還不好嗎？」說完又笑道：「你們二位還不認識吧？我給你們介紹一下，」棣華和元音都忙站了起來，疏竹瞅了瞅元音，指着棣華道：「這是女子藝術大學高才生，韓棣華女士，換句話說，也是問松先生的夫人唐太太！」棣華笑道：「少說點吧，看你這囉裏囉嗦的！」疏竹又對棣華道：「這是葉元音葉女士！」兩人又笑着點了點頭，棣華見元音通身的氣派，果然是不俗，長的十分大方！又笑問道：「葉小姐幾年級了？」元音笑道：「高中二年！」棣華笑道：聽說葉小姐的功課非



常好，人性也特別和拗，今日一見，真是千真萬確！」元音道：「好什麼？」一點也不好！」疏竹忍不住笑道：「你們倆也不要這樣客氣了，都不是外人，以後在一塊兒的日子很多，儘這樣應酬下去，可不逼屈死人，你們都直稱名字好了，」說的都笑了起來。年青子女在一起，最容易相熟，兩人談了一會，非常投機，棣華走到窗前，看見那兩束鮮花，驚笑道：「噲，這花真不錯呀，是醫院預備的嗎？」疏竹滿面堆下笑來，答道：「不是，剛才元音送來的。」棣華看了看元音，笑道：「我說開醫院的，一向都是死心眼兒，不會這樣知趣的。」又對元音道：「買的真好！」元音用手兒掠了掠鬢髮，沒有說什麼，只憨笑着。疏竹怕元音難爲情，忙用話岔開道：「元音，你們多會兒考呢？」元音道：「麼有多半月！」疏竹又對棣華道：「你看我住一禮拜，就可以出院了吧？」棣華道：「問松早晨送你來時，聽大夫說，也許多養幾天才行，一禮拜怕不成！」梳竹着急道：「那怎麼行我還有許多事，實在沒有養病的工夫了！」說的兩人都笑了起來，棣華笑道：「好我的林先生，害病可不由人。你說沒功夫，就能不病了嗎？」疏竹笑道：「我實在着急的利害！」棣華道：「急也沒有法子，誰讓你要賽球？」這樣說笑着，時候已不早了元音和棣華一塊出了病房，在院門分手。棣華上了洋車，老劉把遮塵土的白布簾兒掛好，提起把來，一陣風似的回了瓦匠胡同，問松已經下學回來，一見棣華，忙笑道：「你看疏竹的病勢怎麼樣？」棣華道：「我看不要緊，精神怪好的，就是臉色過分蒼白，說話時尾音太弱，這樣不大好，」說着李媽送過拖鞋，問松笑道：「就那兩樣，也就不少了，還要多少？醫生說是癆病，你不看他平時愛咳嗽嗎？幸喜還在初期，治起來，當然還很容易，不過可得加意休養才成，不然弄得利害了就難辦了，」棣

華換好拖鞋；又喚了件家常衣服，笑道：「那位葉小姐長的真好，有多麼腴腆，竟不像個生在城市中的女子，」問松笑道：「我昨天說好你還不信，現在也承認了，」說着拿出一封信，送給棣華道：「你看又給我們添麻煩了。」棣華看時，原來是打老家寄來的，信上說：有位本家土財主，論起輩數來，還是問松的族祖呢，家裏很有錢，只是勤苦一生，從沒有見多大世面，久震故都之名，想來看看金鑾殿，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咬着牙，花錢也任命啦，想來遊玩幾天，托問松夫妻招護一下，」棣華看完道：「信上寫着今晚就要來，住的房倒現成，你該上車站接才對，」問松道：「想不接也不成啦，你叫王升把客廳收拾收拾其實這位爺，我只十一二歲時，見過一兩次面，如今事隔多年，到車站也怕不認識，」棣華道：「一定有人伴着來，伴的人該許認識！」問松笑道，「你不清楚這位爺，」笑話多的很！那裏捨的用人送，要那樣不是又多花一份兒路費嗎？」夫妻倆計議了半天，問松趕十一點通車，到了車站，不多一刻，車已開到了，前前後後，找了半天，沒有一個類似的，忙又跑到月台柵欄門口等着，心想這總該錯不過吧！不料旅客都走盡了，還是沒有！心裏思忖道：「也許今天沒有動身？面貌記不清，倒也能了！不過，村鄉裏來的人，一看打扮，不會有錯的！竟連那樣一個打扮的人真沒有？」沒奈何，只得敗興而歸，棣華還沒有睡，手裏拿着本閑書，躺在沙發上，強與睡魔掙扎，見問松的神氣，知道是撲了個空，忙站起來笑道：「許是遲起了一天身，明天來也未可知！」問松瞞怨道：「我說怕接不上！」說完坐在椅子上，棣華不便再說什麼，見問松鼓了個嘴，坐在那兒，因笑道：「傻子，睡吧，一點事又放在你心上了？」說着回了臥房，問松也跟了進來，笑道：「不來倒也能了，眼看要考畢業，來了又少

不得陪着玩幾天！」棣華脫了旗袍兒，掛在衣架上，裏邊穿一件外國綢的鬆緊口背心，襯在水綠色的燈光下，十分鮮艷奪目，站在床前，把紅緞袂被往開一揭，鑽了進去，被子的顏色紅艷艷的，拱托着那一付豐潤的臉龐，十分好看，問松坐在床沿上，見棣華對可愛的眸子，撇着自己微笑，斜了斜身子，並頭睡下，忽聽窗外李媽低聲叫道，「少奶奶，少奶奶，」棣華道：「什麼事？」李媽道：「門口有人找大爺呢，問松道：「半夜三更，有什麼人找，你就說都睡下了，明天再來吧！」李媽道：「他不走，是個鄉下人呢！」棣華坐起來道：「一定是你那位爺來了，快起去看看吧？」問松一想：「這倒說不定，」忙起牀來披了件衣服，到外間把燈擰着，開了門，李媽走了進來，王升也在後面跟着，樣兒不高興，揉着眼窩說道：「我們都睡了，門口忽然乒乓的只管敲，開門一看，有個鄉下老兒，背着捲兒鋪蓋，說找大爺，他叫什麼唐金林，還是大爺的老家爺爺呢，」問松忙道：「現在什麼地方？」王升道：「在大門外台階上蹲着呢，」棣華也忙跑了出來，說道：「這就對了，快請到過廳裏，就是少爺上車站沒接着的那位老太爺來了，」王升這才明白，確是主人的親故，自不敢慢待，趕快三步並作兩步，走到門外，陪笑道：「大爺請你進去，唐金林站了起來，從褲帶上揪出一條粗布手巾，把身上的土，略擰了擰。因見王升穿的很整齊，知是個體面的差役，但不知怎樣稱呼才好，想起舊劇南天門裏的雷福，人們都叫老管家，便拱了拱手兒笑道：「謝謝管家！」說完跟着王升進來，見迎面一個水磨磚大照壁，中間掛一個條桌面大小的紅漆牌子，刻着斗大的「平安」二字，十分壯觀。地下放一只大魚缸，四週圍着些仙人掌鐵樹，還有幾樣草花兒，擠在空隙的地方。轉而向西，進了一座小園門兒，綠綠的遮滿了爬山虎，裏面

是一個大院落，鋪着老年的大方磚，東西走廊，通到後院，正面是廳，椽下一盞磨光的百燭大電燈，照的滿院通亮，朱漆漆的四根紅柱落地，金林早看的有點發昏，台階兩端，擺着兩個青花白地瓷的石鼓兒，放着兩盆鮮花，王升早把簾子打起，金林見地下滿鋪着口外的羊毛絨花毯子，心想：「那比自己睡的地方還潔淨幾萬倍，怎麼好走進呢！一忙把鋪蓋捲兒放在廊下，把那雙家做的笨布鞋脫了下來，只穿着襪子走了進去，王升放下簾子，不住想笑，繞着走廊進後院去了，」金林站在地毯上，好像到了皇宮內院，早摸不清東西南北了，牆角立着個紫檀木架坐鏡，照的金林更沒了主意，用袖子擦了擦眼，前後左右，看了半天，認不清那兒是坐的地方，猶疑了半響，見窗下有個小橙兒，上面覆着紅花緞墊子，和鄉下的橙子頗有點彷彿，於是提起腿來，預備過去坐下。不想剛走了兩步，脚下「叮鈴噹啷」的響了起來，不知是什着東西拌了一下，低頭一看，原來是個白銅盆兒，只是缺了個蓋子，擦的錚亮，金林不認識那是痰盂。還以為是桌子上的擺飾，被他碰在地下了，忙取了起來，小心翼翼的放在桌上，心想：「阿彌陀佛，多虧是個銅的，要把那些古瓷玉器推下去，不早碎了麼？這樣想着，早出了一身冷汗，正想在那橙兒上坐，忽見對面的門兒開了，忙又站了起來，見王升先進來站在一旁，又跟進一個粉粧玉琢的哥兒；金林知是問松，早笑着拱起手來，問松忙深深的行了一禮，笑道：「我打一小兒不在家，親戚們沒法走動！」說着見金林仍舊拱着手兒站着，忙道：「老人家到這裏，都是一家人，無須客氣的。」王升忙指着沙發道：「老太爺請這邊坐，金林只得過來。他本不知道那是坐的玩藝，屁股往下一沉，好像掉在綿花堆裏，嚇的跳了起來。問松笑道：慢慢的坐下就好了！金林受了這番教訓，不敢再嘗試了，

忙坐在窗下的凳兒上。問松回頭一看，見書案上擺着個痰盂，心裏好生不悅，沉下臉來，對王升道：「你收拾的屋子嗎？」王升摸不着頭腦，唯唯答道：「是！」問松見他還不清楚，用手指了指，說道：「誰告訴你痰桶往桌子上擺！」王升這才看見，忙取了下來，不敢說什麼，心想：「這屋裏敢是鬧鬼，真正的晦氣！」金林看的明白，待要說是他幹的，見問松不追究了，又嘆了回去，問松笑道：「家裏來了信，說老人家今天來，我才上車站接了一回，不想人多，老人家的面貌也記不清了，所以沒有接上！老人家是怎麼找來的？」說着王升湖來茶，放在金林面前，低聲道：「老太爺請吃茶！」金林忙起來拱手道：「管家請，」問松忍住笑，說道：「他是咱們家的用人，老人家不要客氣，他叫王升，以後直叫他的名字好了。」金林這才坐下，問松低頭一看，見他沒穿鞋，以為在路上丟了，忙吩咐王升道：「你到上房，問少奶奶把我的那雙禮服呢鞋取來，給老太爺穿！」金林忙站起來道：「問我有鞋，在廊下呢。」王升忙到廊下，把那雙一斤重的布鞋，連鋪蓋捲兒一齊拿進來，金林喝了口茶笑道：「你問我怎麼找來的？說起來話長呢，從省城起身，搭了個伴兒，他們告我說，瓦匠胡同，在內城，離車站有十多里路，牽洋車，要三毛大洋哩，我問他們有省錢的法兒沒有，十里二十里的路兒，還用坐車嗎？他們又說：你走走也可以，街上有穿黃衣服的兵，不知道路，問他們全告訴你。下車後，我見天氣挺涼快的，花那冤錢幹嗎，早到了也沒有事，來爲的是頑兒，慢慢的走吧，那個伴兒，又仔細的把方向說了一回，也就躡躡到了。」說完又笑道：「你爸爸弄下這身體面，我也來看看，聽說民國年間，京城的大老爺也走了，紫禁城裏也許進去，借着自己的精神還好，你爸爸又是領兵的，來了也有個照應，」問松笑道：「世事沒個定準，你老人家

辛苦了一輩子也應該出來閑散幾天，給兒孫弄家業，還有個窮盡嗎？人常說：「兒孫自有兒孫福，」老人家看開點吧，」金林道：「你說的很對，我早不替他們操心了！不過，我那點小家業，不能比你爸爸，他一天賺的錢，我一年也賺不了，孩子們多，也是沒大富餘，」說完又嘆了口氣道：「問松，還是念書好，你爸爸弄下這身榮耀，改換門庭，可不容易哩，記得你爺爺在世時，和我挑着擔兒賣菜，要活到現在呢，可憐我那老哥命苦，沒等你爸爸發跡就死了，人都有一定福祿，再不能強求的，」說着王升送來飯食，金林忙道：「我一點也不餓，拿回去吧，說完由懷裏掏出兩個燒餅，笑道：「我還有這個呢！」問松道：「你老人家隨便吃一點，燒餅乾了，讓他們拿下去吃了吧。」王升將點心擺在書案上，金林這才走過去，問松站起來笑道：「時候不早了，你老人家吃完安息吧，說完又指着王升道：「用什麼東西，只管向他要，」說着回了上房，見棣華靠在沙發背睡着了，頭髮遊絲般的散了滿臉，眼兒閉着，變兩胸條灣灣的弧線，香息微微，每一呼吸，那胸前的一對小丘，便微微的聳動，問松看了一會，輕輕的把嘴兒湊在粉頰上，吻了一下，棣華的嬌軀隨着一翻，後事如何？下回交代。

## 第七回 蕙園亭鄉愚談往事 驚妙曲座客讚優伶

却說問松見棣華睡的正香甜，不忍叫醒，輕輕的把嘴兒湊在粉頰上吻了一下，棣華早醒了，手兒在頰上亂揉了兩下，睜眼一看，見是問松，嗔笑道：「知道你不是好東西，問松笑道：「好舒服呀，我招待客人你睡覺，棣華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笑道：「什麼時候了？」

聞松笑道：「乾脆不用睡了，就要天亮。說完又將方才金林老漢的笑話略提了提，因笑道：無怪上車站空跑了一趟，他那個打扮，吾實在沒有想到，和冬天背着籃兒賣大鴨梨的鄉下老頭兒，完全一樣，棣華聽了，笑道：「真的嗎？那倒怪好玩，」說完忙着要到窗外偷看去，問松拉住笑道：「看的日子多着呢，明天我給你正式介紹！」棣華見如此，也就不去了，夫妻倆回了裏屋，上床安寢，次日醒來快十二點了，李媽打來臉水，問松問道：「客人起來了沒有？李媽道，早起來了，在走廊下靠着大紅柱子抽旱煙呢！」棣華在裏屋聽見，忙跑出來道：「快預備開飯，人家鄉下住慣了，天亮起來就要吃飯的！」廚房裏忙亂了一陣，飯已開好，王升先把金林請到飯廳，問松夫婦也來了，棣華給金林行了一禮，又問候了幾句。金林笑着把鬍子摸了摸，對問松道：「這就是你自由結婚的媳婦兒？」一句話說的棣華怪難為情，問松只笑着點了點頭，用話岔開道：「你老人家起來的很早，一定餓了吧？」金林道：「初起來，有點餓，把昨天火車上剩的兩個燒餅吃了，也就當一頓飯了！」大家就座後，金林見牆上有個小櫃兒，王升過去，把櫃門兒一開就取出一碟菜來，又見米飯，饅首，桌子上的菜蔬，全由那裏取出來的，老頭兒好生納悶，心想：「許是預備先放在裏邊的。」繼又一想：「不對，那樣小的個櫃子，怎麼能放下那麼許多。一定是洋人們弄下的玩意兒，」忍不住問問松道：「那個櫃兒裏怎麼會變出飯來呢，」棣華早掩住嘴兒偷笑起來。問松暗拉了她一把，笑道：「這個櫃兒，原通着廚房，那邊廚子把飯弄好一樣一樣的放在裏邊，這裏一開門兒不就取來了嗎，」金林才恍然大悟，摸了摸又黑又光的腦袋瓜，笑道：「這北京城的匠人，到底不一樣，想的真巧妙！」說完伸出筷子到棣華面前的碟子裏，挾了口菜，棣華忙

連碟子推了過去，笑道：「早不知道你老人家來，沒有預備點像樣的菜家常便飯，總要吃飽！」金林笑道：「這飯就很好，家裏過大年也吃不着這麼多的肉，」說着，又看了問松一眼，笑道：「年頭兒過的真快呀，我見你的那會子你剛有這桌子高，不過四五歲吧！腦心裏還梳着個歪小辮子……」棣華早吃吃的笑了起來，問松問道：「你老人家那時正中年吧？」金林笑道：「也不過三十多歲，」吃了口菜，又笑道：「你們都長成大人，就輪到我們老了。問松，聽說你住的大學堂，多會兒念完呢？」棣華又忍不住想笑，問松偷推了她一下，回過頭來說道：「今年就完了，金林道：「念完坐什麼官呀？」問松笑道：「念完也坐不了官，」談笑之間，飯已用完，問松領着金林到前後四五座院裏，繞了一回，金林口中稱讚不絕，最後領到花園，那花園有五六畝大，梨菓樹都有，正面是座花廳，窗戶和欄杆，全用紅綠色彩油出來，十分鮮艷奪目，旁栽兩池牡丹，開的正盛，廊內擺着五七個磁石鼓兒，上面都放着精巧的花兒，還有三四把藤椅子，散在那裏。花廳當中是一轉暖閣，床上鋪張南方出產的軟質涼蓆，兩頭兩個綉花靠枕，中間鋪一條紅花漆布，牀端擺着兩個紫檀木足登兒，問松笑道：「這是我父親去年回京避暑時，抽大烟的地方，」老兒乍舌道：「阿彌陀佛抽大烟還有這個排場！」花廳左邊是間小客廳，斜放着個方桌，是預備打麻將的。花園東牆邊，有一座假山，山前長着兩株垂柳，柳前有一個荷花池，站在山上，微風習習，柳絲拂面，園內的景色，包覽無遺。還有不少的野草開花，不用細述，金林看了一回，嘆惜道：「這一塊園子，放在咱們家鄉，種上菜，每年至少能賺五百塊大洋，」說完又嘆了口氣道：「問松，你是有福氣的，生下來就是享福來了，」問松道：「你老人家創家立業，受了多少辛苦，我這



不過靠着父親現在有點聲勢，眼前不缺衣食，其實還年輕的很哩，將來怎麼樣，誰敢逆料。到後來還怕不如老人家這盤莊稼吃飯的久哩，」金林翻起老眼，坐在個石鼓上笑道：「說別的不敢和人家比，說受苦恐怕誰也比不上，問松，你還不知道爺爺年輕時候的光景呢，」說着露出一付勝利者的笑容，又慢慢地說道：「最初家裏只有二三畝大的菜園子，比這花園小多了。咱們家鄉雨水少，園內只有一個井，當然不够用，要想叫菜長好，非勤灌溉不可，我天一亮起來，整整的澆一天，日日如此，有一年，井邊的石板上，有了個小石窩兒，初還不留意。那天正在提水的空兒，天氣十分熱，出的混身是汗，提起水桶來身子隨着一震，耳際上的一滴汗珠，不歪不斜，正掉在那窩兒裏，」問松乍舌道「你老人家真是世界少有的勤苦人，汗珠兒竟磨穿石片……」老兒又笑道：「這還不算什麼，有一年雨水十分多，街水時常像河似的，那裏邊盡流着髒東西，澆菜特別好。可惜我的菜園在村東，街水却偏流到村西，後來發誓非要把水源導回來不可。白天不能動手，每日深夜，村裏的鷄狗都睡着了，我偷偷地帶一個長工，拿上鐵鍬，把街開的低了，一直每夜不斷，開了整一月，街水果然移過來了。除非不下雨，稍微下一點，各街的水，都聚在我園子裏，到現在快三十年了，每年沾街水的光，不知有多少！」問松聽完，暗思村道：「此老不只檢苦耐勞，作事還真有腦筋，如果生在都市地方，倒是了不得的人物哩！」因驚異道：「你老人家真是有本領的人，無怪在鄉間，弄下那麼大的家業！」又談了一會，一塊出了園門，問松道「你老人家晚間沒有睡好，早點休息休息，明天好出去遊玩！」說完回了上房。夫妻倆也都十分疲乏，沒有出門。次日問松一早起來，見天氣特別好，笑對棣華道：「吃了飯，我想領老頭逛逛去，晚間正巧有

梅蘭芳的戲，也想帶着老頭看看，上了歲數的人，來一踫也不容易呢！」棣華道：「疏竹那裏，整天沒有去了，我想看看他去，你讓王升多買張票，晚間陪你們聽戲去！」吃完了飯，問松帶着金林老頭，到了中山公園，牡丹開的正盛。一畦緊接一畦，婉紫嫣紅，美不勝收，真有點滿園春色鎖不住。老頭更是目不暇接，稱讚了一回，又嘆惜道：「這要把花兒去了，換成菜蔬，能賺不少的錢哩！」問松知道老頭是刻苦成家，所以說話盡在錢上打算。老頭爲賞玩園中的景色，掏出老花鏡來，用手指肚兒擦了擦，戴在眼上，見那些摩登仕女腕兒套着腕兒，使勁往一塊擠，再看女人們穿的衣服，好像蜻蜓翅兒一般，緊緊的束在身上衣襟被風吹起來，那一對寶貝似的大腿全露了出來，老兒不懂的鑑賞曲線美，早看的睛球兒發直，眼內金花亂拚，心想：「這還成個什麼體統！就是夫妻也該相敬如賓才對，那有這樣不顧廉恥的！忍不住去問問松，問松告他說，並不全是夫妻，大半都是朋友呢！老兒驚異道：「男人和女人還交朋友嗎？都年青青的水葱兒似的，乾柴烈火有不着的嗎？」問松聽了，只覺好笑，也不便說什麼來到了來今雨軒，問松把老頭領到茶座兒上，老頭正裝起一袋旱烟，茶房走了過來，一見問松。知是熟主顧，忙笑着招呼，老頭見那茶房穿着雪白的褂子，背頭梳的錚亮，臉兒又白又嫩，胸前掛着個小銅牌子，在太陽光下照的輝耀奪目，真是鬪氣，和問松又那樣斯熟，還以爲是那裏的公子哥兒呢！趕緊把煙袋放在桌上，站了起來，問松忙笑道：「他是這裏的跑堂的不用和他客氣！」說完又笑着對那茶房說了兩句，茶房把茶杯安置好，撇了老頭一眼，偷笑着走了。問松叫來幾樣普通點心，他本來吃不下去，只給自己要了一盤牛肉湯麵，隨便吃了兩口，把盤邊兒一推，不吃了！老兒看的清楚，見還剩了許多肉和麵條兒

，忙說道：「你們吃了半盃，他們不能算一盃的錢吧？」問松笑道：「怎麼不能，剩下的又不能再賣了！當然要算一盃的錢，你就一口不吃，人家也要算的。」老兒乍舌道：「怎麼？剩下的就白扔下嗎？也就過分便宜他們了！我替你吃了吧！」說完把剩下的半盃麵，全倒在他盃裏，端起來就要吃，問松忙道：「你老人家想吃，再叫兩盃好了！」話沒說完，老兒早仰起脖子，全吞下去了！吃完擦了擦嘴道：「這還算的了什麼，剩下的就不能吃了嗎，鄉下生了的饅首還吃呢！」問松亦無可如何，茶房在一旁直偷笑！老兒見吃完了炒麪的盤子裏，剩了一層油花兒，心裏又是一陣可惜，率性也不和問松商量了，忙拿起茶杯茶，把半杯茶倒在盤裏，洗涮了個乾淨，又倒回杯子裏，一齊都喝了，摸了摸鬍子，笑道：「這一盤炒麵用的油，足夠我家裏一月用了！」說完又笑道：「有一年，那時咱們的景況不好，只買了六斤油，連點燈帶過年包餃子，整整的用了一年。不過，這都是古話了，現在可不成了，鄉下也浮華的很！」問松道：「現在一年用多少呢！」老兒略沉思了一下，笑道：「了不得，加多一倍，總約有十二斤油才够一年用呢！」又坐了一會，已經不早了，問松算了賬和老頭回了瓦房胡同。問松進了上房，棣華早回來了，笑道：「疏竹的病好多了，再過兩三天，就許出院，也無怪他着急；眼看到學期考試，又給女學校代課，也該結束的時候了！」問松道：「不過，他那病，總是多養幾天爲妙！」棣華笑道：「元音也在那兒，我今天穿軟底鞋，走起來半點聲音也沒有。我進去的時候，元音正坐在疏竹床畔，呢呢清談，快走到床前了，疏竹才看見，元音忙站了起來，臉兒羞的通紅！」問松笑道：「你專會殺風景，衝散人家的好事！」棣華急辯道：「你就會說風涼話，已經走出來了，怎麼再出來呢！如果那兒有個窗戶，我

由窗外看着，一定不進去了！」吃完晚飯，要看戲去了。棣華到梳粧台前，又略收拾了一下，頭先換了件衣裳，給問松也取出件厚點的夾袍，怕晚間回來着涼。戲園在南城，相離太遠，叫王升打電話叫了輛汽車，不一會門口早唔嚶嚶的響知道車開來了。一齊出了大門，問松讓老頭先上去，老兒爬進去一抬頭，不想正碰在頂兒上，登時腦袋上起了紫色大包。幸而是夜裏，都看不清楚，只聽見悶悶的響了一聲，問松忙問道：「怎麼，碰着了嗎？」老頭一手拖着長烟袋，一手摸着腦門，苦笑道「不要緊，不要緊，」隨後都上來了，問松坐在當中，那邊當然是棣華了，汽車夫站在車門口問道：「您都坐好了？」問松見老兒的手還在外面伸着，忙吩咐等一等，把老兒的手拉回來，笑道：「你老人家不清楚，這汽車門兒閉的非常猛！一不留神，就把手擠壞了！」說完揮車指手，那車夫早已會意，忙用力把車門一閉，不想咯吱的響了一聲，好像壓折了根棍子，老兒早嚇得面無人色，又是痛惜又是懊悔。問松看時，原來拉回老兒的手時，因晚間沒有看清，老兒的烟袋還伸在外面，車夫猛的一閉，把老兒祖傳三輩的一根烏木杆兒的旱烟袋，早折成了兩截，問松一邊叫開車，一邊安慰老兒道：「這兒有出名的烟袋舖，給你換個新的吧，」不多時早馳到戲園，遠遠望着電燈扎成的梅蘭芳三字，又大又亮，光耀奪目，票早已買好，進了裏邊，燈炬輝煌，如同白晝，池子裏早鬧嚷嚷的坐了一片觀客。台上正唱武戲，鑼鼓振天的響，老頭的眼花撩亂，覺得腦袋有柳斗大，重重的壓在脖腔上，那裏還辨出個東西南北，問松領到坐位前，這裏的椅子全是新式的，椅坐上有彈簧，沒人坐時，自己就背起去了，問松先給老兒把座子按下來，笑道：「請坐，請坐，」說完見他坐下去了，忙把手兒抽出，不想老兒坐的太慢，那塊座子，沒東西按着

，早又反過去了，趕到老頭坐下去，却好落了個空，「撲通」，「摔了個屁股頓兒，惹的鄰座都笑了起來，問松無奈，又把他拉起來，好容易才安頓的坐好。棣華低聲道：「早知道這樣，我不來了，儘露土氣，多麼丟人，」問松笑道：「本來初從鄉間來，還有不驚慌失措的嗎？你還沒見白天在公園的笑話呢！真叫人哭笑不得！」說着，台上的武戲已下場，接着是王鳳卿和程繼仙的狀況。頭一場張公道借糧下去，程繼仙去的陳大官上場，那付寒酸落魄的樣兒，將一個浪蕩逍遙的敗家子的末路，形容的維妙維肖！問松把大概劇情對老頭說了一回，老兒忽然領會道：「這就是鄉間唱的陳大官上坟！」問松笑道：「正是。」演到打姪一場，角兒們都抖擻精神，描繪得出神入畫，無懈可擊全場人都靜靜的一點聲音都沒有，真是掉下一根針兒，也能聽的見！王鳳卿唱完那句：「活活打死你這敗家根！」程繼仙跪在那兒，早哭的淚人兒一般，老兒忍不住嘆惜道：「年青青的，早學點好！你叔父也就不打你了！」鄰座都看的入神，忽聽老頭自言自語，都回過頭瞧了一眼，帶着不高興的樣子。棣華低聲對問松道：你不要和他說話了，人家都有點厭煩！問松道：「他自己心和口談話，叫我有什麼法子，」說完看時，已演到末場，清明佳節上坟祭掃，王鳳卿把老年人的舐犢情深，活露無遺！唱完那句：「哭罷了祖先爺站立不穩，」燒完冥紙站了起來，混身發戰，十分吃力，把風燭殘年的老態，完全刻畫出來，老兒又忍不住道：「陳員外開倉放糧，盡做些陰德事兒，不想沒有後代，也是老員外命裏註定的，」問松也不便理會，只好讓他說去，全劇終場後，池子裏又粉亂起來，問松笑道：「你老人家覺着怎麼樣，這齣戲很不錯，」老兒笑道：「不錯是不错，也不過行頭兒新鮮，若論真唱的好，還不行哩，鄉間有個高梁杆兒紅去陳伯宇

，大蒜生去陳大官，那才叫好呢，「棣華聽着，羞點笑的倒在問松懷裏，「原來梅蘭芳自從打外國回來，於唱正劇之先，總要掩旗息鼓，把黃澄澄的緞幕放下來，休息幾分鐘。打手巾把兒的，乘着這個空兒，走了過來，提起一塊熱騰騰的手巾，送在老兒手裏，老兒沒留神，倒嚇了一跳，起拿來擦了一回，那人見老兒不作聲，又送過一塊。老兒以為是這裏的規矩，不擦又怕丟人，連着擦了三五塊，問松才看見，見那人還不斷的讓他擦，快把一把子手巾，老兒一人全擦完了，忙攔住道：「不要了，」說完掏出兩毛角票遞給那人，不想還嫌少，問松罵了兩句，才搭訕着走開，老兒這時才明白了，忙道：「那還要錢嗎？」問松道：「這些地方還有白侍候你的嗎？普通只用一塊，不擦他也不敢說什麼，他見你是鄉下人，故意敲竹槓，這些人最壞不過！」老兒失悔道：「早知道用錢，我一塊也不擦了，清早剛洗了臉，擦什麼勁兒！」說着緞幕啓處，鑼鼓早響了起來，正劇女起解上場，只聽簾內又渾厚又滑稽的喊了一聲「啊哈！」名丑蕭長華扮的崇公道走了出來，台下掌聲如雷，續又一陣哄笑！老兒問道：「梅蘭芳呢？」問松道：「你老人家靜靜的看吧！等一會就出來了！」蕭長華的幾句坐場辭念罷，見那去獄卒的副末角色，喊了聲：「蘇三來走走哇！」這時鷓鴣同喚，都抖起精神來，只聽一聲「苦哇！」又清脆又響亮，那哇字的尾音，真如奇峰突出，響過行雲，台前懸着的四個大電燈，一齊亮了起來，照着那描金綉鳳，巧奪天工的大簾幕，光彩燦灼！十分動人！簾兒猛的一起，那絕世名優，扮着千古名妓，跚跚的走出來。台下的人，恨不得把身上的器官，全不要了都變作些明利無比的眼睛，那嫋嫋的身段兒，只輕輕一移，千百個眼珠子都隨着轉了去，老兒快取下鏡子來，用指頭肚兒擦了擦，又戴上去。看了半天，問問

松道：「那就是梅蘭芳嗎？」問松笑着點了點頭。老兒忍不住又問道：「梅蘭芳出嫁了沒有？」問松忙推了他一把，低聲笑道：「梅蘭芳是男人，你看吧，不要說話了，」演到出了洪錦縣，一段流水板，唱的一字比一字有力，真是鏗鏘悅耳，大珠小珠落玉盤，亦不足形容其妙於萬一。唱完後，玲瓏的身兒跪在那裏，舞台是那麼廣闊，除了崇老伯外，只有這一個弱不勝衣，偏又時乖運蹇的孤苦人兒，越顯的寂寞淒清，一會兒淺黛頻蹙，一會兒柔情似水，崇老伯生性好談諧，兼由名角扮出，更是好語如珠，滑稽突兀，引的觀客，笑口常開，就是那自嗟命苦的佳人，也忍不住粉頸低垂，嫣然一笑，崇老伯說完那句：「到這個結果兒，還惦着他三哥哥哪，」只見蘇三把秋波微斂，那種羞怯怯松樣兒，真是我見可憐，接着就是行路，一個是在古代黑暗官衙混了一輩子的老長解，伴着個小小年紀、飽經風霜的奇女子，一邊走，一邊閒談，蘇三把自己受過的酸辛，和不平，一字一淚的訴了出來：不想崇老伯却是過來人，他看過的冤枉事，誰知有多少！所以替蘇三解釋清楚，那都不算希奇！還是慢慢的走吧！只極清淡的幾個字，把此老滿腹滄桑，全暗不出來，問松看的出神，低聲對棗華道：「今天的戲唱的真好，都是名伶名劇，不同凡響，你看一個墮落女子的遭遇，够多麼可憐！」棗華正看的有趣，只笑着點了點頭，使勁握了下問松的手！問松回頭看老兒時，見低着头睡着了！心想：「睡着也好，少生點是非！」再看時，梅蘭芳正唱那句：「一句話兒錯出唇——」的搖板唱到末一句：「唯那老爹爹你是個大大的好人！」用一對纖纖玉手，一隻撫着老伯的前胸，隻手摸着背心，眼角含情，眉稍蓄意。把娼門的那一套老工架使了出來，老伯何許人，怎動的起這種狐媚神術！」一聲：「啊哈哈……」台下也跟着笑成一片！這時

全劇已成尾聲。散場之後，問松把老兒叫醒，出了院門，坐上汽車，回去時已經夜深！次日一早，問松和棣華都上學去了，老兒一人無聊，想起火車上的伴兒，告他說北京城有個天橋，賣什麼的都有，又非常便宜，最是個好去處。吃罷早飯，王升告訴他去的路兒，出了胡同，搭上二路電車；只遇十幾個子兒，就坐到了。老兒果然照着王升的吩咐，一直去了！晚飯前，問松夫妻下學回來，等着老兒回來開飯，等了半天，還不見回來，問松心想：「他也許在外面吃了！」正叫王升預備着開吧！「見老兒出的滿頭是汗，喘着氣跑回來了，手裏提着兩個大布包子，放在桌上，半響沒說出話來，只是不停的咳聲嘆氣。問松見神色不對，因笑道：「老人家走乏了吧，回來沒有坐車子嗎？」老兒拭着汗，嚔了口氣道：「咳，老了，活到這個年紀，不如死了好！」問松摸不着頭腦，瞧了棣華一眼，棣華也笑着瞅他。老兒又道：「逛完天橋，見得氣還早，就蹣跚着回來吧。坐車要花不少錢哩，走到一條大街上天快黑了，對面走過一個官面上的老爺，跟着護兵，打我身邊錯過去，地下忽然響了聲，好像碎了塊玻璃，那位老爺回頭把我的衣服一揪，說道：「老頭子，走路怎麼不長眼睛，你瞧，我低頭一看，地下掉着付破眼鏡兒，架子是黃澄澄的，才知道方才是那位老爺手裏拿着鏡子，我的眼昏花，沒有看清，對面錯過時，把人家的到地碰下了，」說着又嘆了口氣道：「嘆年老了，一點用處也沒有，幸虧那老爺好性兒，護兵也挺和氣，在一旁勸解着我給你老爺磕了幾個頭，誰讓咱做下錯哩？又賠了五塊錢，」問松那老爺大方，聽說買一個新的要三十多塊錢哩，問松一聽，早知道受騙了。這時飯已開，王升和問松，都坐下吃飯，王升在一旁也聽清了，忍不住笑道：「老太爺，您讓他們騙啦，都是些圈套，用二十子兒買付鏡子，走到你身旁，故意仍



在地上，好賴你幾個錢，北京這地方，什麼騙人花樣沒有，像這樣都有專行，俗名叫：「碰磁兒的，」老太爺出來，自然不清楚，問松見王升的話，和自己猜想的完全一樣，老兒也明白過來，只氣的兩眼發直，漲紫了臉皮，率性不作聲了，問松忙解說道：「五塊錢，不妨事，騙人的玩意兒多的很，久住北京的人還上當，何況你老人家是人地兩疏呢，」問松又說了兩句笑話，「直到吃罷飯，老兒的氣才平息了，棣華見掉上的布包，知道是老兒買回的，因笑道：「這是些什麼」老兒見問到那兩個包子，心裏又覺暢了許多，笑着走過去，先打開一個，笑道：「你兩口子看，這是在天橋賣下的裙子。我大孫女，今年七月出嫁，這算點嫁衣一說着提了起來，是條紅緞繡花的老式兩頁裙子，顏色變成了黑紅，有幾處的絲線，已經掉了下來，不遠不近，還有許多油點子。棣華近前看時，一股惡臭味，直撲過來，忙倒退了兩步，撇出掖下的小手巾，掩住了嘴，心想：「看那樣兒，說不定是盜墓賊，盜來的，」老兒笑道：「這才三塊錢，要在鄉間買，頂少也得十塊大洋，女孩子們長大了，都喜歡個時新！這件裙子拿回去，也就很體面了，」問松陪笑道：「買的再好沒有，讓他們騙去的五塊錢，不也省出來了嗎？」老兒見又提起那五塊錢，不覺嘆惜道：「要不丟那五塊錢，回家又能多買兩大車糞，上在田禾裏，苗兒能長多好，少也能多收一石糧食，」問松指着那個包裹，笑道：「這個裏邊是什麼，還沒有看哩，」老兒把裙子放好，王升在旁，早替他打開了，原來是件羔子皮皮襖，毛子很長，就是微覺亂一點，燈光之下，照的非常好看，棣華過去摸了摸，見毛子還很不錯，心想：「天橋這地方，倒怪的很，好壞東西都有，有了功夫，也去玩玩，」老兒非常得意，笑着說道：「買完裙子，那拿櫃的挺和氣，說還有幾件好皮貨，當鋪

裏買出來的，取出來看時，倒真不錯。我本不打算買，冬天有老羊皮大皮襖，足夠穿了，買這些細緻材料，到那兒去擺呢！不想那掌櫃的太熱忱？自己轉念一想：誰知道還能活幾年，活着受罪，死了還不許穿上好衣服暖暖和和嗎？這樣一橫心，也就買下了！花了十二塊錢，就是有點價錢太貴」問松過去看了看，見還配着個黑湖縐面子，毛子倒不算壞，只是高一叢低一叢的，很不整齊，揉了揉皮板子，覺着太不柔和，總有點和普通皮子異樣，心想：「一定有毛病的，不然那簡直太便宜了，」老兒笑着對王升道：「你是此地人，總是識貨的，你看怎麼樣？」老兒一生，也是精明過常人的人，在鄉下是鄉約地保一流的人物，不在法門寺的劉公道之下。平時高帽子戴慣了，很想叫王升恭維幾句。不想王升笑道：「老太爺買的很興頭，論理我不該說旁的話，恐怕又吃大虧了！這路皮子，都是許多小羊毛，湊在一起，用膏藥黏在一塊洋布上，許多塊連起來，也和皮桶子一樣了。乍看很不錯，穿兩天就全掉沒了，您不看皮桶子那麼硬，這都是膏藥和布片，怎麼會不硬呢！要沒有那個湖縐面子，鬼病就全露了……」問松見說的老兒怪可憐，忙止住王升道：「那有那麼多假的呢！」王升也不敢作聲了！這樣過了幾天，問松忙着預備考畢業，棣華也快學期考試了，又幫着問松抄筆記，也是忙得不可開交！老兒到北平，不覺快半月了，掂記家裏的田禾，不敢再住！問松也不強留，替買好車票，又送了點零星東西。預備搭正午十二鐘的車走。老兒來時，只一個小舖蓋捲兒，現在的景況，卻大不相同，另外裝滿一個柳條箱子，零碎包兒，還不計其數！那舖蓋捲兒說也奇怪，好像七八個月的孕婦，肚子突了出來！剛到十點前後，老兒最是性急，捲着要走！問松無奈，也便依着他，早就早點吧！王升叫來三輛洋車，車夫進來搬行李，有一個抱了

那捲大肚子被窩捲，抱到門口，以爲被子是不怕摔的，往台階上一扔，忽聽「拍」的一聲，分明是打破了瓷器的聲音了，却連半點瓷片也不見！只見被窩捲的肚子縮回去了。這時問松也在台階上站着，王升覺着有點奇怪，忙伸進手去，在那被窩捲裏一摸，摸出個東西來。抬頭看時，早忍不住偷笑起來。要知王升爲何偷笑，且聽下回交代。

## 第八回 感君情益增閨房樂 却歡筵詳述畢業苦

却說王升用手伸入鋪蓋捲裏，摸着一片硬硬的東西，取出來看時，早失笑起來，原來是一塊大磁片。看那花樣，分明是軍長在平時用的那個細磁夜壺，被打碎的片兒。但是，怎麼會跑到金林兒的被窩裏？轉念一想，早已明白了，見問松在那兒瞅了他一眼忙把瓷片又攙進去不敢聲張了！問松也覺着好笑，心想：「這老漢也太眼小，想要什麼東西，說明白好了，要偷，偷點值錢的東西，何若偷一個夜壺呢？」正思索間，老兒早笑嘻嘻的走了出來，拖着根新買的長煙袋，棣華也跟出來了。問松笑道：「我的意思，還是想請老人家多住幾天，我們都太年輕，招待的不好，……」老兒笑道：「這是什麼話，你還是和你祖父一樣，待人分外厚道。不要因爲莊稼忙，你大妹子又要出閣，一定要多住幾天的，」棣華也笑道：「人家回去，等秋收，身子閒了！天氣也涼涼快快的，正好遊玩，再來多住幾天！」老兒只是笑着點頭，也顧不得說什麼了，行李都已放在車上，問松拱手道：「論理我應該上車站去，因爲一兩天就要考，實在不得空，打發王升送你老人家去，他做事也很細心！」回頭又對王升道：「到車站好好的照顧老太爺！」說着老兒同王升都上了洋車，夫妻倆同聲笑道：「回了家都

替我們問好！」說着車已走出幾步，老兒扭回頭，笑嘻嘻的道：「你們快回去吧！」問松夫妻回了上房。過了一兩天，問松開始考畢業，一連考了六七天，作好作歹，幾年大學總算混够了！那日最末試考完回來，身上十分清爽。坐在洋車上，回想起這幾年的大學生活來，不覺失笑道：「自己幼年環境不好，沒有多讀書，不得不走這條捷徑，左不過混個資格，作起事來，有個大學畢業頭銜，總覺光彩點。不過，自己也問心無愧，學校雖然不好，自己總是按着課程走！不能說是毫無所得。……」想來想去，老劉早停住車把，已經到了自己門口，問松走進上房，忽見屋子裏簇然一新，牆上，頂棚上，好像跳舞場似的，掛滿了紅花紙條兒地毯上，桌子椅子上散着些花紙星兒，另外擺了一支長案，放着許多甘鮮菓品，外國糖球兒，五花八門，都是精緻非凡的茶點。問松正摸不着頭腦，棣華早由裏屋蹣跚的走了出來。穿着前天新做好的黑紗白花點的旗袍，週圍鑲着閃光邊兒，頭髮燙成了波浪式，一齊掠在了腦後，脖子裏戴了一串珠子，俏麗的龐兒上略使了點脂粉，真是顧盼生輝，貴華的了不得，見了問松，把纖纖的腰兒一灣，又俊不置的笑道：「問松給您哪賀喜，」問松看見屋內的陳設，已如墮入五里霧中，又見嬌妻打扮得仙子似的，不苟言笑，又給他行了一禮，賀起喜來了，更弄得莫明其妙。趕忙還禮不迭的笑道：「少奶奶今天怎麼這樣興頭，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快請說明」棣華却斂起了笑容，輕輕的咳嗽了一聲，鄭重其事的道：「問松，你今天不是畢業了嗎？從我們倆認識起，一直到了今天，你待我的情義，可以說無微不至，就是上上下下，也沒有一個不疼惜我，不賓服我的，我自小兒是嬌生慣養，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只會在父母跟前要嬌情。常聽人說：世事十分兇險，愛情的味兒終久是苦的，不想，一碰到

我身上，都不適用了，其實我何常不清楚，這些可怕的境遇，並不是看着我太單薄，太孩子氣，不忍心加在我身上。因為世界上有多少可愛的弱女子，都被命運播弄的哭笑不得，我所以得得天獨厚，和心愛的人過着沒有半點缺陷的生活，並不是上天獨厚我，不要有你的憐愛，體貼，一切都要和我垂難了，今天，我心愛的人要畢業了，無論如何，總是值的紀念的，朋友們還要替你祝賀，難道沐恩最大的我，反而箴默起來，我心裏過意的去嗎？」說完拿起一瓶啤酒，滿滿的斟了一杯，把問松讓在一把紫檀木椅子上，笑道：「滿飲此杯，」問松萬沒猜想到，自己無足輕重的個畢業，把棣華弄的這樣興奮，說出一片大道埋來，真是一句迫一句，句句出之肺腑。不料伊天真的意識中，也存下這污濁的人生大倫常，不由自主的悽然起來，方才取笑的心情，早拋到九霄雲外了。見棣華那一付嬌艷的臉兒，一陣幽怨，一陣喜悅，一陣興奮，千萬種柔情密意，全湧現出來，令人敬愛不置。忙接過那玲瓏的杯兒來，一飲而盡，正要站起來，棣華却又把他推在椅子上。笑道：「再少坐片刻，輪到你起來的時候再起，」說着又從身邊掏出個銀質小盒兒，打開盒子，原來是個黃澄澄的赤金戒指，棣華拉着問松的手，給他帶上，問松一細看，見上面刻着努力二字，略大些，四角還有「畢業紀念」四個小字，置配得又好看又勻稱。棣華笑着說：「這是我送給你畢業的禮物。」說完又握緊了問松的手，忸怩的道：「太俗氣，不過聊表寸心。」問松讓棣華擺佈了半天，心裏十分歡喜，忙笑道：「謝謝，謝謝，」夫妻倆倒客套起來了，棣華淺笑道：「誰用你謝呢，想起來起來吧，不要傻坐了。」說着都笑了起來，問松站起來，揀了兩個紅糖球兒，自己吃了一個，把另一個送存棣華的唇邊，棣華搖了搖頭，問松笑道：「面子事兒，好意思不吃嗎？你

不吃，我這手怎麼伸回去呀，」說的棣華櫻唇微啓，撲嗤的笑了，問松乘勢把糖球兒一推，早掉在棣華嘴裏，夫妻倆正玩的有趣，李媽在門外輕輕咳嗽了一聲，送進一封信。問松一看封面，知是疏竹寄來的，棣華也湊了過來一塊兒偎依在沙發上看完，棣華笑道：「又一個歡送筵，」問松笑道：「其實無歡可送，畢了業也是苦不堪言，」吃過晚飯，兩人心裏，都特別暢快，上街上了會子，次日下午，問松夫妻從花園散步回來，正要進上房，棣華把門一推，早笑將起來讓道：「嘻嘻，元音，這可是希罕客人，」轉過頭，又笑道：「疏竹，你們多會來的，怎麼我會不知道呢？」元音忙站了起來，疏竹笑道：「也是剛來，聽李媽說，你們在花園，她要叫去，我說你們也許正玩的有趣，不要打攪，過一會自會回來的！」棣華笑着把元音的肩膀一拍，說道：「坐着，坐着，近來功課忙嗎？」元音坐下笑道：「也不算忙着。」問松和元音點了點頭，笑道：「葉小姐初次來，主人都不在屋，簡慢的很啦！」元音笑道：「唐先生，您太客氣了。」棣華和元音，雖只寥寥的會過幾次面，却是性情兒十分相投，兩人坐一塊兒，談的非常起勁，這裏問松見疏竹的面色，還是失之於蒼白，說話時少氣無力，尾音特別纖弱，只是他生性好強，除去這些地方，實在掩藏不住，如果心粗點看去，精神還很不錯。二目炯炯發光，不像有什麼病的。因笑道：「疏竹，我看你的精神還沒有復原。」疏竹笑道：「錯不多了吧？謝謝你和棣華，這次病，不是你們替我拿主意，把我送到醫院裏，要讓我任性下去，現在怎麼樣，可真難說了，」棣華在元音身旁笑道：「瞧你們這位林先生，說話多麼客氣，開口謝謝，閉口謝謝的，」元音抵下頭播弄着衣襟，偷看了疏竹一眼。疏竹笑道：「要照你這麼說，把「謝謝」二字，全看作應酬話，那麼，世界上究竟有沒有真

值得謝謝的事呢？」棣華笑道：「快不要用你數學家的腦筋窮研究了，那當然有，不過我們那點小幫忙，實在不值的一謝，眼前有一個人，你最該感謝，她對你的殷勤，才是世界上的真正值的謝謝的呢，」說完又拍了拍元音的肩膀，笑道：「元音，你說我這話對嗎？」問松見棣華說的太露骨，雖是開玩笑，究竟元音還是個天真的少女，怕伊太難爲情。忙道：「把咱們新買的照片上好，讓葉小姐和疏竹聽，不要盡討論那些事了。」棣華也忙笑道：「疏竹，我們新買幾張片子，你試聽，管保你得叫好，」說着走過去，上好片子，把唱機的小門兒一開，一陣哆哆咳嗽的外國音樂，接着清脆的歌聲，疏竹一聽，知道是影星麥唐娜的璇宮艷史。音調非常急促，正唱到閱兵的那個節目，好像京劇裏旦角兒唱快板，鶯聲嚶嚶，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盤之概，疏竹笑道：「不是還有個『夢中情人』的節目嗎？」棣華掩着嘴兒：笑道：「『夢中情人』，我倒沒留神，有個『病中情人』你知道嗎？」疏竹搖了搖頭道：「沒聽說過，也是麥唐娜唱的吗，」棣華笑道：「不是，這個片子還沒灌呢，說着指了元音，笑對疏竹道：「高亭唱片公司，不是請你們二位灌嗎，」疏竹個才明白，原來是打趣他，因笑道：「灣兒繞了多麼大，我還當真有個『病中情人』呢，棣華，你這付口齒，也就很够用了，真不讓紅樓夢裏的鳳丫頭專美於前，」說的都笑了起來，又換着唱了幾片，已經五點多了，疏竹忙道：「不要儘着唱了，我的來意不用再申訴了吧？」棣華故意笑着問道：「什麼來意？我真不曉的。」疏竹忙道：「如果真不清楚，我不妨重說，……」問松忙笑道：「快不用說了，一塊的老朋友，還來這個俗套幹嗎？這不過輪到畢業，不能不畢業，其實只有痛苦，那有半星兒義意，」疏竹笑道：「話雖如此，不過總算告一段落，平常無

事，還想找個題目一塊玩，好容易有了這個大理由，不是更應該理直氣壯的玩一回嗎？」棣華道：「別的倒沒關係，只是你近來很忙，又剛病好，辭不掉的應酬，那是無法可想，整天一塊的人，有甚要緊，以後日子還很長，何必忙在一時呢，」疏竹笑道：「其實我並不忙，況且自己喜歡作的事，縱然勞苦點也有相當的代價。你們再要客氣，那我心裏就要不痛快了，」問松所以一再推脫，也是明知疏竹有病，怕他勞碌過度，現在見他這樣熱忱，料定盛情難却，因笑道：「我們不用走遠了，就在近處小吃一下，好不好？」疏竹笑道：「你太替我打算了，今天來個例外，你什麼也不許管，讓我當一個全權的東道如何？」問松忙笑道：「好，好，我什麼話也不說了，」棣華進裏屋換了件衣服，攏了攏頭髮，元音也站了起來。李媽在一旁陪笑道：「少奶奶，讓他們叫幾輛車子吧！」疏竹笑道：「不用，不用，」棣華忙道：「這條胡同僻靜，出去怕一下雇不着，還是先叫的好！」疏竹看了元音一眼，笑道：「我說不用就不用，怎麼總不聽東道的話呢！」棣華忙笑道：「對不住！隨你吧！」走出了大門，早見一輛汽車停在那兒，疏竹笑對棣華道：「雇不着洋車，不許坐汽車嗎？」說完又親自把車門兒拉開，笑道：「客人請上車！」棣華這才清楚，疏竹元音來時就坐的汽車。當下都上了車，疏竹是主人，坐在對面副座兒上，棣華坐在正面中間，兩邊不用說是元音和問松了！疏竹回頭對車夫咕囔了一句，那車早唔啾啾的開出去了，問松忍不住笑道：「疏竹，你真太多心，這還用叫汽車」疏竹用手兒在問松膝蓋上使勁拍了一下，笑道：「朋友，你真不許我當個自由東道嗎？」說的都笑了起來。問松忙道：「許！許！我再說你割我好了！你就找王母娘娘的蟠桃宮，定下坐兒，請八洞神仙作陪，我也隨你去，」這一句話，說的都又笑



起來，談笑間，早已到了前門，又拐了個灣兒，是一所繁華的鬧市，車兒慢慢的停住了，問松下車一看，迎面正是座大飯莊，疏竹領着走了進去，自有跑堂的殷勤招待，上了樓，揀了一間精雅座的兒，跑堂的早送來手巾把，漆好一壺茶，隨帶四碟乾菜。屋子有兩間，裏間擺着個大圓桌，蒙着雪白的台布，週圍放着五六個紅漆凳兒，外間放一條方桌，順牆放置一對躺椅，還有兩三把普通椅子，牆上掛一條子安劉潤民寫的橫條，收拾的還不算俗氣。問松躺在躺椅上，燃着根紙煙，疏竹親自倒好一杯茶，送了過去，又放過一碟瓜子，棣華和元音站在隔斷跟前，看上面的五彩畫兒。棣華忽笑道：「元音，你快看，這畫的是紅樓夢呢！」說着一手搭在元音肩膀上，問松和疏竹也湊過來，細看時，果然是！一條上繪着好像山坡上，有一塊大石板，睡愁着一位古裝美人兒，花瓣兒七零八落，拂了滿身，畫得十分拙劣！問松笑道：「這是「愁湘雲醉眠芍藥裯」吧？」說完退回一步，又躺了下去，笑道：「快不要看了，把紅樓中的佳人，畫成些鬼像了，雪芹如有知，豈不要活活的氣死，」棣華和元音看的津津有味，還在那兒詳窮究，疏竹笑道：「畫的固然不好，不過，但凡才子佳人，都是作書人着意描寫，其實那有那麼多的美人呢？都是有天才的人，信筆造謠。曹雪芹秉絕世才情，用盡平生的心血，造出一大部合情合理，巧奪天工的謠言，對美人兒描繪的深刻真是冠絕古今！就請一位名滿中外的大畫師，也不能將書中的點滴妙諦，傳達於萬一。若求之於庸俗的彩畫匠，他們一天賺五六毛錢，剛够吃窩頭，豈不責人太深了嗎？」問松合手笑道：「這一段見解，真如并剪哀梨，爽利無比。」棣華走過來笑道：「你們快不要替曹雪芹擔憂了，替我想個辦法好不好？」疏竹笑道：「你有什麼憂，要我們想法子？」棣華蹙了蹙娥眉，

笑道：「我餓啦！」說着用手兒又住了纖腰，逗的都笑了起來。疏竹忙將堂倌招來，問道：「有什麼現成的點心？越快越好！」棣華忙道：「我一點不餓，這麼大的人，那能一下餓成這樣，不過，已經坐了好一會了，打算吃什麼，也該吩咐了吧。」堂倌早把菜牌子和一個白紙本兒，放在桌上，另外放一支毛筆。疏竹一齊推到問松面前，笑道：「應該你寫！」問松接過來笑道：「人不多，吃不了多少！」說着寫了兩樣，棣華也寫了兩樣，疏竹拿過來一看，笑道：「你們太替我打儉了，這幾樣菜，那兒吃不了，還用上這裏來嗎？」說着自己提起筆來，寫了幾樣比較珍貴的菜，正要遞給堂倌，棣華忙攔住笑道：「疏竹，可不是我故意挑你真眼兒，爲什麼都讓過了？不讓元音寫兩樣呢！」元音忙道：「實在的，我不會寫！」疏竹笑着先看了元音一眼，說道：「那麼你也寫兩樣吧？」元音搖了搖頭，疏竹又笑着對棣華道：「放心吧，這可不是我不許！」堂倌將菜單子接去：在大圓桌上把筷盞全擺好了，中間端端正正放了四碟下酒的冷菜；又放了四碟水菓；酒也隨着來了，問松毫不遜讓，坐了首席。疏竹不斷的替問松和棣華斟酒，自己也陪喝了兩杯，笑對元音道：「這兒沒有外人，你喜吃什麼隨便吃吧，棣華呷飲了一口酒，笑道：「我又要多嘴了，爲什麼主人只給我們斟酒，不替元音斟，這個道理又有點欠通吧？」疏竹笑道：「她不會喝，小孩子家，喝了就要醉的，」棣華笑道：「你怎麼知道人家不會喝？怎麼不怕我們吃醉呢？」兩個「怎麼」，把疏竹說的詞窮了，忙提起酒壺水，先看了看元音的臉色，滿滿斟了一杯。笑道：「嘗試嘗試，」棣華也笑道：「元音，試喝一點，這酒最甜不過！」元音果然端起來，脣兒剛只在杯邊一沾，忙放在桌上。苦蹙着眉尖道：「辣！」疏竹忙道：「不能喝，不要喝了」真是「酒過三巡

，菜過五味，「大件兒菜已經上了大半，問松把杯兒一推，拉過一盃米飯來，疏竹笑道：「不成，不成，還得喝呀！你的酒量我是知道。」問松笑道：「你斟太勤了！疏竹不容分說，又給斟好一杯，回頭也給棣華斟滿一杯。自己也斟的滿滿的，端在手裏，身子慢慢的站起來，那盈盈欲滴的酒漿，燈光之下，亮晶晶的在盃邊兒上滾！笑道：「這一盃酒祝我的好友問松，棣華前途幸福無盡！」問松棣華也忙站了起來，端着盃兒，三人伸長胳膊往齊裏比了一下，都仰起脖子，一飲而盡，翻過盃底兒來，互相看了看，那才坐了下去。散席之後。又回到方桌邊，跑堂的給問松，疏竹燃好紙煙，又重沏好一壺茶，閑談一陣。元音因爲天晚了，怕媽媽不放心，忙着要回去，疏竹一直送到門口，又囑咐道：「都快考了，暫時不用再補習，休息兩天吧，其實我們考，是有名無實，你們雖然鄭重點，不過，你平時預備的挺好，也沒大關係，倒可以借着考試閑散兩天，檢好日子，我想上西山玩玩去！」元音笑道：「好，我也想去！」說完略停了停，忙又笑道：「你看我差點忘記了！明天林先生有空沒有？我媽想讓你去，說有事和你商量呢！」疏竹道：「我正閑着沒事，明天下午準去！」元音只穿件白洋紗旗袍兒，剛吃罷飯，臉兒上潤潤的。疏竹又囑咐道：「你擦擦臉，小心着涼！」元音已上了洋車，由腋下揪出一塊小花手巾，我額上略擦了一下，笑着瞅了疏竹一眼。車夫早拉起把來，跑前去了。到在大街拐角的地方，還隱隱約約見元音笑着轉回頭來，傾刻之間，連半點影兒都沒有了。疏竹忙返到樓上。棣華呵呵笑道：「有多少話，怎麼走了這半天。」疏竹撒謊道：「門口碰見個熟人，那有多少話呢，」坐下喝口茶，對問松道：「畢了業，最近的行止定了沒有？」問松道：「家父由河南軍部來信，本來叫我考完就去。」疏竹道：「

你的意思呢？」問松道：「反正遲早非去不可，不過我是丟不開北平。住慣了，覺着街上的一株破柳樹，也破得可愛，」又談了一陣，一塊出來。疏竹早在戲園子裏，訂了個包廂，先到一家照像館，和問松合攝了一張六寸片子，才去聽戲。看完戲時，已經十二點多了。疏竹一人回了北舍，次日起來，上了兩堂課，整理了一會筆記。他自病好後，因為精神總不如前，又快考了，難免多看點書，所以元音校中的功課，托了位同學代教，自己索性閑散點！吃罷午飯睡了個午覺，已經三點多了，本來定好下午去元音家，起來換了件衣服，擦了擦臉，一直到了青樹胡同。元音還沒有回來，先和葉太太談了一陣。原來元音的父親去世後，並沒有留下多少錢，只有幾家銀行和書店的股票，幸而運氣好，這些大小買賣的都還不錯！每年領下的股息，除母女三口的用度外，還有點的贏餘，葉太太持家極儉，還有兩處房產，這樣一來，不只沒有絲毫虧空，據說比元音的父親在世之時，還寬裕的多呢！現在又到發息的時候了，葉太太因家裏沒人，外托疏竹替領出來，再一塊存出去，還有和幾處商家賬目上有糾纏，請疏竹替她清算一下！當下葉太太一五一十的說明白了，又笑道「林先生剛病好，實在不忍再打攪你，可憐自元音的爸爸去世後，家裏沒有半個男子，元音的叔父們，又都不懷好心，銀錢上的事，更不敢托他們了。」疏竹笑道：「葉太太不要多心，這麼一點事，就當閑着沒事，街上隨便繞個灣，就全辦了！」葉太太笑道：「我常說：林先生不像個年輕人，作事多麼老成！元音叔父家的那些孩子，長的都够體面，就是一個比一個賴皮，讓人實在看不上眼！他那三兒子，和林先生的面貌，越發相像，就是不學好！」疏竹聽罷，猛想起和元音在電車上邂逅時，伊把自己認錯了，突口叫了聲「三哥」的做事！因笑道「葉太太這位

三令姪，和我的面貌很像嗎？」葉太太笑道：「其實也並不十分像，就是身段兒差不多，那有林先生這樣雅靜！」這時老劉一手提着菜筐子一手拉着元筠回來了。元筠看見疏竹，忙撒開手跑了進來，葉太太笑道：「快給林先生行禮。」元筠果然把腰兒一彎，羞怯怯的跑到媽媽懷裏了！疏竹笑道：「元筠你們快考了吧？」元筠咬着小嘴唇，點了點頭，疏竹又問道：「你怕考不怕？」元筠搖了搖頭，說道：「不怕！」葉太太撫着元筠蘋果般的雙頰，很得意的意思道，「這可不是對着您誇獎，咱們孩子們，都是喜歡念書。一提到書本兒，不吃飯不睡覺都成，元筠自小兒身體不好，小學畢了業，她爸爸也說，一個姑娘家，念也念不出個什麼來，就不用念了！不想她喧天鬧地，非考中學不行，林先生，實在不瞞您說，咱們家子孫缺，把孩子們都嬌養慣了，她自小兒又聰明，會伏侍她爸爸！她爸爸疼她疼的寶貝似的！臨死的……」葉太太談到死去的丈夫，眼圈兒有點發熱，早又心酸起來！疏竹忙解說道：「過去的事，嘆惜也無益！元音後來到底怎麼住的中學？」葉太太擦了擦眼，嘆了口氣，又強笑道：「她一定要考，只好讓她考去，她考爸說：她考的那個學校，是北京城第一座難考的女子學堂，一定考不上，試一下，她也就死心了！不想居然考上了，還是前五名呢！」說到這裏，葉太太又喜歡起來，拍了拍懷裏的元筠笑道：「就這個小東西，別看在家裏這麼淘氣，在學校裏還是班長呢！」疏竹笑道：「都是像葉太太？精明強幹的很！」葉太太經疏竹一恭維，心裏自是歡喜。因笑道：「我是個呆人，不配說什麼精明強幹。不過自從我到他們葉家來，家道總是一天比一天的興旺。她爸爸是繼母前長大，我們這家人，都被看了眼中釘。她爸爸還算有心胸，索性什麼也不要，帶上我到外邊來，受的苦處，就不用提了！林先生，你不是

外人，什麼話也想同你說，白天整做一天，晚間還不安息，家裏喂的小狗都罵了，我還趕着做活，她爸爸也是一天忙到晚，只怕不够過！後來光景好一點，筠兒的祖父也死了，又分下點家產，可惜她爸爸天生是受罪的，竟沒有福消受，先我死了……」說着又難過起來，元筠像也懂一點了，靜靜的伏在媽媽懷裏。葉太太又長嘆了口空道：「有個男孩子也好，就她們姐妹倆，念書念的天好，也不中用！林先生，我現在就是盲人騎瞎馬，一步一步瞎走我真不敢往後想！」疏竹安慰道：「其實有兒子，也多不出個什麼來，好兒子，固然很好，見是壞的呢，真還不如沒有！」說着蹙了蹙元筠，笑道：「像元筠多麼聰明現在又不分男女了，有了好女兒，也是一棧的！元筠這麼小然班長，將來大了，至小也是個校長！」說的葉太太笑起來，疏竹又問元筠道：「你敢當校長不敢？」元筠點了點頭兒說道：「敢」葉太太笑道：「她不什麼也不懂呢，讓她做大總統，她也敢做，」說完又長歎了口氣，說道：「林先生，我也才怕你笑話，你說現在男女不分，我總覺着：地水不能反過天去吧，」疏竹知道葉太太理會了，於是順大推舟的說道：「女人的精力總是差一點」葉太太聽完，也沒有說什麼，倆眼瞟着頂棚，好像想起了什麼，身子微微的搖動。疏竹見如此，也不便再作聲，取過桌上的一本書，隨便翻閱，葉太太忽然回過頭來滿面帶着笑容，吞吞吐吐的問道：「林先生，我還沒問過你，定了親事沒有？」疏竹沒提防葉太太突如其來的迫出這麼一句線，心想：這可該怎麼回答呀，「正愁的一點辦法也沒有，忽見元筠朝着窗念喊了起來，疏竹抬頭一看心裏喜歡道：「有人解圍來了。這個難題可以暫時不答！」究竟是誰來了，使疏竹這樣的歡喜，回交代。

## 第九回 汪小奎二次建奇談 陳東山首創廢考論

却說疏竹正自爲難，忽見元筠在媽媽懷裏，噤了起來。忙抬頭看時，伊早一根箭似的。嘴裏喊着「姊姊回來了，」跑了出來。葉太太見元音回來，自不便再提那句話了。元音替姊姊拿着小汗傘，提着書包，在前面走着，元音跟了進來，笑對疏竹道：「林先生早來了嗎？」葉太太不等疏竹回答，早笑着說道：「來了好一會子了，你今天下學，怎麼這樣遲？」元音道：「真討厭死人，我們班裏又開會，嫌替林先生代課的那位先生講的太壞，又要請林先生回去！我說林先生剛病好，怕不能來，她們都不理會，一致表決了！」說完又掏出一封信，遞給疏竹，笑道：「這是用全班同學的名義，給林先生的一封勸駕信。」說完回裏屋換衣服去了。疏竹打開看時，早笑了起來，葉太太也笑道：「林先生怨笑什麼？」疏竹把信紙展開讓葉太太看了一下，笑道：「這信您也認識吧！」葉太太看時，原來是張白紙，因笑道：「這孩子又不知道弄什麼鬼。說着元音已走了出來，笑道：「對不住，林先生，讓您看了張白紙。其實看了白紙和有字的一樣，因爲我是班會中的文書，這封信應該由我寫，我本來和林先生時常見面。還要這官樣文章幹嗎？」就寫出來也是那個意思！所以，便乾脆不寫了，您看白紙，心裏知道那回事就得！」疏竹笑道：「你這文書太不盡職。」元音笑道：「就這不盡職的文書，也連任幾年了！」說完又怔怔的道：「同學們，可也真奇怪，平時不用功快放假了，誰教不是一樣的！盡抱怨先生，也是枉然！疏笑道：「和你們同學說，快不要再多事了，一兩星期就放假，何苦要多此一舉。」元音笑道：「我也是那麼說呀。其賞大權還在你手裏

你只定拿要主意不去，她們也只好湊合了！」說着已經到開飯時候了，葉太太吩咐元筠道：「快到裏屋取四個雞蛋，讓他們炒好，炒的嫩一點兒！」又笑對疏竹道：「家常便飯，隨便吃一點，我是過慣窮光景了，一文錢也捨不得多花，沒有可口的菜，不過，林先生，您吃慣好東西，再吃吃我們這粗茶淡飯，也許還對口味兒！」說着都坐好了飯已開來，疏竹笑道：「照葉太太那麼說，我倒好像每天山珍海味不離嘴似的！其實普通光景，都不過這些家常飯，也就很不錯了！我十分愛吃素淡菜，可惜學校裏做不好那有這樣潔淨呢！」葉太太笑道：「你說起山珍海味來了，聽元音說，你有個姓唐的同鄉家，十分有錢，家裏收拾的……」

元音忙道：「媽媽就能會錯人的意思，我還說了個十分有錢嗎？」葉太太笑道：「說個有錢也不要緊算是媽媽說的。」又對疏竹道：「你們這同鄉家是坐什麼官的？」疏竹道：「他父親在軍隊上作事，外表不能不排場點未見得怎麼有錢？」葉太太道：「元音說：那唐太太也是大學堂念書的，實在好人性哩！就小倆口，住的挺大的院子，多麼有……」元音紅着臉兒，簿怒道：「媽媽，你不要說了！」又羞怯怯地對疏竹道：「我媽媽就是聽人的半句話，就添加起來。我只說唐太太的人性非常好玩。林先生，那唐太太的人性還不好玩嗎？」葉太太笑道：「我也老了，本來就不會說話，孩子們又好強，總嫌她媽媽說的不好！」說完又笑道：「那位唐太太不是說來咱家嗎？」元音笑道：「人家那不過一句話，來了才算來呢！」

問松笑道：「隸華的性情，非常天真，沒一點闊少奶奶氣，說來就許來！我們倆的性情很相投，她既要說了，總要來的！」葉太太道：「既那麼着，林先生見了唐太太請再提一提，我想和人家談談呢！」疏竹還未開口，元音搶着說道：「媽媽真怪，和人家連面都沒見過有什



麼話可談呢！」葉太太沉了臉道：「以後媽媽的事，不許你們管，年輕輕的，不要學那樣多嘴！元音見媽媽有點生氣，也不敢再做聲了！疏竹笑道：「想和樛華談談，那很容易，我再同她提提，一定要來的！」說着鷄蛋也炒來了，葉太太推到疏竹面前，笑道：「這是托人在鄉下買的油雞蛋，您嘗一嘗。」疏竹忙笑着點了點頭，元筠還脫不了孩子氣見那一盤香噴噴的雞蛋，早饞的忍不住了，伸長小手兒，只顧探着吃！疏竹見如此，忙推了過去，葉太太又忙送過來，惡狠狠的瞅了元筠一眼，說道：「又不聽話了不是？這是給林先生吃的，你又不是沒有吃過，再這樣不聲話，媽媽以後只疼你姊姊，不疼你了！」元筠的手兒放了回去再不敢搶着吃了。疏竹道：「讓他吃罷，小孩子們都是這樣！」葉太太道：「我也是因為就這一個小孩子，慣她一點，以後慢慢的長大了，也是學點規矩的時候了！」吃完飯，又在院子裏談了一陣，疏竹告辭。走到門口，元音趕出來道：「林先生不是說去城外嗎？那天去呀？」疏竹笑道：「那天都可以，你那天有空，隨你的便兒吧！」說着想了想，忙又改口道：「你着我倒忘了，我們下星期一就要考，想去的話，非這兩三天內不可！」元音笑道：「後天好不好？不正是禮拜嗎？」疏竹道：「一好，就後天吧！我來叫你一塊去！」說着葉太太拉着元筠的手也趕了出來，笑道：「林先生，您那天有空，把股息替我領了，我就放心了。」疏竹道：「就明天吧！我這兩天很閑散！」說完又笑道：「剛吃了飯，外面有風你們回去吧！」葉太太笑道：「家裏沒人，林先生誰叫你這樣好心呢，就得多麻煩你一點！」疏竹點了點頭笑道：「沒關係，請回去吧！」說着上了洋車。走出了有十幾步遠又回頭看時，元音還依着門兒站着，見疏竹看她，好像是笑了一下，忙扭轉身跑回去了。疏竹回了北舍，一人坐在屋

子裏，想起葉太太的談吐，心裏不自主的跳了起來。心想：「元音對自己一往情深，已經很顯明了，不想她母親的意思，好像比元音還露骨。無故問自己定親了沒有，言外之意，可想而知！」不覺歎了口氣，又想到：「自己真是作繭自縛，該是拿定主意的时候了，再這樣因循苟且下去，自己的罪過恐怕更深了！只有一個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分作兩份兒，雙方都圓滿了！必捨了一方面，以後才能過正規的生活！」想來想去，越想越頭痛，取出本書來，一心要看下去，省的再胡思亂想，誰知看了半天，一點效果也沒有。把書扔在床上，又歎了口氣，自言自語：「不許看書，就不看，反正今晚不許腦子裏再想些不痛快的事了！」披了件衣服，出來把門兒上好，到了南舍，小奎和大士都笑着招手相迎。疏竹坐在床上，小奎倒了一杯茶，送了過來，疏竹忙欠身道：「我才從北舍來，一點都不喝，謝謝！」小奎笑道：「喝不喝我無權干涉，這是我當主人的一種應酬！」疏竹知道小奎的性情，說出話來，總是非常特別，也就毫不介意！因笑道：「我方才說『一點也不喝！』那也是我們當客人的一種應酬話，高了興也許喝一點！」說的二人都笑起來。大士問道：「疏竹，暑假回去不回去？」小奎不等疏竹開口，早笑着說道：「大士，你真是亘古未有第一個大傻瓜！疏竹成天伴着那漂亮的「領袖愛人兒」，還回家作什麼？」大士道：「就你聰明！」疏竹忙道：「得！得！二位且慢抬槓。什麼叫領袖愛人，倒要領教領教！」大士笑道：「弄得滿校風雨了，你還裝什麼？」疏竹道：「實在不知道，這有什麼關係，我也犯不上裝呀！」大士笑道：「自從閣下帶着貴愛人，葉元音小姐，賽罷網球，在萬目同窺之下，早驚爲天人，咱們同學間架愛人兒的，不下四五百，其中燕瘦環肥，早有定評，可惜和元音小姐一比，都變成庸脂俗

粉了，那樣一來，元音確有領袖羣芳的天姿！一般好事者，便起了個「領袖愛人」的渾號，說着又笑道：「咱們的花王弱士小姐，在故都各著名學府的花王中，要坐第一把交椅。大家不是都叫「首席花王嗎」？現在又有了個「領袖愛人」，可謂無獨有偶了！」疏竹笑道：「真了不得，芝蔴大的點兒事，放在咱們同學嘴裏，就不曉的有多麼神奇了，其實誰是我的愛人，這不是冤人嗎！」小奎往床上一躺，笑道：再不許這樣假惺惺的，有愛人又不犯法，我們也不想揩油！」疏竹道：「小奎，你總孩子氣，你那裏知道認識女朋友的痛苦？」小奎道：「痛苦嗎！那你不曾不要認識！」一句話說的疏竹答不上來。大士見小奎說的太沒深淺，怕疏竹受不住，忙笑道：「小奎，你還是孩子氣，事情不會那樣簡單，高興認識就在一起，不高興就散！」疏竹細想，小奎的話，雖然直率點，却是至理名言，自己真要不去接近，那有這些煩惱呢！因笑道：「小奎，你的話我無法反對。可惜我太無勇氣，擺脫不開！」小奎笑道：「得！得！不要說了！別人都愁湊合不上，你愁擺脫不開。能作「領袖愛人」的拉腳兒，這個風頭也就不小了，安分點吧，朋友。」說着拍了下疏竹的肩膀。疏竹知小奎不明白自己的苦衷，也就不說了！燃起一根紙烟正要吸，小奎推了他一把，笑道：「疏竹，怎麼辦呀」疏竹擰了擰烟灰 笑道：「那一根神經又犯病了！」小奎道：「闊人們一夜樓五六大姑娘睡覺，咱們半個都摸不着。她媽的，咱們又不是老公，性慾就不用解決了嗎？」疏竹笑道：「你餓了，怎麼辦？」小奎道：「下飯館吃飯呀！」疏竹又笑道：「你病了呢？」小奎道：「上醫院！」疏竹扔了烟頭又笑道：「你這些都清楚，爲什麼性慾來潮就不會解決了！」小奎略一沉思，笑道：「你叫我逛窯子對不對？」大士插嘴道：「怎麼不對！那不是專

門滿足性慾的地方麼？」小奎跳起來道：「好，好，現在就走，南下示威去！」疏竹笑道：「又犯什麼病了，逛窯子還沒說完，怎麼又要示威！」大士笑道：「疏竹，你近來真奇怪，學校裏的新花樣，怎麼一點也不清楚，大概就願了週旋閣下的「領袖愛人」了！」疏竹摸不着頭腦，大士見他茫然不解，又笑道：「南下示威，就是逛胡同的代名詞，八大胡同不在南城嗎？從這兒去，稱之爲南下，很對吧？到窯子裏裝闊老爺，花錢買體面，這不是示威嗎？」疏竹大笑道：「妙的很！」大士道：「你只以爲手裏拿個小旗兒，在街上狂喊口號，那是示威。實在說起來，都有什麼威可示！還不如用在逛窯子上比較確實些！」疏竹道：「這代名詞，起的確是漂亮！」小奎道：「你們不要胡考究了！快走，示威去呀！」大士站起來道：「走就走，誰還怕什麼？」疏竹也故意笑道：「走呀！」小奎從床上跳了下來，把鞋穿好，笑道：「走！」大士知道小奎的性情，給了疏竹個眼色，忙着穿衣服，把帽子遞給疏竹，預備着必然要去的樣子。小奎站在地下，却躊躇起來，笑道：「疏竹，真去嗎？」疏竹道：「這是你提議的，只要你高興去，還能不奉陪嗎？」小奎笑道：「住一夜，能傳染上梅毒嗎？」疏竹笑道：「沒這個經驗！」大士道：「小奎就是斗室英雄，坐在小屋子裏，整天窮嚷，沒見他逛過一次！見旁人說話總想碰人家個釘了，這是最拿手的！」小奎把胸脯一拍，笑道：「她媽的誰不敢去？走呀！」疏竹把他推在床上，笑道：「算了吧！就算我不敢去，好不好？」小奎又順勢躺了下去，拉住疏竹的手笑道：「不逛窯子你得給我介紹個女朋友！」疏竹笑道：「對不住，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請閣下另簡賢能！」小奎笑道：「會給自己找，不管朋友。你這叫「豈有此理！」大士笑道：「誰讓你自己不努力，旁人誰管的

着！你也「到中學去」呀！」疏竹笑道：「你們肚子裏新名詞真多！我聽過「到西北去」的口號，這「到中學去！」却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端的作何解釋？」大士笑道：「到中學去？」你還不懂嗎？你就是「到中學去！」的成功者啊！」說的疏竹更莫明其妙，因笑道：「今天長的學問，實在不少！還得領教一下！」大士笑道：「這是老於戀愛的大學生，最近發明的新口號！因爲近來男大學生和女大學生講戀愛，大半要失敗。女子虛榮心大，住了大學，總覺着那些男同學，學識和自己也差不多，有點配不過自己，總想嫁個留學生，或社會上稍有位置的人，才覺心滿意足。這樣一來，你對女同學陪盡小心，她根本有成見在心，結果還是陌路人，由此得到個結論，「此路不過」。一般情場老手，在失意之餘，便想到情竇初開的中學生了。冒險一點的，先去試一試，居然馬到成功。不容易上手，據說還有八大妙處呢！所以便有「到中學去！」的口號。說完又笑道：「十六七歲的小姑娘，情感最盛，稍微擺佈一下，就把一顆少女的心，完全送給你了！這確是條找愛人的捷徑！」疏竹笑道：「八大妙處作何解識？」小奎推了疏竹，笑道：「你別聽他瞎扯。」到中學去！」的口號，確是甚囂塵上：八大妙處那是他杜撰的！」疏竹笑道：「杜撰的更好，更要領教一下。我知道西山八大處乃是有名的景緻去處！闊大帥的幕府，也有所謂八大處，是分理一切事務！又有八大胡同，是尋花問柳的盛地！大士，你這「到中學去！」的八大處，是些什麼？」大士笑道：「可惜還沒有編出來，現在正打着腹稿，明晚再來聽吧！」小奎坐起來，笑道：「大士，你杜撰不來，我試撰一下！」疏竹忙道：「小奎肚子裏好東西更多！你先說這第一妙處！」小奎喝了一口水，笑道：「既然要新編一個八大處，好像作一篇有統系的論文，多找些參

考書才行！」疏竹笑道：「用上圖書館不用？」說的都笑了起來！小奎坐在床上兩手合同來，抱住膝蓋，笑道：「暫時還不用。方才你說了兩種八大處和八大胡同！凡帶八字的，都是很好的參考。如：八寶粥：八大錘：八仙過海：……」小奎說的非常快，樣子又特別滑稽，惹的都大笑起來！大士道：「還有八郎招親。」小奎笑道：「這就不對了八郎招親中「八」字的意義是排行第八，並不是有八種東西，合成一個八郎！」疏竹笑道：小奎不管對什麼事，都用科學方法，解釋的確是透澈！」大士道：「派頭倒是很不小，你的八大妙呢？快說！」小奎仿着唱戲的口白道：「你且聽了，十六七歲伴中學的姑娘，正在妙齡，其妙一也！」疏竹和大士笑道：「有理！」小奎又道：「這個時期，女子在情感上說，最熱烈。時髦人把熱情亦用妙字代表，這是二妙！」說完了喝了口水，又笑道：「俗語說「十六七歲無醜女。」在審美的觀點上看，又是女子一生最黃金的時期，可以算三妙！」疏竹見小奎渾身沒水，忙倒了一盤送過去，小奎笑道，「有勞了！」說完又笑道：「在大學生中找女「拉腕兒」，費好大勁，幸而成功，到却扇之夕，沒有不叫苦連天的，原來早不是完璧了！受多少辛苦，不曾搶給自已戴了個綠帽子。若「到中學去」，這種意外，很少很少，這是第四妙！」大士笑道：「這確是實情，第五妙呢？」小奎道：「在學問上講，咱們總比中學生高一點，對咱們不期而然的起種尊敬心！」這是五妙！」說着又笑道：「小姑們有多麼天真，一塊玩起來，給你不知不覺間添許多樂趣！」這是六妙！」大士搖頭道：「這兩妙太勉強了！」疏竹笑道：「當然不能處處精彩，就以西山八大處來論，真够個景緻的，亦不過兩三處而已，其餘都是強湊數兒！」小奎笑道：「大士就會吹毛求疵，難道八大胡同，真有八條歌不斷的胡同？」

？」大士笑道：「算我說錯了，其餘的二妙呢？」小奎道：「咱們比小姑娘的學問大，歲數又大，身材也大，吃的饅首也大，力量更大，有幾種大，歸納起來，對你起一種不可解的信仰心，依託心！這是七妙！」說着喝了口水，笑道：「十七八歲的姑娘，都有種處女羞，那種靦腆樣兒，想看你一眼又不好意思，只守着她足前的方寸土地，你如三生有幸，有向她求吻的交情，那種半推半就，又想又不敢，羞的粉臉通紅，恐怕是世界最妙的一刹那了！這是第八妙！」說完站在地下笑道：「八大妙處，俱已講完！」疏竹笑道：「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戀愛經！」我也想不起好的評語，閣下講的妙處凡八，一言以蔽之曰：「妙不可言」大士笑道：「有了你這八大妙處，到中學去的口號，更充實了！」疏竹笑道：「小奎，你對「到中學去」的口號，研究的這樣既精且博，爲什麼自己不去實行呢，還要人介紹！」小奎跳起來道：「你到會說現成話！向來理論家和實踐家完全是兩回事！金聖嘆批評了十大奇書，看作希世奇珍，研究的不可謂不透澈：爲什麼他自己不去作一部呢！而曹雪芹之作石頭記，施耐菴之作水滸傳，把書中人，描寫的生龍活虎，對小說沒有心得，絕寫不了那樣深刻，若叫他們作幾篇小說評，應該是出色當行，但是，你試遍搜雜記野史，從沒見他二位說長論短！這正因爲金聖嘆是批評家，曹施二位是作家，決不能混爲一談！我對「到中學去！」不管了解的多麼透澈，要論實行去，疏竹，還是你，你的確是位「到中學去！」的實踐家！誰見過你對戀愛發議論？結果却比誰都有成效！這和施曹二位埋頭作小說，不理外事，不是異曲同工嗎？」這一席話，說的疏竹閉口無言。大士笑道：「小奎這一套引古證今，把男女互相的關係，說的淋漓盡致！疏竹，沒有異議了吧！我們偉大的實踐家！」疏竹笑道

：「小奎今天真有諸葛亮舌戰羣儒的氣概，縱有異議，也不敢在孔夫子門前賣文了！」小奎說的非常高興。他歲數小一點，孩子氣很大，說話愛佔個上風，見疏竹也讓他說服了，更喜歡的利益，因笑道：「諸葛亮通天文，識地理！咱們不敢比，不過要談起戀愛經來，那牛鼻子老道，恐怕也不見得高明！」疏竹笑道：「時代的背景不同，諸葛先生如果生在當今，把那一把少年老成的大鬍子刮了，穿上西服，克羅克絲眼鏡一戴，把草船借箭的本領施展起來，上中學跑一趟，那還能失敗嗎？和你辯辯愛的理論，恐怕你未必是對手。諸葛先生再世的話，一定是理論家兼實踐家！」疏竹說完，知道小奎決不干休，還要和他大辯一場，明知自己不是對手，忙笑着拱手道：「領教多多矣！我要告辭了！」小奎一把拉住道：「不許走！再坐一會兒！」說完又笑道：「我說話愛開玩笑，對你神聖的戀愛工作，有失尊嚴，請多多原諒！」說完深深的就是一揖！疏竹沒想到小奎今天這樣大方，不只沒再爭辯，反而客氣起來，愈覺小奎天真可愛，因笑道：「學那樣多心幹嗎？咱們朋友之中，只有你一個能保持天真，怎麼也鬧起虛來了！」大士忽把臉兒拿的挺癢，撇了小奎一眼，正顏厲色的對疏竹道：「我也不怕你笑話，孩子們長大了，也得學點禮貌，儘天真爛漫，那還……」說着忍不住笑了起來，小奎拿起個鷄毛撻子，趕着挨大士，嚷道：「真會找便宜呀！」他們正鬧的粉亂，疏竹抽身跑了出來，回了北舍。次日到學校上課：因為就要考了，各科先生都照例先限出題來。疏竹進了教室，見大士也來了，上課的特別多，半年沒見面的也都來了，疏竹知道都是為抄題而來。不一會，校役拉開門子，先生夾着洋裝書走了進來，腦袋不住的對着學生們亂點，上了教台，把書打開，笑道：「我的試題，向來很容易！其實這種考試制度，



頂不適宜了，歐美各國，許多出名的大學，都廢置不用，我想諸位亦有同感」有位叫陳東山的同學，笑道：「王先生的話再對沒有了，其實用功不用，全在平時，只靠這幾天，臨陣磨槍，考完再不沾本兒，也是無用！王先生深知我們的疾苦，真是感恩不盡，請趕快提交校務會議，現在就不用考了！兩頭兒都省事：豈不爲美！我們本着「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的道理，清楚「有過不改！」將來積弊更深，改起來便覺棘手。考試制度已經倒行逆施了多少年，一直到今天，才有王先生本着大無畏的精神倡議廢除，望王先生再本着這種精神幹下去，我們發誓願作從盾！」大家都笑着拍起手來，嚷着：「贊成！」王先生本爲迎合學生心理，先揀大家愛聽的說幾句。再言歸正傳，限他的試題。不想，引出陳東山的這一片話。疏竹低聲對大士道：「老陳這兩句話，說的不軟不硬，亦莊亦諧，老王也是自討無趣！看他該怎麼回答！」正說着，王先生早和顏悅色的笑道：「方才密斯特陳說的非常有趣！一層推一層，反覆的推論，分明是把證幾何的法兒，借用在論斷事實上，密斯特陳不只把功課學的很好，又能以餘力把人情世套在數學的公式裏，用推證的方法另立新論，真可謂有心人了！」一個高帽子把陳東山戴的早沒話了！王先生見空氣已緩和下去，因笑道：「考試固應廢止，不過也有相當的好處，不能一概而論。況且不管改革那一樣東西，不能操之過急。諸位，若前兩月提出來，兄弟當盡力幫忙，現在一兩天就要考，實在來不及了！好在我的題目很容易，只要略翻翻科本，都是一百分！」說着又是一陣呵呵大笑！大士對疏竹道：「這兩句話如何？這些老滑頭教授，你想憑嘴說住他，且不容易哩！」王先生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八題道：「考的時候，我在那八題之中，出六題，那六題裏邊，還給大家有選擇的餘地，

只做對四道題就是一百分了！這還不容易嗎？」有一位同學皺皺眉頭道：「我們不能說不容易。但是，不論那題，作起來非兩個鐘頭不可，我們考的課程很多，天氣又熱，時間實在分配不來，王先生，您救人救到底：再勾去兩題吧！」說的大家都笑了起來，又有位同學也乘着說道：「王先生，這都是實情，這題多麼難作，我上次問王先生一題，您在黑板上作了兩個鐘頭，還沒結果，臨了帶回家去，過了三五天才作好的。您學問那麼好，作一題，還須三五天，我們縱自聰明萬分，和王先生用相等的時間，也須要五八四十天哩！現在讓我們三天內，全趕出來，簡直不可能！」大家都齊聲道：「說的有理！」這一段有憑據的話，王先生真有點窮了！本來同例的規矩，先生限出多少題來，總要打個折扣才行。好像坐洋車，總得講講價，才算正規。王先生老於教席，何常不清楚這一點，先寫出八題，本有伸縮的餘地，又見這位同學說的理直氣壯，更不便再固執！因笑道：「論理，限題已失考試原意，限出之後再限，更有點兒說不下去！這幾題都很容易，決沒有上次我替你們解的那個難，管保在四五個鐘頭內，全能做完。不過，這兩天的天氣是熱一點，諸位考試的課程，我很清楚，不算輕！給你們酌量去一些，省出時間來多看點別的課程，也是好的！」說着用黑板擦了抹去二題！只剩了六題。又有位同學，笑着問道：「王先生，這些題都在書上吧？」王先生笑道：「當然都在書上，大家略翻翻本兒，就可以應付裕如了！那位同學又道：「我還沒買科本呢！怎麼辦？這一句話，引的全班的同學都笑了起來。大士推了疏竹一下，笑道：「這傢伙真可以，沒買書也好意思說！只見王先生笑道：「沒買書，我實在沒辦法！」說完又笑道：「今天是本學期最後的一堂課，大家都忙着考試，早下幾分鐘吧！」說着點了點頭

· 走出去了。疏竹又上了一堂，回到北舍，吃過午飯，忙跑到元音家裏，取出股票，到銀行裏把股息領出，又存在一家銀號裏！忙忙碌碌整跑了一下午，晚間回來，看了會子書，十二點多了，才得入睡。次日醒來，天氣還很早，躺在床上正默想昨晚看了的功課想了一回，睜開眼忽見日歷上印着紅字，是禮拜日，忽然想起一件要事，忙揪住襯衣，跳下床來，招呼校役打臉水。要知疏竹想起何事，下回交代。

## 第十回

攬清溪驚羨浣衣女

悲妙喻哭比唐聖僧

却說疏竹一看日曆，見是星期日，忙着穿衣起床，原來前天和元音約好，今天上西山玩去，洗臉漱口畢，披了一件西服，取出像匣子來，掛在肩膀上，出門一看，天氣十分清爽，長空一色，沒有半點雲翳，坐在洋車上，晨風拂面，美妙無比！到了青樹胡同，小元筠早在院子裏迎了上來，拉住疏竹的手，抬起小臉兒道：「林先生，姐姐上西山玩去，不帶我！」疏竹低聲道：「不要讓，我帶你去！」元筠一聽，高興的跳了起來，忙道：「林先生，我換我的花衣服去！」說着早跑回上房，疏竹也跟了進去，元音由裏屋走出來笑道：「我怕要早動身，天一亮就起來了！」疏竹笑道：「這沒有個遲早早點晚點，都沒大關係。」說着見元音穿了件白洋紗短袖小褂，繫了一條藍羽毛紗裙子，足上穿一對白底帆布鞋，白線長桶襪子，處處色素分明，越襯的那明眸皓齒，秀媚可人！疏竹正自思忖，葉太太拉着元筠走了出來，元筠好像才哭的神氣，小手揉着兩個淚眼，揉成兩個黑圈兒！葉太太道：「她嚷着也要去，怕他走不動吧！」元音沉下臉兒來道：「她怎麼能走動，回頭走出病來，可別怨我們！」疏竹

忙道：「想去就讓他走吧！上山時走慢點好了！」葉太太見元音不願意，自己也有點不放心，忙哄着元音道：「好孩子，咱們不去，那兒有黃鼠狼，專愛吃小孩，你還敢去嗎？你姐姐去了，還給你買好東西回來！」元音也拿起一塊手巾，給妹妹把眼睛擦乾，笑道：「姐姐一會兒就回來了，回來還給你講故事呢！」好容易哄住元音，兩人走出來，先到一家點心舖，買了些麵包，牛肉，又到一家鋪子裏，買了些水菜，用蒲包包好。到了西直門，僱好兩輛洋車。出了城關便，是一片平川，長的綠油油的田禾，實在好看！道兒兩旁，不遠不近，栽着垂楊柳，晨風吹來，那枝兒葉兒，便都漂蕩起來。有些拂在元音的臉上，元音皺皺眉頭。用手兒擋着，笑道：「城外真好玩！」疏竹知元音沒嘗過鄉村生活的味道，一小兒城市中長大，自然要感到很大的興趣，因笑道：「城外的景色，完全是自然風趣，四面無邊無際，一大片青綠的平原，看了教人心裏真痛快！」說着又指田地裏工作的農夫道：「你看農人們荷着鋤兒，兩隻足光光的，信嘴兒唱着山歌，多麼有趣！」元音點了點頭，笑道：「很好玩的。」不一會，到了海甸，這是北平到香山途中的第一個大市鎮。洋車穿街走過，出了海甸，便有一灣清溪，緊護着馬路流了下去，溪邊坐着許多洗衣的妙齡村姑，光着腳鴨子，伸在清水裏，被流水沖的淨白，遠遠看去，竟如粉彫雪琢，可愛煞人，手兒揪着些粗布衣服，在石頭上使勁揉着洗，打得流水嘩嘩直響！見疏竹和元音過來了，都停住不洗，睜了老大的眼睛瞧着。元音看的非常有趣，沒想到鄉村女子的生活，這樣富於詩情畫意。有些好像是洗的疲乏了，竟躺在綠蒼蒼的草地上，枕着一團破衣服睡去了。鳥兒在樹枝上發着翅兒高歌，和着潺潺的水聲，十分清脆悅耳！元音禁不住笑道：「林先生，你看她們多麼舒服，我那天也拿點

衣服洗洗，可以嗎？」疏竹打趣道：「元音，你要來洗，還得用個打傘的吧！」元音笑道：「說真話，那天考完，我真想來洗洗，交兩個村姑朋友，實在怪有趣的！」元音又見一個浣衣女身後，有一個男子，也是光着足，兩人的臉樣都是紫紅色，身體非常雄壯。那男子蹲在草地上曬衣服，和女子談笑自若，態度顯的十分親暱！不由的臉兒一紅。心道：「那是伊的什麼人呢？」忽聽疏竹笑問道：「元音，你來洗，誰替你曬衣服呀！」疏竹無心問了這麼一句，不想正中在元音心事上，若不是臉上矇着紗巾，那嬌羞不勝的樣兒，一定又可憐的無處藏躲了！過了半晌，元音才忸怩着道：「自己洗自己曬，還不好嗎？」不知不覺，早到了頤和園，接着是玉泉山，都是著名的景緻去處，到了香山時，已經十點多了！門前聚了不少洋車，拉小驢的孩子們，早擁了下來，疏竹付了車資，車路旁有一個茶館，收拾的還算整潔，因笑道：「這山很高，先休息會兒再上吧？」元音道：「我一點也不乏，車上坐的怪難受。兩腿發酸，還是先走兩步吧。」說着元音帶上像匣子，疏竹提着那兩包食品，進了大牌樓，順着南邊的山道走去，兩旁盡是蒼松古柏，天氣慢慢的熱起來了，太陽從樹葉的空隙裏直射下來，好象火箭似的，刺在人頭上，十分炙熱難當。疏竹脫下西服上身，架在腕上，把頭髮往後一推，摸了滿手汗珠？看元音時，早已香汗盈睫，嬌喘不勝了？走到一大片柏蔭下，疏竹把衣服往下一扔，坐在一塊山石上笑道：「天氣真熱，休息休息吧？」元音笑道：「其實並不累，只是天氣太熱，汗出的怪討厭？」說着也坐了下去，忽聽山徑的石道上蹄聲得得，走下兩頭小毛驢來，一個是灰色的，上面坐着個摩登青年，嘴裏含着煙捲，鼻內哼着賣花詞的調兒，一手拉着韁繩，樣兒十分悠閒。後面緊跟着個黑色的，坐着一位時髦女郎，因

爲是下坡路，那女子用手緊攀住鞍子，兩條粉嫩的大腿，垂了下來，因爲太陽光過強，那隲的顏色變成了淺紫紅色。跟隲的小孩，緊握着韁繩，那隲兒慢慢的往前移一步，可憐那女郎早又笑又嚷，喊了起來！青年回頭笑着看了一眼，却沒有作聲。元音坐在綠茸茸的草地上笑道：「既然怕成那樣，不騎驢好不好！」疏竹笑道：「人就是這樣特別，本來自己胆子太小，不敢作的事，偏還想試試！你不見小孩放紙炮，又怕響，又一心想放！所以結果都用手掩住耳朵，小心翼翼的點着，趕快又藏了起來，這不是自起矛盾嗎？」元音笑道：「真的！我記我小時也是那樣，小孩子的性情，真好玩的很，」說着伸了個懶腰，又笑道：「風兒吹着，坐在這兒，真比上北戴河避暑還舒服呢！」說完，笑着蹶疏竹，疏竹笑道：「人的快樂，都是由勞苦中得來！方才不要爬山，出這身汗，這會兒怎麼感到暢適呢！」元音點了點頭！又孩子氣地說道：「林先生，我渴！」疏竹忙站起來道：「那我們快走吧！山頂上有茶座兒。」元音走的實在有點累了，臉兒通紅，前面的一束短髮，全被汗濕透了，緊貼在桃紅的頰上，耳根脖後，都好像胭脂般的紅艷！兩條腿剛息起來，軟綿綿的怎麼也提不起來，因把頭兒一歪，憨笑着了蹶疏竹一眼，咬了咬下嘴唇，笑道：「我懶得動呢！」疏竹笑道：「又想喝水，又懶得動，那怎麼成呢？」元音揉了揉膝蓋，又把黑漆般的眸子，瞟了疏竹一眼，笑道：「林先生，您沒見過我這樣的懶惰人吧！」疏竹又坐了下去，笑道：「你這還不够格我給你說個懶人的故事吧！」有一人躺在那兒，總懶得動，一直到足上搭了蜘蛛網，手背上築了個馬蜂窩……」元音忍不住笑道：「真的嗎！那我也不動了，非和那人賽一下不可，我要等鼻孔裏開了芍藥花才動呢！」疏竹見元音這樣天真，說出話來又這樣雋永，心想：「這樣一

個純潔的孩子，她怎麼會想到人類的欺詐，險惡……」這樣想着，不免一人出起神來！「過了一會，忽聽元音叫道：「林先生，您怎麼啦！叫你四五次了，怎麼總不答理我們！」疏竹這才回醒過來忙笑道：「元音，我們走嗎！你懶待動，我有個好法子，讓你永遠坐在這裏」說着提起像匣子，站了起來，笑道：「你不要動，給你照張像，不永遠坐在這裏了嗎？」元音掠了掠髮，把衫子揪了揪，拍着手兒笑道：「好極啦！林先生，我這樣坐着好嗎？」疏竹點了點頭，說道：「這樣就很好，不要笑了，」說着對好光，把頂針兒一按，元音早笑着跳了起來，搶過像匣子，掛在自己肩上。疏竹笑道：「能走了嗎？」元音打趣道，「我是孫悟空，會七十二變化，現在已變化蜜蜂兒大小，蹲在像匣子裏了！」疏竹也取笑道：「在匣子裏可老實點，不要把我們的底版碰壞！」說着提起蒲包，兩人繼續着上山。說說笑笑，不一會，早到了山頂！迎面有座大牌坊，中間的橫匾上，寫着「雙清別墅」四字。直立在白熱的陽光下，顯的十分壯觀。元音長呼了口氣，把柔髮住後一推，掏出小扇兒來不停地搧着，坐在樹陰下的石台階上笑道：「可了不得，天氣真熱死啦，」疏竹道：「你不想喝水嗎？不要坐了，到裏邊茶座休息吧；」元音笑道：「您瞧這怪勁兒，這會兒又不渴了；」說着站了起來，二人走進雙清別墅，裏邊是很整潔的院落，好像住宅似的。元音個小，怯生生的不敢前走。疏竹笑道：「不要緊的，我來過，這是公家的廟產！誰都可以遊玩的！」走到最後，景緻最好！兩南方都是山，東北兩面修着些廳房，有曲曲的長廊迴護着，窗明几淨，風雅之至！山脚下有一縷清泉，經過兩個徑口一尺方圓的小井底，潺潺的流了出來。就在小井口上看，也不過三四尺深，能聽見泉水在下面嘩嘩的響。疏竹笑道：「雙清二字，就指這兩個小

洞而言！」元音蹲在洞口看了一會，笑道：「我下去吧，疏竹笑道：「你跳吧，怕連你的一條腿都放不下！」元音抬起頭來憨笑道：「我不是會變化嗎？林先生，您倒忘啦！」疏竹一聽，不由的笑了起來！泉水流出，在院子裏聚成個池子，隨着山石的高下，形狀很不規則。深山裏湧出來的水，上下一色，十分清潔可愛，魚兒在裏邊優游自得、無牽無掛，快活的了不得！北面有座亭子，放一張方桌兒，避暑的閻家庭，正在這兒搓麻將牌！疏竹元音照了兩張像，正要往外走，元音苦蹙了眉尖道：「怎麼沒有茶坐兒！疏竹道：「我得記好像有，大概是新近取消的！你又喝了嗎？」元音道：「嗓子快乾壞了怎麼辦！」疏竹笑道：「你不是孫悟空，會變化嗎！快變個魚兒，那一池子水，還不够你喝嗎？」元音忍不住笑了一下，又皺了眉頭道：「我們兩的要命，林先生還開玩笑！」疏竹知元音還是孩子氣忙笑道：「有辦法，咱們沾點閻人的光吧！」說着往外走，過路的地方，正是座廚房，有兩個收拾的挺潔淨的老媽子，在那兒品茗閒談。疏竹走過去，指導元音笑道：「她走的有點口渴，勞駕借點水喝。」那老媽子很好，忙站了起來，和顏悅色的笑道：「這位小姐喝嗎？」說着倒好一碗茶送給元音，又搬過一個瓷兒笑道：「請坐下歇歇腿兒！」元音忙笑着點了點頭那老媽子又對疏竹笑道：「這位先生也渴點吧！」疏竹連連拱手道：「謝謝！」那老媽子依着門兒站着看元音，又瞅瞅疏竹，樣兒十分和靄！元音一連喝了兩碗，疏竹掏出一毛錢的票子，那老媽子無論如何不要，疏竹只得客套了幾句，和元音走出來。才走了兩三步，元音口也不渴了，笑着說道：「林先生！」剛說到這裏，忽聽後面的兩個老媽子笑道：「真是天生的一對兒……」元音聽的很清楚，不由的臉兒上紅了起來，方才的半句話也不接着說了！疏竹心裏明白，



自不便追問！兩人順着山北的大道下去，默默的都不作聲，快下到山腰了，正是晌午天氣，一輪炎炎的紅日，很命的毒射下來，又是下坡路，走着也着實酷熱難當！疏竹見有一塊大石板，上面伏着一株駝背的老槐。所謂樹大陰涼大，正的像個天然的涼棚兒，地方又很僻靜，因笑道：「元音，咱們也該吃點東西了！」元音笑着點了點頭，先把帶的茶點，全放在地下，兩人七手八腳，把包兒全打開，一包是水菓，一包是麵包牛肉之類。疏竹看見水菓，氣的踩了下脚，笑道：「我們有解渴的東西，何必求人呢？」元音也笑道：「我一時也糊塗起來了，只以爲水能解渴！」說完又忿忿地說：「因爲喝水，還招出些討厭的話，真倒霉！」疏竹拂了拂石板上的，笑道：「那些人嘴裏的話人，何必太較真了呢！」說着雙手抱住膝蓋，坐了下去，元音到樹根下，搬過一塊山石，坐着上面。疏竹取出一個桃兒來，笑道：「元音，你是孫悟空，愛吃桃兒，先給你一個。」元音這半天沒興頭，對那老媽子渾說的餘忿，尙未全消，忽聽了這句話，倒忍不住撲嗤的笑了。接過桃兒來，也湊趣道：「我既是孫大聖，大聖的先生，是唐僧，那麼，林先生是唐三藏？」說完咬了口清脆的桃肉，又笑道：「林先生，你要小心呀，這山野地方，正是妖怪的世界，小心跳出一個青臉紅頭髮的魔王，把你捉回洞去，煮熟了，當唐僧肉吃！」疏竹見元音指手畫腳的說着一團渾然也覺的稚氣；和那種無邪的嬌憨樣兒，眉宇之間，滿蓄着女性的高貴超脫的風格，任憑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見了，也會立時把血肉模糊的朴刀扔在山後，葡萄到山坡下，哀哀的懺悔起來，一直到泣不成聲！如臬山澗中跳出個猛虎，張牙舞爪，兇暴非常只要元音一笑着向他招手，那慘酷的野獸，「一定會伏伏貼貼的臥了下來，像一隻馴順的羔羊！疏竹正想的出神，忽聽元音笑道：「林先生

，您怎麼啦，叫什麼聲都不答應！」說完又笑道：「真的怕妖怪捉你來嗎？」疏竹脫口笑道：「有我大弟子孫行者在此，還怕什麼？」元音聽了，忽有所感似的，寂然寡歡地，苦笑笑道：「林先生，我這徒弟可比不了大聖那徒弟，只會打擾您，可保護不了！」疏竹懇切地說道：「元音，你平素多麼天真，怎麼說起這話來了！知人貴在知心，這有什麼打擾呢！我們相交總算很深了，我的心你還不知道嗎？」元音忽又天真的憨笑道：「林先生，我的錯了，請你多多原諒我這個不識世務的小孩子！」疏竹見元音這樣爽直，反而自悔孟浪。剛才的話，實在說的分量太重了！忙陪笑道，「實在是我的不對，方不該那樣說着！」元音靠樹身，笑道：「你不許再客氣了，這次就算我的錯吧！因為是我先承認的！下回再讓給您好不好？」林先生。「疏竹忙笑道：「好！好！好！兩人一邊說笑，一邊吃着，非常有趣。忽然樹葉應動，颯來一陣涼風，清爽之至，元音伸起那圓潤的膀兒，在空中抓了一把，疏竹看着有點好笑，忙問道：「那是做什麼？」元音轉回手來，笑道：我想抓風兒問問，我媽現在作什麼？」疏竹見元音說出話來，總是這樣有趣，笑道：「你不用問了，我知道！」元音笑道：「知道請說。」疏竹笑道：你媽媽一定說：「晴囉，天氣這麼熱，這個林先生把我們元音帶到那兒去了！」你說對不對？」元音笑道：「一點都不對，我媽頂喜歡您了，我跟您出來，我媽沒有不放心的！」說完又笑道：「我說句笑話，林先生，你可不許樂！」疏竹笑着點了點頭。元音忸怩着道：「按中國的舊習慣，我的歲數也不小了，跟一個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先生，出來玩，那是說不下去的！我媽又是舊人物，不過，林先生你就不同了，我媽媽終沒把你當外人，就我自己，也是怪的很，一向最胆小不過，連我叔父們的孩子，都比我大，他們時常叫我一

塊玩去，我全不敢去！唯有林先生，和你在一起，膽子真不曉得有多大。」說完又笑道：「比仿你真是唐僧，讓我當孫悟空，伴着西天取經，我也敢去，你說怪不怪？」這一席話說的疏竹又是感激，又是慚愧，元音很坦白的把一個少女的真心全交給他了！但是，男性的心理，有時着實費解，這樣說出來，還以為不足，喜歡窮追究的清清楚楚，才覺適意，疏竹因又問道：「元音，你說和我在一起，膽子就大了！那是什麼緣故？」元音的靈慧的眸子，在美麗的睫毛了轉下轉，笑道，「我說不來，也許因為你是我的先生，比我有學問！」疏竹聽了，心裏有點後悔，自思忖道：「自己真不會適可而止，元音够多聰明，她能說的太露骨了嗎？問的她沒有話說，只好拿正經話搪塞了！」過了半晌，已經全吃完了，剩了兩三個蘋果，都不喜歡吃，疏竹笑道：「那怎麼辦？再拿回去嗎？」元音笑道：「我有用處，再講我們的西遊記，我不是孫大聖嗎，保着你上西天取經，整天和妖魔鬼怪打仗，借重山神土地的地方很不少，把那點水菓祭了山神土地吧！」說着拿起那蘋菓來展開膀兒一切全掉到山溝裏去了。又笑道：「給他們上點賄賂，好保護我們師徒，早臨西方福地，極樂世界，永遠在一塊兒，多麼好！」說着聲調變的十分沉着，雙膝不由的欠了起來，依着板石，竟跪了下去，雙手合十在胸前。無意之間，疏竹的身子，也甸甸在石板上，肩峰緊促着，聲音顫顫的說道：「我願永遠作一個無能的，懦弱的大唐聖僧，受着徒弟的愛護，秉一片虔誠，向極樂世界頂禮！直到地老天荒。」元音忽又站了起來，那美麗的睫毛上，掛着兩滴玉露般的淚珠，在疏竹面前微微的笑着！疏竹生性多感，又見赤日當空，山林中寂然無聲，只這一對世界上最可憐的人兒，暗對山川默語！又見元音的儀容慘淡，眼簾上含着一對晶瑩的淚珠兒，已是盈盈

欲墜，猶強作着天真的憨笑，心裏不覺一陣酸痛，淚珠如潮水般的湧了上來，竟伏在石板上泣不成聲！元音一下着了慌，也顧不得什麼，忙蹲下身去，用手搭在疏竹背上，叫道：「林先生，好好兒的，怎麼難過起來了，你要這麼着，我心裏……」他一個女孩家，怎禁的起。她想到自己只有個老母和弱妹，幸得林先生誠心相待，這可憐的一家三口，好像在大海中漂泊着，握住了救命的繩索一般！又想到林先生的性情多麼溫存，丰彩多麼瀟灑，偏偏也是這樣單薄，好像個弱女子似的！見他伏在那兒，身子顫動着，又是憐，又是愛，又是敬。本想好好的寬慰幾句，不料剛說了兩三句，說到：「我心裏……」心裏真的一軟，再也忍耐不住了，倒在一塊大石上，也痛哭起來！疏竹見元音哭了，才悔悟過來，忙起來擦了擦眼淚，長嘆了口氣，伏在元音身旁道：「元音，快不要這樣！我是傻子，你多聰明，也學我這個呆人嗎？」勸慰了一會，拿過手巾，替元音拭着淚，元音坐起來抽噎着道：「我也不知爲什麼，就莫明其妙的哭起來了！」說着兩手板住膝蓋，怔怔的道：「林先生！」疏竹柔聲道：「元音，你想說什麼？」元音搖了搖頭，慢慢的說道：「我不想說什麼！」疏竹見元音的眼裏，還是水汪汪的，知伊蘊藏着的悲痛，尚未洩盡，深恐再這樣沉默下去，元音傷感過度，忙笑道：「我們總坐着也不算回事！飯也吃過了！走走好不好？」元音站起來，疏竹又拍了一張像，元音強笑道：「還有別的去處嗎？」說着接過像匣子，疏竹道：「還有碧雲寺和臥佛寺碧雲寺好玩，臥佛寺太遠，也沒有甚精彩，可以不去！」元音點了點頭，把衣服往舒展裏揪了一下，用手兒攏了攏頭髮，掏出一塊大點的手巾，把臉上的淚痕擦乾淨了，笑對疏竹道：「你也再擦擦臉！」一句話提醒了疏竹，不覺失笑起來，忙仔細拭了一回心想：「這麼

大的人，臉上帶着淚道兒，那不是笑話嗎！」到了山坡下，有個擺攤兒的，買些老蓮子穿好的玩物，元音買了兩個穿成的球兒，回去給小妹妹元筠。出了山門僱了兩輛洋車，一直到了碧雲寺。廟門的台階很高，一級一級的上去，進了一串寺院，又上了一級台階，是一所穿堂殿門，兩旁供着四大金剛，一個個巨齒獠牙，腦袋有藍球大小，眼睛瞪的像一塊煤球兒。因為泥像太高，元音初還沒覺察，隨便一抬頭，正看見個抱琵琶的魔家將。縮着脖子。鼓起一張大藍臉。張着血盆嘴。披了一束紅髮。隨風颯動！眼珠子睜的太大了。好像就要掉下來似的！要知元音看了作何感想。下回交代。

## 第十一回 羅漢堂綺語動人憐 毛毛雨駁勤阻客行

却說元音見那四大金剛的眼珠子。睜的非常大。好像要掉了下來。嚇的倒抽了口氣。搶一步跳出殿門。疏竹忙跟了出來。見元音臉上呆呆的。忙笑道：「害怕麼？」元音乍舌道：「真嚇壞我啦？林先生。那眼珠子不會動吧？」疏竹見元音這樣孩子氣。忙笑道：「泥作的。怎麼會動呢？」元音怔怔的笑道：「我抬頭一看。他正瞪着兩眼瞅我。眼珠子睜的實在大。我怕掉下來掉在我頭上呢！」疏竹聽完又笑了起來，再往裏走，有一座配殿，叫羅漢堂。疏竹笑道：「這裏有五百個羅漢像，塑的非常精巧，一個是一樣，絕不雷同，像貌都很和氣，進去看看吧！」元音退了一步道：「林先生，不要窺我！也照那樣怕人，我可不敢去。」疏竹道：「不要緊，你跟我來。」說着又笑道：「孫悟空怎麼這樣膽小，連小羅漢還不敢參見，怎敢上西天見活佛！」元音一聽，又想方才拿唐僧師徒開玩笑：鬧的哭了一場，不覺嘆了口

氣道：「再不要提那些話了，怪不吉利！」說着走了過去，原來這羅漢堂，是碧雲寺勝跡之一，凡來西山的遊人，都要進去看看，因此看廟的和尙想出個巧招兒來。由主持派一個執事和尙，每天站在堂口，把堂門鎖起來，有遊人來了，他才鄭重其事的開了，好像裏邊鎖着多少蛟龍似的。這一開當然不能白効勞，都得隨便佈施點香資。春秋佳日，遊人特衆，那些闖人們來了：只要一伸手，少也是一張五元的票子，所以一天的收入，很有可觀。普通遊客，那就不一定了，只看興之所至，三毛五毛，一毛半毛，都可以。那些禿驢也不能說什麼，只和你拱手罷了！夏天熱的要命，遊人很少，和尙正坐在那兒打盹，疏竹穿的皮鞋，走了過來，早把那和尙驚醒，見疏竹穿的簇新的西服，後面又跟着個溫柔沉默的女郎，忙合着手陪笑道：「先生，要進去看看嗎？」說着忙掏出鑰匙來，開了門子，裏邊黑暗暗的元音望着早有點胆怯，疏竹笑道：「來碧雲寺不看看羅漢堂：等於白跑一趟，不要緊的！你跟着我！」元音咬着櫻唇，緊依在疏竹身旁，走了進來，一片昏黑，什麼也看不清，站了好一會，才覺着眼前清亮了，兩旁座兒上盡是些仙風道骨的羅漢影像，面貌都非常清奇，滿身扶着金色，並不算猙獰。疏竹笑道：「我說不要緊，不哄你吧！你看刻的有多好，全是紫檀木的！」說着用手指在一個傻笑着的羅漢臉上彈了一下，元音忙手摸着胸脯。早嚇的心跳起來了。說道：「林先生，那像真和活的一樣，你彈他一下，萬一他生氣了。提起金指甲，在你臉上也彈一下呢！」說着更靠緊了疏竹，疏竹笑道：「他有那麼大的本領，早不在這兒呆坐了！也要脫了他的金色衣服，換件時髦衣裳，進城玩去呢！」說的元音笑了起來，但是，方寸芳心，仍舊滿着恐怖，又轉了個灣兒，堂門口已經不見了，前後左右，盡是些千奇百

怪的羅漢。元音四面一看，見都眯着怪眼瞅她，好像被羅漢軍包圍起來，心跳的更利害了。忙緊緊的靠在疏竹的左腋下，手兒按着心口。抬頭看了疏竹一眼。把頭兒依在疏竹胸前。才覺得胆大點了！疏竹見元音胆怯的可憐，猶如小鳥依人。越覺着嬌弱的可愛！忙把右膀伸了過去。圍着元音的纖腰。左手往伊的心口上一按。覺着掌心裏突突的。忙把頭兒歪了歪。臉兒正襯着元音的柔髮。兩人依畏的越發緊了。疏竹低聲道：「元音！你怕嗎？」元音緊握住疏竹的手道：「我怕！林先生！」疏竹又低聲道：「要怕的話。我們快走開吧！」元音的步兒還是慢慢的移着。嬌聲道：「有林先生在。我不怕！」疏竹重把元音的腰兒往緊圍了一圍。聲音又低又顫的道：「不要怕。有我在呢！好妹妹！」元音的頭兒在疏竹胸前動了一下。好像點了點頭。正走着。忽見前面一道白光。原來已經快到堂口了。拐了個灣兒，一陣通亮，元音忙離開了疏竹。那和尚早合着手兒，躬着腰，老遠的迎了上來，笑嘻嘻的對疏竹點頭。疏竹掏出五毛錢，放在香案上，走出堂門。初從暗處出來，眼睛有點睜不開，想起方才依畏的情景，不由的回頭看了元音一眼，元音正抬起頭來，也不期而然的嫣然一笑，又急急地低了下去。只是那耳後酌紅暈，沒處躲藏，好像特地施了一層勻稱的胭脂，十分嬌艷可愛！疏竹笑道：「往西去還很好玩，有個小桌子，水流的非常有趣，比雙清別墅強的多！」元音笑道：「沒有泥像了吧？」疏竹聽了，笑道：「沒有了，放寬心吧！」元音走着，看了看錶，已經三點多了，天上的雲彩，漸漸的合攏來，一陣悶熱，好像要下雨，忙道：「林先生……」疏竹笑着看了元音一眼，搶着說道：「以後不要叫我先生了，不好聽！」元音笑道：「我也覺着有點不合適，只是，另外沒有相當的稱呼！」疏竹笑道：「乾脆什麼也不用叫了，

把「林先生」三字，改成「你」，再簡單沒有了！元音躊躇了一會，忸怩着道：「本來林先生……」忙又笑着改口道：「本來您是我的先生，歲數也確比我大，況且我媽極講究禮貌的，我更不敢隨便叫您了！」疏竹笑道：「那不要緊，以後用兩種叫法好了，在別人面前，照舊叫先生，剩了咱們倆，隨你的便好了，」說着都笑了起來，又轉過幾串院落進了一個小山園中，四面全是天然的山石，約有三四丈高，只一條曲曲的道兒，通到外面。山脚下盡是些蒼松古柏，站在裏面，抬頭上望，非常有趣，真好像坐井觀天，只看見半徑一丈大小的塊藍圈兒，正面山石上，地離約四尺高的地方，伸出一個石刻的龍頭，仰起脖子，嘴裏往外流水，流下來聚在一個小水潭裏，又灣灣曲曲的流出去了，真是源泉泓泓。不舍晝夜的流着，晶瑩澄澈，十分清潔可愛，泉水旁的空地上，擺着五七付茶座兒，有兩個很整潔的老蒼頭守着，疏竹和元音，蹲在泉邊見龍頂下掛着個牌子寫着了「不許洗手及洗濯手巾等物！」元音笑道：「這樣乾淨的水兒，不用他告訴，誰也不忍心去洗！」疏竹笑道：「這水喝下去，糊塗人也能變聰明，懶人也能勤謹起來，你看够多們清！」元音忙道：「真的嗎？那我趕快喝一口！」疏竹笑道：「你可不敢喝，像你這樣聰明的人喝了要變傻的！」元音笑道：「方正我又不能聰明，怕什麼的！」正說着那蒼頭送過兩個杯子，笑道：「這位小姐，想嘗嘗泉水嗎？」元音點了點頭，接過杯子來，放在龍嘴下，沖瀾了一回，又滿滿的流了一杯，笑對疏竹道：「你喝吧？」疏竹擺了擺手，微笑道：「這樣客氣幹嗎？你先喝！」元音連着喝了兩杯，擦了擦嘴兒笑道：「真痛快，又甜又清爽！比檸檬水，汽水好喝多了！一疏竹也喝了兩杯，笑道：「這龍吐裏吐出來的東西，究竟不錯。」說完把杯子交給蒼頭，給了他一張二十枚的



銅子票，那老兒連連稱謝不置！依着泉水，又給元音攝了一影，走出山園，見惡雲聚的挺厚，忽然刮來一股幽風，天氣好像由悶熱變的有點涼爽！疏竹道：「看這風頭，怕下雨。」元音也忙道：「快不要去了，天氣陰的這樣深，真下起雨來，可怎麼好！」出了碧雲寺，走了約半里之遙。到了大道上，搭上了長途汽車，剛開車不久，忽然一聲悶雷。音調非常沉着。十足的響了四五分鐘，隨着一陣纖細的急雨。瀟瀟的下了起來！所幸雨的來頭不大。不算兇湧！汽車繼續着在雨中駛行。元音坐在疏竹身旁。蹣跚着車窗外悽迷的景色。笑道：「我們回的正是時候。再晚一點。悞了汽車。可怎麼好！」疏竹笑道：「這雨下不大。」說着車轉了方向。雨滴由窗子外往內颺。疏竹忙把自己的西服上身替元音披上，笑道：「下起雨來。還有點兒冷呢？」到了西直門。還是浙浙瀝瀝的下了個不停。下了汽車。在一家鋪椽下站了一會，好容易講好兩輛洋車。回了家，葉太太笑道：「可回來了，雲彩佈厚，知道要下雨，心裏着急的什麼也似的，把你們困在西山，可怎麼好！」元音剛穿那麼點衣服，她的身子又單薄的很！」說完又笑道：「林先生，你的身體也不很結實！」疏竹笑道：「也算幸運的很，差點衣服全濕了！」元音伏在姐姐懷裏，玩那兩個香山買的圓球兒，聽姐姐講四大金剛多麼可怕。吃完晚飯，雨還是不急不慢的下着，疏竹要冒雨回去，因為明天就要考，葉太太怎樣也不讓走，忙笑道：「雨下的挺大，怎麼好回去呢！廂房正空着，什麼都現成，好歹住一夜，明天一早兒回去，也不悞考的！我也放心，路兒實在是太遠！」元音站在母親身後，不好意思說什麼。只用一雙含情的眸子，瞅着疏竹。疏竹何常不清楚伊人的那一番密意，只是這一年一度的考試，雖說不用怎樣預備，總是件比較重大的事，實在不要他再寬心，忙說道：「

我的意思，還是回去吧！反正有洋車！」葉太太並不清楚考試的嚴重性，只以為他要什麼小心眼兒。心裏好生不悅，因淡淡的道：「林先生一定要回去，回去好了。」這一句話，疏竹明知是悞會了，只是縱有一百張嘴，也難分辯，反而弄得進退兩難，忽見元音艾艾怨怨的道：「林先生，我媽不願意你冒着大雨走了。你何苦一定要走呢！」疏竹聽了這句話，更不能再固執了！元筠也跑過來，拉住他的手道：「林先生，不許你走，就在我們家住吧！」疏竹這才橫了心，拿定注意，心想：「除了這裏，到別處想住，恐怕也沒人留，這一家三口的盛情，自己委曲點也是應該的！」因笑道：「既然如此，就打擾一夕吧！」葉太太見承應不走了，心裏十分喜歡，滿面堆下笑來，說道：「林先生不要太見外了，到了這裏，不同別的地方，輪到吃就吃，輪到住就住，再那樣固執，我心裏就不願意了！」王媽湖好了茶，葉太太親自到廂房，把床被又重收拾了一回，又冒着雨回了上房，笑道：「咱們家別的好處沒有，就是一樣兒清靜，聽說林先生放假不回去，搬回家裏來住吧！」疏竹忙欠身笑道：「謝謝葉太太的盛意！到考完後，如果沒有別的事，我一定來！」葉太太又道：「你教了元音幾個月功課，連半點東西也沒有送你。送幾個錢，怪俗氣，怕你不要！」疏竹忙道：「葉太太這話有點過分多心，難得葉太太待我這樣熱忱！元音又聰明，又極用功，我下了課閒着也沒事，隨便來談談話，那裏够說上講功課，不過幫着元音看看就是了！我一人在此地念書，除過幾個相好的同學，連半星兒親故也沒有，葉太太這樣關照，我連感激都感激不過來，再這樣多心，教我更慚愧的難以自容了！」葉太太笑道：「林先生，真不像個年青人，說出話來，總是這樣持重！這可不是我當面恭維！林先生。像您這種人。實在難得！」元音見母親誇講疏竹

。不住的笑看偷睇他。疏竹只當作沒看見。葉太太又道：「元音說。她今年要考大學。我也不清楚。該考不該。總是女孩兒家。念到頭也念不成個什麼！」元音在一旁道：「媽媽總愛說那些話。什麼念成念不成的！念書還有個念成嗎？」葉太太笑道：「我又不是不許你考。不過和林先生提提罷了。媽媽雖不如你清楚。林先生總比你清楚的多！」回頭又對疏竹道：「他們都嬌養慣了。不管什麼事。總得先隨她們的心！」疏竹笑道：「就讓他們任性點吧！都是挺聰明的。任性也出不了錯兒！元音在學堂裏的品行。功課：先生們沒有不稱讚的；他喜歡多念幾年。好在葉太太也供給的你。固然念不成什麼。總是多念一年。心裏多暢亮一點！」葉太太笑道：「林先生這話：再對沒有了，你們念書人，心裏够多麼暢亮，像我一字不識，瞎悶悶的，有時真難過！元音住中學時，有她爸爸在，該住什麼學校，全不用我操心！現在住大學，就全托付給林先生了！」說完又對元音道：「你不是說放了假，還要林先生給你預備功課嗎？」元音點了點頭。葉太太又對疏竹道：「暑假天氣太熱，依我說，林先生精神也不好，讓她自己看吧！林先生回來住，有不明白的，讓她問問就是了！」疏竹笑道：「沒關係，他們的功課，我都學過多少次，教別人也教過好多回了。」元音笑道：「媽媽不知道：我今年考大學是跳一年考，有整一年的功課全沒習過，全要在一暑假趕出來，才能考呢！全仗自己溫習，一則太慢，再說也難全看懂！」說着又笑了一下，說道：「沒有林先生壓根兒就不敢考！」葉太太道：「考學校不是還要什麼文憑嗎？」元音瞅了疏竹一眼，笑道：「林先生給我作假的呢！」葉太太忙道：「文憑還有假的嗎？」疏竹笑道：「什麼也有假的。就有專門做假文憑的南紙店，給他們幾塊錢，不用操一點心，什麼樣式也能作出來。」

這時元筠在媽媽懷裏睡着了，葉太太對元音道：「你替我把她抱到床上去吧！」元音闕了媽媽一眼，擺了擺身子，嬌嗔道：「那麼大的孩子，我們抱不動！」葉太太無奈站了起來，預備自己抱。元筠已經十歲了，抱起來非常吃力！疏竹忙對元音道：「快替你媽媽抱一下！」葉太太道：「元音近來太不聽話了！」元音忙抱了起來，笑道：「媽媽不用我！」說着扁了下嘴，笑着抱進裏屋去了！葉太太笑道：「元音這麼大了，一點大人氣也沒有！」元音走了出來，葉太太又笑道：「元音，你看林先生，比你大不了幾歲，人家就和大人一樣，你還好像幾歲的孩子。也不說媽媽壞了，也該替媽媽操點心！」疏竹笑道：「在母親跟前，都是這樣的，我在家裏，還不如元音呢！也是小時候嬌養慣了，我母親又過分痛惜自己的孩子！」葉太太嘆了口氣道：「當母親的最是沒來由，老太太那一點也不算過分憐惜。不要說有林先生這樣好的孩子，就是有了殘缺不全的，別人都瞧着發愁！當母親的還是一樣的喜歡！」說着見元音只穿件小衣服，站在地下：外面的雨，還沒有止的消息，屋內涼氣襲人，忍不住道：「這麼大了，什麼也不懂，天氣挺涼，你不會多穿點嗎？涼下咳嗽可不許找我！」元音見媽媽說，忙笑着跑回裏屋去了，疏竹笑道：「有葉太太這樣的母親，也是他們的福氣。我母親和葉太太一樣，對孩子們操心，可謂無微不至，我每次放假回了家，母親非常笑着說：「你這樣孩子氣，怎麼和同學先生們一塊處呢！」臨走的時候，把衣服都按天氣的涼熱放好，還要另外寫個衣服單子，放在箱子裏，總是再三的吩咐：「天氣冷了，早點換衣服，時常對着單子查看，多操點心，不要丟幾件自己還不曉的！你走了，把媽媽的心也帶走了，你這樣傻孩子氣，媽媽實在不放心！」葉太太笑道：「我和老太太的性情一定很相投！人常說：大

下的烏鴉一般黑！大概天下的母親同是這樣沒來由罷！」元音已經穿好衣服，走了出來，站在媽媽的椅後，俯下頭兒低聲道：「媽媽！你看我不冷了吧！」葉太太回頭一看。笑道：「天氣稍微涼一點，多穿一件單褂子就好了。真是傻孩子一點也不慳，誰教你又穿上絨衣服呢！」疏竹看時，果見元音穿了件紅花緞的袂旗袍兒，鑲着黑緞邊子，這件衣服。看去非常熟。略一沉思。早想起來了。不覺暗自好笑道：「春天在電車上和元音邂逅時伊正穿的這身衣服！」元音見疏竹看着他的袍子出神，心裏早明白了，故意笑着道：「媽媽，我穿這件衣服好不好？」葉太太笑道：「不管好壞，已經過時了，那是春天的衣裳！」葉太太不曉的這件衣服，在他們二人之間，很有點因緣！無心對疏竹道：「元音這孩子，有時真是怪癖氣兒，這件衣服，早不是穿的時候了，吩咐她幾次，總不收拾起來，別的衣服，也懂的不穿了，放在箱子裏，就這件，怎麼說也不聽話！」疏竹聽了，很受感動，心想：「元音對自己的一片雅情，真可謂纏綿已極！」看元音時，早又進了裏屋：牆上的掛鐘，響了十下，葉太太忙道：「林先生明天還要考，早點安息吧！」說完叫王媽把西廂房的電燈擰着，疏竹走到院子裏，見雨已經小的多了，雨滴十分纖細，燈光下看去，好像些碎粉沫子，在空際飄蕩！王媽把廂房竹簾撩起，疏竹走了進去，見屋子有兩間大小，北面靠牆擺一具木架籐底子的床，疊着兩張花布被子，非常整潔，沿窗一個舊式黑漆寫字台，只寥寥的幾樣文具，應用的差不多都有了。疏竹坐在床上，剛脫下皮鞋，忽見元音跑了進來，拿着個白布單子，笑道：「我媽說，剛下過雨，怕林先生招了涼！」說着站在凳子上，把那白布單兒掛在窗上，跳了下來。疏竹笑道：「你母親照拂的我太週到了，教我心裏不安的很！」元音笑道：「有什麼不安呢

，你也太心多了。說着跑到門口，手握住門鈕兒，天真的說道：「林先生，祝你有一個甜美的睡眠，明日考試勝利！吾神去也！」說着拉開門子，走了出去，又在門外伸進頭來，一對可愛的眸子，向疏竹膘了一下，笑道：「林先生，明天見！」疏竹正要說話，伊早把門兒閉好，回上房去了。疏竹旅行了一天，身上百般疲乏，不知不覺，早入夢鄉。次日醒來，已經很不早了，幸喜考試在下午，洗漱完畢，到了上房，葉太太笑道：「這變早就起來了，多睡會兒不要緊的，這又沒人笑話！這院兒裏一早起，够多麼清靜！」疏竹笑道：「這就起的够晚了，元音上學去了嗎？」葉太太道：「她們早走了，走的時候，還和我說了半天，要叫醒你，說怕你悞了考，我怎麼也不許，林先生這樣謹慎，自己的事還用旁人關心嗎？沒有醒，一定沒有到考的時候呢，」疏竹笑道：「也很危險，昨天跑的有點疲乏，幸虧上午不考，不然，起的這樣遲，到了學校，人家全考完了。」葉太太忙着吩咐作點心，疏竹吃完點心，告辭出來，正要上洋車，葉太太又趕了出來。畢竟爲了何事，下回交代。

## 第十二回 汪小奎三次建奇談 林疏竹站台悲落窠

却說正要上洋車，葉太太又趕了出來笑道：「考完放了假，千萬記着，搬回來住吧！咱們家裏怪清靜的，正合您的癖味，孩子們又都盼望你來！」疏竹笑道：「如果沒有旁的事，一定搬來的，決辜負不了葉太太的這番美意！」說着車夫已提起把來，回到北舍，把下午考的功課，翻着看了一遍，又到照像館把在西山給元音照像的片子洗出來。午後二時，到了考場，同學們都來了，找見自己的位子，坐了下去。回頭一看，大士坐在後面，兩人互相一看，都

笑了起來。疏竹笑道：「待會兒幫幫忙！」大士順手在疏竹肩上拍了一下笑道：「別來這一套了，咱們倆人還客氣嗎？反正都湊合及格就算了！」旁邊一位同學，也湊過來道：「真無聊，這考不考有甚區別，左不過預先經好的那幾題，拿出來抄下就完了！不過，有作的齊全點的，有法兒拙笨點的！以後我們爲限濟時間可以每班推兩個課程好點的，組織一個「應付考試委員會」。先生限出題來。全交到會裏，讓他們精心作出來，反正覆對照，確是無訛，再油印出來，散給同學們，豈不是個個一百分！這是我們的「有題大家抄主義！」又省時間，成績又驚人，把卷子拿出去，讓外人一看，真是滿目琳琅，美不勝收。這不是給我們學校的光榮史上，又添了精彩的一頁嗎？」說的衆同學都呵呵的笑了起來，大士拍手道：「肚子裏有好東西，爲什麼不早說呢，事到臨頭……」正說着一位老教授走了進來，大衆都各歸原處。這位教授，素爲同學所景仰，性情又特別和藹，有不明白的地方，只管去問，老教授從沒有皺過眉頭，總是有憑有據的，講解的非常透澈。所謂名士不修邊幅，老教授裝了滿腹的加減乘除，深奧微妙處，足與世界名家相埒，自不能脫出名士的例子！天氣很熱，還戴着瓜皮小帽，手拿三尺多長的根早煙袋，穿件灰布大褂，十分寬大，裏邊足能藏下兩三個五六歲的孩子，和中國魔術家穿的那件包羅萬像的大褂，直有點彷彿。白布褲子，繫着青布腿帶，足登一雙兩道皮臉兒的禮服呢鞋，着擺八字步走了進來。把煙袋放在桌兒上，打開一個小紙捲兒，沒有說話，臉上就佈滿了一團和氣，一看就知是位品學端方的學者！同學們見老教授笑着，都不期而然的微笑起來，這小小的教室裏，空氣十分融洽。老教授有口吃的毛病，話還不曉的那裏，嘴唇早動起來了，同學們司空見慣，不以爲意。動了半天，還是說不

出半個字來，大家看的清楚，都替老教授難受。有一位同學，忍耐不住，忙站起來笑道：「陳先生，是不是讓我們把題散開？」老教授這才笑着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那位同學走過去，知道那個黑捲兒，就是題目紙，忙接了過來，一張一張的散開。這門功課講的好，同學們當然也學的好，所以一發下題來，都埋首作去！大凡有學問的教授，對於考試，都認為最殺風景不過，老教授家一生心血，全用在學理上，整天伏在書案上，研究的高興了，真是眉飛色舞，幼年間學會的理歌，也能哼了出來。生平愛吃個美酒，家人知道他的怪癖，一見他瞅着書本兒傻笑，便悄悄的溫一壺遠年陳紹，偷放在書桌上，老教授便不知不覺地，摸着杯兒呷飲起來。古人有拿春秋下酒的，老教授却把數學當成了解酒的妙品，前後映輝，可謂無獨有偶了！他把光陰看的最寶貴不過，你在功課上，如有疑難處去問他，特別歡迎，此外最好迎面碰見，也不要和他招呼。因為老教授走路時，常在腦子裏盤算着學理，你打斷他的思緒，當然很不高興。老教授過着這樣純學者的生活，你把他請到課堂上監場，看那帶夾帶，那個偷抄旁人的卷子，這樣瑣碎到比家庭間的油鹽柴米等等還要討厭的無聊事，就悞了他的時間，其事尚小，如果那不規則的事，讓他看到眼裏，才叫殺風景呢！當下大家都用心作去，老教授坐在椅子上，一會兒又站了起來，那種敗興樣兒，實在可憐。疏竹瞅着過意不去，忙拿了題紙，走過去低聲笑着說道：「陳先生，這第二題的意思，有點含渾，請陳先生解釋一下。」勤苦人最怕的是閑暇，老教授正無聊的莫可言喻，感到一種比任何失意事都難堪的痛苦，見疏竹一問，好像久旱中得了甘霖，又好像古時的元帥，被困在城池裏，正在內無糧草，外無救應的當兒，當然奇兵突出。前來解圍。那一陣快慰歡欣。老教授此時全



感受到了！忙掏出花鏡來。看了看題目。一五一十的講解了一回。疏竹早笑着說明白了。老教授好像全沒聽見。拿起支鉛筆來。笑着說道：「這個題。非常有趣味。非常之有趣味！」說着一層一層的演在題紙上。疏竹阻攔了幾次，老教授還是不理會；早把整一道題隻字不遺的作出來了。疏竹心題：「考試原是考學生的，那有先生替作的道理。照這樣全抄上去，心理過意不去，不抄吧，無故少作一題，够多麼冤，！」弄得左右爲難，老教授却笑着說道：「一有趣！非常有趣！還有那一題不明白？」疏竹忙笑道：「都明白了！」說完回了原位，不覺得笑道：「還有趣呢！再讓你有趣，全作出來，我還考什麼，只有交白卷了！」正想着，忽見老教授站起來，提着早煙袋笑道：「你們靜靜的作吧，我到外面吃口茶去！」說着走出去了。疏竹把題作好，又把剛才的那道題，把次序略改了一下，抄了上去，見已有兩三位交卷了，他不高興久坐，回頭看了看大士，笑道：「快完了嗎？」大士笑道：「就完，你到外面閱報室等一下好了！」疏竹隨手把卷子放在教桌上，出來到了閱報室，拿起張大公報，剛看了一段重要新聞，大士也來了，一塊出來，到了南舍。小奎也是剛考完，含着一支烟捲，坐在藤椅子裏，右腿架在左膝蓋下，品那甜香味兒。疏竹笑道：「誰也沒有小奎的福氣，自己真會調養，考的疲倦了，把香煙一抽，坐在那兒，仰起頸來……」說着又笑道：「大士，你快看小奎那付得意樣兒，真有南面王不易也的神氣！」大士也取笑道：「那是自然囉！各人的福祿不同，像小奎這樣的，福氣且大呢！你想：武大郎要沒福，能和那騷在骨子裏的潘金蓮湊和在一起嗎？」小奎最忌人取笑他身材小，見大士把他比作人所共棄的三寸丁武大郎，再也不能容忍了，跳起來把烟頭一扔，忿忿地說道：「老子們就是武大郎，誰有你美呢

！「他們倆的吵嘴，幾乎成了家常便飯，疏竹很清楚，因笑道：「你們真是因爲芝麻大的點兒事，也能去殺人，一句玩笑話，又嚷起來了，你們讓你們的，我要走了！」說着假意往外去，小奎把疏竹拉在床上，笑道：「不許走，挑起是非來，你走了，你便宜呀！」疏竹一手搭在小奎肩上笑道：「說句正經話，考的什麼樣？開市大吉吧？」小奎左手拍了下胸脯，伸出大姆手指來，笑道：「今天這一回，至少一百分之九十九，開市吉利不吉利，你們想去吧！」大士躺在對面的床上，笑道：「咱們的屋子不大，少吹牛，吹去屋頂學校可不答應呀！」疏竹笑道：「小奎向來不說謊，絕不是胡吹，一定有個緣故的！」又拍了拍小奎的肩膀道：「真是高材生！」小奎笑道：「快不要罵人了，我是高材生，那就沒有低材生了！」說着又笑道：「你知道我們法科的吳博士嗎？這位博士，有個怪癖氣，他教的功課，在教室考完就算完事大吉了，卷子拿回去，向例不看，見名字熟一點的，便是九十多分，其次只憑博士的性之所至，最少也給你畫七十分。可巧去年有一位同學，性情也非常各別，故意交了個白卷，博士連卷子都沒有動，也打了九十多分。交到學校裏，註冊課的職員，隨便一翻，正看見那本白卷，不覺吃了一驚，忙退了回去。博士一看，也失笑起來，於是改了方針，凡卷子上有東西的，就給你八、十分內容如何，一概不管，你就抄一段兒性史，也滿沒有關係！」疏竹搖頭道：「這話太離奇了。我有點不信！」小奎笑道：「你不信我有證據。我去年考時。抄了段兒光棍嘆五更。給了我九十多分。這是千真萬確！你想：嘆五更給九十多分，性史也不見得比歎五更壞呀，可惜那玩藝兒背不下來，不然我真想試試！」疏竹笑道：「這種糊塗博士，也就得有你這樣學校對付他才好，真規規矩矩的答上去。實在太便宜他！」小奎笑道：

「我今年好的多了，不作那些缺德事了！抄的非常工整，文詞又十分典雅，應該給一百分！」疏竹笑道：「抄的什麼？」大士笑道：「是不是黛玉悲秋？」小奎笑道：「我坐在那兒，怎麼也想不到一篇現成話，黛玉悲秋當然也可以，只是背不下來，無由抄起，後來一想，自己真是大傻瓜，眼前有夫子，何必求聖人，你猜我抄的是什麼？」疏竹笑道：「痛快點說吧！」小奎笑道：「我抄的是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兩人都笑了起來，疏竹道：「也真難為你，能把歸去來辭背下來。」小奎笑道：「且慢恭維，我要能背下來，去年也不抄歎五更了！我的墨盒丟了，新近借下一個，上面密密的刻着一片小字，早也沒有注意，今天帶上講堂，正愁的該抄什麼，隨便翻着看墨盒蓋子，原來那片小字，正是歸去來辭，這一喜歡非同小可，於是一字一句的抄上去，早下了堂，也沒有事，用盡小心，力求工整！」說完又笑道：「你們想：光棍嘆五更值九十多分，歸去來辭怎麼倒零，也該打二百分，因為有一百分的限制，只好委曲點了！何況這位吳博士對詩詞歌賦，還特別嗜好！我這一百分的希望不為過奢吧？」疏竹拍手笑道：「小奎的話，一言以蔽之曰：妙而已！」小奎喝了口水，又笑道：「還有件很有趣的事，你們聽不聽？」疏竹忙道：「請講！請講！」小奎笑道：「這件事大士應該知道，是他理想愛人的故事。」疏竹清楚，平時在一塊閑談，大士最賞識本校副花王，小奎喜歡開玩笑，常把副花王稱作大士的理想愛人，疏竹因笑道：「副花王孫靜姿小姐也有什麼新聞嗎？」大士早站起來，取笑道：「怎麼着，誰把我們靜姿怎麼樣啦！和他們決鬥去！」小奎笑道：「不害羞，開口靜姿，閉口靜姿的！叫那麼親熱幹嗎呀！到臭水桶吹過臭沫子，把你那尊容照照，配嗎？」這句話雖是玩笑，確有點太刻薄，說的大士真有點受不了。因對疏

竹道：「這是誰的過，你看他說話够多麼損，我不過開玩笑，湊個趣兒，說了那麼一句，其實即便孫靜姿真看上我，咱們還沒功夫陪他逛公園呢！」疏竹笑道：「得！得！少說一句吧，不要較量那些細小節目了！小奎，我講正文呀，」小奎笑道：「孫靜姿雖屈居副席，交際手腕，却真靈活，正花王楊弱士也比不上，她不是今年預科畢業嗎？在畢業之先，照例有個聯歡會兒，因爲一升入本科，全分散在各系，也有轉學的，總算個小小的離別，所以總有這樣一個離別宴。上禮拜五，正在靜姿那一班，聯歡的日子，在學校會客廳舉行，同學和先生與會的共有四十人之譜，我也濫竽充數，混了進去，靜姿那天收拾的特別漂亮，本來身材長的就够窈窕，又穿了對淡銀色的高跟皮鞋，走起來婀娜娉婷，搖拽生姿，真如玉樹臨風的一般，成了全席的中心人物。一顰一笑，大家都不許空過了，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看看要杯盤狼籍了，靜姿忽然站了起來，掏出一塊印度綢手卷，用纖指捏住卷的一角，輕輕的往開抖了一下，滿座香風四溢，好像抖出些無形的香料來。我正奇怪着，心想：靜姿莫非嫌大家吃的太單調，要變個戲法兒，調和一下空氣嗎？」不想抖完了之後，早把香巾團回去，掩住那一粒嬌紅的櫻桃，輕輕的咳嗽了一聲，又細弱，又清脆，好像著名的琵琶家，在定弦時，用假指甲來回一撥，發出的那一縷微音，竟有說不出的美妙！同學們正賞玩着這聲悅耳的美人咳嗽，靜姿早掄着粉嫩的小拳頭，鶯聲瀝瀝地說道：「諸位師長，諸位同學，我們在一塊砌磋了二年，今日一旦分別，雖說畢業後，大半升入本科，不過，能再照今日，儕儕一堂，暢敘衷懷，簡直是不可能了！我自己的天資太低能，二年來受諸位師長的教誨，同學們的觀摩，實在叨光不少，飲水思源，更覺着這個聚會的意義，特別重大！」說到這裏，解開身邊

的一個紙包兒，取出個十分俏麗的厚紙本，用粉紅絲帶裝訂，封面畫着一大朵彩色牡丹花，上寫鴻爪錄三字，又取出一束五彩色筆，繼續着說道：「這個簿子，裏邊全是空白，求各位師長並同學，不吝珠玉，隨便寫一點，或畫個畫兒。只是簿子預備的太粗糙，彩筆也欠講究，有點侮辱大作！」說着離開位子，拿着那個簿子和彩筆，蹣跚的走到長桌的右首，放在第一位同學面前，伊却站在身後，嬌聲道：「請隨便寫一點！不許客氣的！」這位同學出其不意的聽了這一套黃鶯兒歌唱似的言詞，早驚的呆了！」瞅着那本秀麗的本兒，一陣幽香，直透到鼻腔裏，又明知身後站着個美人兒，在促着自己提筆，更沒了主意，急的出了一身汗，滿座同學，都看着他，靜姿在身後，微微的笑着，見這位同學太拘謹，忍不住又笑道：「沒有關係，隨便寫點，實在沒有相當的話，請把閣下的大名簽上，也叨光不少了。」這一切話，好像一條大赦令，這位同學心想：「寫名字好辦的多了！」趕快拿起一支粉色彩筆，手戰戰的翻開美麗的封面，把自己名字寫上，靜姿早說了聲，「謝謝！」推在第二人的面前，心想：「這些男同學，真正不開通，照這樣簽一個名，竟費去一刻多鐘！全班四十多人，多會兒才完呢！」正想着，不料那位同學，早囉裏囉索的寫了一大片，靜姿在身後看時，早掩着嘴兒偷笑起來。上面寫的是：

鄙人三生有幸，今日居然能和名重一時學界馳名的副席花王孫靜姿小姐女士一塊兒同窗切磋！殊引爲終身最大永世難忘的榮幸，靜姿小姐秉絕世姿首希世聰明，他日將來以後的遠大超然的前程，實在很難不易加以相當的限量和近似的猜度。靜姿！靜姿！爾其好，好努力快快以慰吾輩我們大家同學們的希望吧！

梁大才敬祝

這樣傳下去，大家都不以為意了，實在沒話寫，只簽個名好了！有一位平時單戀着靜姿，這可以說是天賜其便，本兒傳到他手裏，早擬好了一首白話詩的腹稿，於是提起筆來，不加考慮，便寫了上去：

我單戀着一個姑娘

陳紹祖

我單戀着個美麗的姑娘，  
她是蓋世無雙的副花王，  
我脆弱的心兒要碎了嚟！  
都爲了她那可愛的模樣！  
自從那年在課堂上邂逅，  
朝思暮想害我兩個春秋！  
有一次你把痰吐我衣上，  
至今那痰印兒我還保留！  
叫我怎捨今日一旦分手，  
從未一通款曲枉想溫柔！  
只可憐胆小如鼠的我嚟！  
落個癩蛤蟆要吃天鵝肉！  
還有一位更缺德，不知是故意，還是一時心粗，把「同窗」二字，寫成了「同床」，我

只記了幾句，大意如此：

……與靜姿小姐同床二載，曷勝榮幸，俯唯駑鈍之才，恬顏附驥，自愧精力不足，毫無成績，殊有負花王之美意也……」

小奎滔滔不絕的說到這裏，大士和疏竹都哈哈大笑起來。大士道：「得！不用再念了，論理，靜姿這樣舉動，來得多麼是味兒，同學們太不够面子了，沒有話，可以不寫！什麼！同床二載。毫無成績！這玩笑開的太粗野了！」小奎笑道：「所以我只簽了個名！」疏竹道：「孫靜姿這完全是跟同學買好，下學期好把她的副字取消了，可以說是一種交際家的手腕，固然寫的太隨便，是不好，如果太鄭重了，也未免有點上當！」小奎笑道：「這話確是至理！」又閑談了一陣，疏竹回了北舍，晚間看了看書，預備明天的考試。直到夜深了，才得安寢！這樣一連六天，完全考完了，這幾日裏，難免多看點書，所以精神很覺不振，那日醒來，腦子裏昏昏的，有點不舒服，出去洗澡，靜靜的休息了一天，吃過晚飯，身上舒快許多，天氣也涼爽了，一人坐在院子裏。看小說消遣。忽見看電話的聽差走來道：「林先生，您的電話，瓦匠胡同唐宅來的。」疏竹知是問松打來的，忙到了電話室，接過耳機問道：「你是問松嗎？我疏竹！」聽見那邊說道：「疏竹，你考完了沒有？我打算晚車離平，去河南！」疏竹聽了，好生納悶，忙問道：「怎麼這樣匆忙，也沒早通知一聲，這就走嗎？」那邊問松道：「十一點半的特別快，現在已經八點多了，你也不用來這裏了，如有功夫，可以去車站，咱們在那裏見好了！還有許多話想同你說！」疏竹道：「好，我們車站見吧，我昨天考完，正閑着沒事」說完又笑道：「也不能給你餞行了！」說畢，掛上耳機，忙回屋換了作伴服，

到東安市場買了兩大蒲包水菜，坐着洋車，到了前門。這時剛十點，離開車還早，提着包兒，走進月台，天氣熱，早出了一身汗，上了頭等臥車，挨次巡視，疏竹提的包兒太大，車廂的甬道過分狹窄，走起來極不方便，來往的人又多，真是摩肩接背，疏竹找的有點心慌，臉上汗珠直往下流，想掏出手絹擦擦，兩手又不得空。正自爲難，忽聽身後有人叫道：「林先生，在這兒呢！」疏竹回頭看時，原來是王升，從一個單間裏走了過來，忙替疏竹接了菜品？疏竹這才掏出手巾，痛痛快快的把汗擦盡，笑道：「叫我好找了一氣，原來走過了，我還不知道！」跟王升進了臥房，見行李都放好了，主人還沒有來，王升見疏竹揮着扇子喊熱，忙把電扇打開，疏竹笑道：「你們大爺，這次離平，走的真倉促！」說着躺在臥舖上，見王升在那兒站着，忙又笑道：「這裏沒外人，坐下，坐下！」王升彎了灣腰，坐在一捲行李上笑道：「好像是軍長來電報，叫我們大爺見字速去，聽說連我們大爺還惹想不到呢！」疏竹笑道：「你們大爺要坐官了，這回跟出去，你也少不得要高陞哩！」王升忙欠身笑道：「林先生，托您的福，只求我們大爺賞飯吃，就算我的造化！」正說着，門兒突的開了，王升早跑到甬道裏。疏竹知是主人來了，忙站了起來，棣華已笑着走進來了，和疏竹笑着點了點頭，問松也跟了進來。疏竹忙握住問松的手，笑道：「我早不知道你們走，論理該餞餞行才好！」說着兩人坐在臥舖上，棣華坐在一個皮箱子上面，王升把疏竹送來的菜品，提了起來道：「這是林先生送的！」問松忙笑道：「疏竹，就是這一點，我不敢贊同，你實在太多心了！」疏竹笑道：「送朋友走好像不應該空手來似的！一點小意思，路上解個悶兒！」棣華笑道：「這次離平，走的是匆忙一點，昨天清早才定規好的，當時就將去電話告訴你，怕你



沒考完，又怕你要餞行送禮，所以索性到這會兒了，才通知你，問松怕你抱怨，我說見了疏竹，有什麼錯兒，有我一面承當！」疏竹笑道：「說我多心，其實二位的多心處，也就很够醜的了！」問松笑道：「並不是我多心，因為這次去河南，究竟爲什麼，連我還在夢中，說不定過三五天又回來了，如果現在鄭重其實的讓朋友們送行，過一兩天，無聲無臭的再回來，反而顯的沒趣！別的朋友，一概沒有通知，不過，你是例外，過後當叫化子回來，也不怕你笑話！」疏竹笑道：「不要說那些話了，你們這一走，我受影響最大……」棣華忙笑道：「你受什麼影響呢？要我說，我們李媽，才受影響呢！侍候我們幾年了，挺好的，家裏窮的十分可憐。」疏竹笑道：「固然你們李媽的飯碗沒有了，很可憐，不過他的失業是暫時的，人緣好一點，明天又能找個主兒，左不過侍候人能做！我的損失，實在無法可補！一塊相處多少年，心裏痛快的時候，也找你們，煩悶的時候，更不用說，記得去年在你們沙發上悶坐了半天，一句話也沒說！吃了一頓飯，扭頭就走，不是好朋友！雖能體諒我！」棣華見疏竹太傷感了，忙用話岔開道：「這兩天見元音來沒有？」疏竹放開問松的手，說道：「最近忙着考試，沒有去！」棣華笑道：「我前兩天去了一趟，和葉太太談了好半天。」疏竹忙笑道：「真的嗎？」問松插嘴道：「實在的，她去了一趟！」棣華笑道：「葉太太是個能人，家裏收拾的多麼好！人家真關心你，打聽你家裏有什麼人，最後又問我，你結了婚沒有？」疏竹一聽，好像一根箭，直刺到心上，萬一棣華把這點秘密通破，可怎麼好，忙問道：「你怎麼說的？」棣華笑道：「看你急成那個樣兒，我不是傻瓜，作不出殺風景的事來！」正說着站台上的鈴子響了起來，快開車了。問松站起來笑道：「請下車吧！」疏竹走下來，站在

車窗前，問松伸出頭來道：「疏竹，我早想同你說，又實在不好啓齒，今天要分手了，這句話又好像不能不說！」說完又緊握住疏竹的手說道：「好朋友，不要傷感太重了，所謂多情自古終遺恨，一元音雖好，你要放明白些，這樣繼續下去，終非了結，不管自己找着作一個悲劇的主角！」疏竹強笑道：「我現在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將來如果，我實在不敢想，縱然想起來，自己也沒有排解的能力！」問松道：「這話不用我說，你也清楚，不過，我們成全不了別人，總應該成全了自己，要把自己也犧牲在裏邊，未免太不值。」說完又笑道：「你現在和元音的關係，已經很深了，這好像鸞兒作繭兒的工作，快完成了！人常說作繭自縛，決沒有做好繭縛旁人的！疏竹，你要放聰明些！」月台上淒迷的燈光，照着疏竹蒼白臉色，變成了灰暗，他心裏百感齊集，對好友的臨別贈言，不曉的怎麼答覆才好，只深深嘆了口氣，半句也沒說出來。問松見如此，怕他心裏傷感過度，忙又笑道：「你是明白人，自己心裏清楚，總不會走入迷途！」棣華也笑着湊在窗口說道：「你們倆的話真多！差兩分就要開車了，疏竹，你回去吧！」疏竹強壓住悲思，笑道：「我且不用忙，總比你們先回去！」說着都笑了起來，棣華又道：「我們走了，北平有什麼新鮮事兒，記着寫信告訴我們！」疏竹點頭道：「那是一定！」望了望車窗裏面，又笑道：「車開以後，你們把門兒一閉，又是你們倆的世界了！」正說着一聲汽笛，送行的人，都手拿着帽子，離開車廂，向行人笑着點頭。疏竹仍舊緊握問松的手，不肯走開，車身徐徐的走起來了。問松道：「車開了，回去吧，務必要保重自己的身子！」疏竹拉住問松的手，還是不肯放，好像這個吞煙吐霧的大怪物，把他的好朋友，從手中奪去似的！跟着車跑了七八步，速度慢慢的加快了，這才撒開手，聲

音顫顫的說道：「祝你們一路平安！」棣華還是女孩心性，見疏竹如此，不由的一陣心酸，早流出淚來！將手兒伸到車窗外，兩個指頭捏住一塊很大的白綢手絹兒，隨風颺舞，向疏竹招手，問松也把手兒揚起來，疏竹苦笑着提起了帽子，在頭上不住的搖！車走的很遠了，還隱約的看見那白絹子飛颺着向疏竹示意！一直到影踪全無，回身看時，站台上已冷寂寂的剩了幾個人，送朋友的，全走盡了：疏竹這才舉起沉重的步伐，一個人慢慢的走去，好像沒有歸宿的孤魂。清冷的燈光，照在他身上，顯的那瘦長的影兒，細弱的可憐！一股落漠的哀感，直透在疏竹心上！他穿着雙笨重的皮鞋，每一步踏在那淚珠兒浸潤了的月台上，便發出一種乾澀刺耳的聲音，好像人在悲痛過度，嗓子啞的已不成聲，而猶餘哀未盡，強作出的悲號！一聲聲刺入心中，悽痛欲絕！他實在不敢再聽這種聲音了，忙把脚步放輕。想起方才車未開前，一片鬧嚷嚷的景況，人人爭先恐後，這一片土，這一寸地，不曉的有多少人搶着踐踏！會幾何時，任你鋪上美麗的花磚，也沒人過問了！落得這等怕涼！不覺又長嘆了一口氣，走出站台，仰面一看，忽見娥眉似的一灣新月，橫掛中天，長空一色，沒有半點星斗。照着冷靜的站台，好像嫠婦對泣，互訴淒清，天上人間，竟是一樣的可憐！心裏不平道：「這些自然景色！說來也可惡，那些閨人們，擁着嬌妻美妾，得意忘形的時候，那月兒總是圓圓的，眯着個笑臉兒，陪着人家玩樂！如今我一人孤零零的，含着滿腹愁滋味，由站台中走出，她也偏偏變的那樣纖巧，小寡婦似的哭喪着臉，那叫幹什麼？我孤獨，與你何涉？真是吹皺一池清水，干卿底事！」再看那月兒時，越覺着淒清，放出一點失神的寒光，好像在說：「今宵不忍圓！」走出車站，早有一羣洋車，圍了上來，講好價錢，隨便上了一輛，心想：

問松勸自己的話，句句是金石良言，可惜他沒有身歷其境，嘗嘗這哭笑不得的滋味，叫我怎麼去擺脫呢！——又想了一會，不覺已到了北舍。時間很不早了，不敢再就談，趕緊睡下。次日上午，同學們大半都考完了，回家的很不少，出去寒暄了一陣。午後因為身子太疲倦，睡了一會，醒來後，看了幾頁書，隔壁的鐘響了四下，天氣不很熱了，想看看元音去，又想她們正在考試，去不得。一人悶的實在無聊，起來披了件衣服，隨到南舍，正巧大士和小奎都不在家，沒奈何，一人順步跑到北海，門口一層一列的汽車洋車，下午四五點，正是遊人最盛的時候。進去繞到五龍亭，揀了一付光亮的座兒坐下，茶房沏好了茶，疏竹坐在藤椅上，身子仰後去，右腿疊在左膝蓋上，飲了口茶，抬頭正望着對面的小白塔！山脚下漪瀾堂的長廊，圍成了個半圓形，正是三面環水，一面依山，遠遠看去，暮靄滾滾，只見對岸的人影兒亂撞，在廊中照來攘往，十分熱鬧，真像如何，却看不清楚。疏竹心想：「舊小說中，描寫大賊寇佔據的山寨，多半是三面臨水，一面靠着山，據天然的險要，什麼弔橋，信船，上有銅羅，下有鐵網，說的煞有介事。慢說古代的官兵，沒法下手，依我們像想起來，就是用現在的大砲去攻打，恐亦不易取勝，可惜全由小說家的生花妙筆，着意形容，實在真找這麼個所在，却是難的很，勉強一點，這漪瀾堂圍着的小山，倒有點相像，不過，也只會個古山寨的縮影罷了，」打五龍亭看去，真倒怪有趣的，疏竹正陶醉在古代俠客大盜的生活情景中，忽見一人仔細端詳他，不由的怒憤填胸，拍案大呼。所幸疏竹在五龍亭上，既無搭救忠良的要務，又不會聽堂倌說這北海裏有什麼猴兒李佩！所以雖有人細看他，他却絕不生氣，還是十分安

開的坐在那兒品茶，要知那人是誰？下回交代。

1  
3000

36

3

9  
11